

Research Articl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u" and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 Chin-Hui Wang

A study on dropout students' living place and sence of place
/ Hsiung-Sheng Chang, Chao-Hsing Huang

The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analysis on poverty amo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analysi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the protection policy: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 Yu-Ju Wang

Beyond Monogamy: A Narrative Criticism of "Polyamory" in Slash Fiction and its Reference to Gender Politics
/ Jing-Yi Huang, Hsiao-Yung Wang

A practice of PBL strategi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its outcomes: a case of the Ar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course
/ Chih-Wen Cheng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靜宜

人文社會

西元 2019 年 7 月
第十三卷 第二期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學報

研究論文

■ 賦與志怪小說的敘事接軌——以接受美學為考察視角
／王嘒慧

■ 中輟生的生活地方與地方感之探究
／張雄盛、黃肇新

■ 由人權取向分析障礙者貧窮議題與所得保障政策之兩難困境與問題：比較台灣與英國為例
／王玉如

■ 從唯一真愛到雨露均沾：歐美同志人論壇中的「多邊戀」敘事及其性別政治意涵
／黃靖綺、王孝勇

■ 導入專題式學習之課程設計與成效：以溝通藝術課程為例
／鄭志文

西元 二零一九年七月

第十三卷 第二期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唐傳義（靜宜大學校長）
總編輯 郭俊巖（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執行編輯 賴紅汝（靜宜大學犯罪防治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編輯委員 王香蘋（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
王德睦（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李明穎（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海清（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兼任教授）
蔡盈修（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賴松輝（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出版者 靜宜大學
地址 (43301)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電話 04-26328001#17001~17002
E-mail pu20600@pu.edu.tw
網址 http://www.huso.pu.edu.tw/puchess/index.htm

本期售價：新台幣 600 元 / 美金 20 元整
ISSN 2223-7461

ISSN 2223-7461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第十三卷第二期 2019 年 07 月

◎ 研究論文

賦與志怪小說的敘事接軌—以接受美學為考察視角／王晴慧

中輟生的生活地方與地方感之探究／張雄盛、黃肇新

由人權取向分析障礙者貧窮議題與所得保障政策之兩難困境與問題：比較台灣與英國為例／王玉如

從唯一真愛到雨露均沾：歐美 BL 同人論壇中的「多邊戀」敘事及其性別政治意涵／黃靖綺、王孝勇

導入專題式學習之課程設計與成效：以溝通藝術課程為例／鄭志文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出版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唐傳義（靜宜大學校長）
總編輯 郭俊巖（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執行編輯 賴紅汝（靜宜大學犯罪防治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編輯委員 王香蘋（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
王德睦（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李明穎（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海清（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兼任教授）
蔡盈修（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賴松輝（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出版者 靜宜大學
地址 (43301)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電話 04-26328001 # 17001~17002
E-mail pu20600@pu.edu.tw
網址 <http://www.huso.pu.edu.tw/puchess/index.htm>

本期售價：新台幣 600 元；美金 20 元整。

ISSN 2223-7461

目 錄

賦與志怪小說的敘事接軌—以接受美學為考察視角／王晴慧...	1
中輟生的生活地方與地方感之探究／張雄盛、黃肇新.....	43
由人權取向分析障礙者貧窮議題與所得保障政策之兩難困境與 問題：比較台灣與英國為例／王玉如.....	79
從唯一真愛到雨露均沾：歐美 BL 同人論壇中的「多邊戀」敘事 及其性別政治意涵／黃靖旂、王孝勇.....	109
導入專題式學習之課程設計與成效：以溝通藝術課程為例／ 鄭志文.....	147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13, No.2, July 2019

◎ Research Articl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u" and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 Chin-Hui Wang

A study on dropout students' living place and sense of place / Hsiung-Sheng Chang, Chao-Hsing Huang

The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analysis on poverty amo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analysi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the protection policy :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 Yu-Ju Wang

Beyond Monogamy: A Narrative Criticism of "Polyamory" in Slash Fiction and its Reference to Gender Politics / Jing-Yi Huang, Hsiao-Yung Wang

A practice of PBL strategi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its outcomes: a case of the Ar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course / Chih-Wen Cheng

研究論文

賦與志怪小說的敘事接軌 ——以接受美學為考察視角*

王晴慧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8 年 05 月 2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8 年 07 月 15 日。

謝誌：感謝審查委員之修正建議。文責自負。

本文摘要

「賦」的敘事性在許多研究中，早已被研討並證實。小說在演進發展過程中，係不斷吸收早出文體的諸特質，尤其是各文體中的敘事藝術，故對「賦」之敘事特質的吸收，自亦屬文學發展與文體交流之自然現象。就敘事史的發展來看，魏晉志怪小說是「敘事」與「虛構」的複合體，而賦的敘事與虛構性亦已成為敘事研究者共通的看法，故二者在文本的接受交流關係上，實值得探究。在文藝心理學上，創作者憑藉已知視域進行再創造的歷程，當中有其「交流歷程」與「補白創作」值得探究，故本文以接受美學視域來考察賦與志怪小說之關係，期能揭示賦與志怪小說在文本意義生成與接受上的敘事接軌。就「作者←→文本／作品←→讀者」三位一體的接受交流歷程，考察賦與志怪小說的敘事接軌現象，本文研究結果為：(1)賦與小說同為敘事文學，有一定的關連性存在；(2)賦是上承寓言傳說，下啟志怪小說的中介者；(3)楚漢浪漫主義文化，推動賦往鋪陳敘事、虛構奇幻路向發展；(4)虛構敘事及浪漫主義創作手法是「賦的接受鍊」之傳承元素，亦是「賦」至「志怪小說」的接受鍊之傳承因子；(5)賦家自覺性地運用虛構敘事的藝術手法，更趨近於小說的虛構性；(6)賦與志怪，在同為敘事與虛構性的本質中，乃是實踐「接受美學」從「空白」至「補白」的接受歷程；(7)讀者的「期待視野」促進賦向虛構敘事發展；(8)賦的虛構敘事性，促進小說文體的逐漸獨立。

關鍵詞：賦、志怪、接受美學、敘事、文本召喚結構、期待視野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u" and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Chin-Hui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s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arrative nature of "fu" has been studied and confirmed in many studie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novel constantly absorb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style, especially the narrative art in each style. Therefore, the absorption of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Fu" is also a natural phenomenon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 As far as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history is concerned,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re a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and "fiction", and the narrative and fiction of "fu" have become common views of narrative researchers. Therefore, Fu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cept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text in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is worth exploring. In literary psychology, the creator relies on the known horizon to re-create the process. Among them,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filler are worth explor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 and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by accepting the aesthetic field of view. To reveal the nar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 the gener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In the process of accepting the exchange of "author \longleftrightarrow text/work \longleftrightarrow reader",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arrative phenomenon of "Fu" and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1) "Fu" and "Fiction" are both narrative literatures, and they have certain relevance; (2) "Fu" is an intermediary who inherits the allegory and opens the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of the Six Dynasties"; (3) The romantic culture of Chu and Ha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fu" to the narrative and fictional fantasy road; (4)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and romantic creation method is the inheritance element of the acceptance chain of "Fu", and it is also the inheritance factor of the acceptance chain of "Fu" to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of the Six Dynasties"; (5) The authors of "fu" consciously use the artistic methods of fictional narrative to become closer to the fictionality of the novel; (6) "Fu" and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of the Six Dynasties", in the same narrative and fictional nature, is the acceptance process from the "blank" to the "filling" in the theory of "accepting aesthetics" ; (7) The reader's "Horizon of expectatio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Fu" to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8)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of "Fu" promotes the gradual independence of the novel.

Keyword : Fu, The supernatural stor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Narrative, Text's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 Horizon of expectation

壹、前言

關於小說的起源，學術界至今仍各家學說紛呈，究其緣由，主要是因為各種文體在孕育之初往往是互相滲透雜糅的，小說的起源自然也難以歸於孤立的因素。

就本質而言，小說可說是典型的敘事文學，相對於深具敘事特質且可視之為中國敘事詩的「賦」而言，¹兩者雖一為散文、一為韻文，然兩者在敘事之軸的發展與敘事藝術的表現上，可謂緊密依存，故我們可在「賦」中看見「微型小說」的映現，²也可在「小說」中看見「詩賦」出現其間並發揮連結情節的功能性作用。³小說在形成過程中，受到各種早出文體的滲透與影響，是文體形成過程中必然的現象。所謂與小說形成有關的各種早出文體，如神話、諸子散文、史傳、雜史、雜傳等，皆在一定程度上與小說文體的形成息息相關。學界普遍認為這些早出文體的敘事技巧、人物刻畫、結構模式等表現特徵，直接或間接地催生了小說的成熟。

對於小說起源的探討，學界雖多所關注，但大多專文探討小說與上述早出文體的關係。⁴對於「賦」的「敘事」本質對小說形成所造成的催生與影響之探究，雖有部分學者加以探討，但詳細論述則並不普及，故二者間的關係，仍有許多待開發的研究

¹ 王晴慧：《從賦的文體定位論中國敘事詩的形成與發展》（台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

² 先秦諸子寓言的故事性，有許多為漢賦所承繼，例如《莊子·讓王》中所記載的伯夷、叔齊的故事，便為杜衡〈首陽山賦〉所本，並進一步完備其敘事。再如張衡的〈骷髏賦〉敘事情節，亦是以《莊子·至樂》為母本而加以改編；二篇可說是以賦為載體的微型小說。

³ 王連儒，白青：〈志怪小說與詩賦〉：「小說與詩賦的關係實際上也是小說與史傳文學的關係。……《項羽本紀》中項羽被困垓下時所咏“力拔山兮氣蓋世……虞兮虞兮奈若何？”以及《高祖本紀》中寫志滿意得的劉邦返鄉時所咏唱的《大風歌》等。……為後世小說攬入詩賦提供了借鑒。魏晉時期的志怪小說，有行文中引入詩賦的現象。……詩賦介入志怪小說，其作用從內容上來講不外乎是借詩抒懷言志，而從形式上看，則對志怪小說情節結構起著承轉作用。」（《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頁97。）

⁴ 王齊洲：〈中國小說起源探跡〉，《文學遺產》，1985年第一期，頁12-23。李劍國：〈小說的起源與小說獨立文體的形成〉，《錦州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7月第23卷第3期，頁1-12。龐金殿：〈中國小說起源說概論〉，《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4卷第3期，頁44-47。馮汝常：〈關於中國古代小說起源的再思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3月，第35卷第2期，頁90-94。葉崗：〈中國小說史的起點問題——小說發生期研究舉要〉，《文學遺產》，2004年第4期，頁144-147。張同勝：〈關於中國小說起源的思考〉，《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2卷第6期，頁15-19頁。

空間。⁵

本文考察小說在演進發展過程中，係不斷吸收早出文體的諸特質，尤其是各文體中的敘事藝術，故對「賦」之敘事特質的吸收，自亦屬文學發展與文體交流之自然現象。

就敘事史的發展來看，魏晉志怪小說是「敘事」與「虛構」的複合體，而賦的敘事與虛構性亦已成為敘事研究者共通的看法，⁶故二者在文本的接受交流關係上，實值得探究。

「敘事鋪陳」為「賦」的普遍表現方式，透過敘事鋪陳的寫作藝術技巧以抒情寫志，乃是其創作目的，也是使「賦」由詩歌主幹中別出為「賦」的主因。⁷從「敘事」的角度來看，賦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形成，自亦有其接受與交流之關係。郭紹虞先生即由文體演變的角度，推論「賦」乃「小說之濫觴」。⁸錢鍾書先生亦根據漢賦〈首陽山賦〉之內容與敘事筆法，提出「漢賦似小說」的見解。⁹日人竹田晃先生亦認為漢賦可說是中國小說萌生的源頭，認為漢賦乃是作者「有意識地設置虛構」來展開故事的「虛構性文學」。¹⁰

若就「虛構性敘事」而言，「賦」與「志怪小說」二者之間的敘事接軌與接受交流的關係，頗值得關注。敘事文學如神話、子書、史傳等對小說形成的推動，在學界的

⁵ 陳松青：〈論漢賦的小說化敘事〉，《天中學刊》，2007年2月第22卷第1期，頁57-61。傅修延：〈賦與中國敘事的演進〉，《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9期，頁26-38。程毅中：〈敘事賦與中國小說的發展〉，《中國文化》，2007年第24期，頁37-42。劉湘蘭〈論賦的敘事性〉，《學術研究》，2007年第6期，頁128-133。王連儒，白青：〈志怪小說與詩賦〉，《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頁93-97。周興泰：〈古代辭賦與中國敘事傳統〉，《中國比較文學》，2014年第4期（總第97期），頁44-61。王楠：〈近五年賦體文學與小說關係研究述評〉，《河北科技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12月第12卷第4期，頁47-50。

⁶ 前揭註。

⁷ 同註1

⁸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試從文體的演變說明中國文學之演變趨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4。

⁹ 錢鍾書：《管雋篇》第三冊：「杜篤〈首陽山賦〉……玩索斯篇，可想像漢人小說之彷彿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

¹⁰ [日]竹田晃，〈以中國小說史的眼光讀漢賦〉，《文學遺產》，1995年第4期，頁14-20。

探究較多，而對於敘事文學之一的「賦」，則相對性著墨極少，且由「接受美學」視角來探究的，似尚屬闕如，故本文擬由「接受美學」的視域切入，觀察「賦」與「志怪小說」此二文類在敘事的典範傳承與變遷上的關係，探究二者在敘事接軌與視域交融上的接受關係。

貳、接受美學概述

接受美學（德文 *Rezeptionsästhetik*）是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70 年代初左右，德國康斯坦斯（德文 *Konstanzer*）學派的代表人物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和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 1926-2007）等人所提出的文藝理論，也稱「接受理論」。接受美學的基本特徵，認為作品的意義並非被侷限於文本（*text*）之中，而是必須藉由讀者的閱讀才可實現的過程，也可說文本意義的產生是由讀者與作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故在「作者——文本——讀者」的接受歷程中，讀者是作為接受過程的主體因素，且是具有能動性與創造性的角色。以下概述姚斯與伊瑟爾的接受美學觀點，以作為本文理論基點。

一、姚斯的接受美學觀點——

揭示「讀者」及「期待視野」對文本意義生成的重要性

姚斯從研究文學史入手而開展接受美學的理論，他在〈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¹¹中提出接受美學的重要思想與理論建構，認為歷來的文學史觀既忽視了作品的「多義性」，也忽視了「讀者」這個舉足輕重的因素，其云：

如果文學史按此方法從形成一種連續性的作品與讀者間對話的視野去觀察，那麼，文學史研究的美學方面與歷史方面的對立，便可不斷地得以調節。……第一個讀者的理解將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一部作品的歷史意

¹¹ 這篇論文是姚斯 1967 年在德國康士坦斯的一場演講，代表了他的接受美學宣言，是其接受理論的代表文獻。該文（英譯標題為“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收入英譯本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P.3-45. 本文所引述的姚斯理論，以據英譯本翻譯的中譯本為主：[德]H·R·姚斯 & [美]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滕守堯審校：《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中譯本是兩本書的合訂本，前半部為姚斯的《走向接受美學》（*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後半部為 R·C·霍拉勃的《接受理論》。

義就是在這過程中得以確定，它的審美價值也是在這過程中得以證實。¹²

作為接受美學的先驅者，姚斯將文學史研究轉化為正視讀者地位的接受美學，他認為作家創作的文本，若無讀者對文本的闡釋與接受，則文本中的作品意義無由生發。故文學史需由文本/作品與讀者的持續對話中去考察，亦即作品的歷史意義，是在歷代讀者的眾聲喧嘩中建構起來，並得以揭示其作品中的存在價值的。換言之，在接受美學的視域中，作者創作出的文本，還只是一種處於潛在意義的文本，文本意義的產生，是必須經過讀者的審美闡釋與再創作，其作品意義方得以顯現的，故作品意義也可說是作者創作與讀者再創作的共構產物。在接受美學的視域下，讀者與作者，不啻藉由文本為媒介，進行了交流與對話；歷代讀者對文本的詮解與再創作，也連結了文學與社會、美學與歷史的溝通橋樑，使作品在歷代讀者所形成的「接受之鍊」裡不停地生發與建構意義；作品的歷史地位與審美意義，也得以在讀者的文學接受活動中生生不息。

為說明讀者在接受過程中的主體因素及其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姚斯進一步提出「期待視野」這一概念(德文Erwartungshorizont)，此為姚斯接受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期待視野」是讀者進行文學接受活動的前提，亦即讀者在文學接受過程中，原先所具備的各種經驗、素養、知識、理想等，將綜合而形成一種對文學作品的欣賞要求和審美水平，並在具體閱讀中，表現為一種潛在的審美期待。這一期待視野並非固定不變，讀者的期待視野會在閱讀接受歷程中，不斷調動、變化、修正、改變，甚至重構而再創作，進而整合為一新的期待視野，使讀者的視域與文本的視域有所交融，從而豐富文本的意義。¹³故文本的潛在意義與價值，乃是通過接受主體在接受歷程裡主動的“視野改變”而得以實現，接受主體所賦與文本的意義，即是一種再創作歷程：

這一新的本文喚起了讀者(聽眾)的期待視野和由先前本文所形成的準則，而這一期待視野和這一準則，則處在不斷變化、修正、改變，甚至再生產之中。¹⁴

¹² H·R·姚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頁 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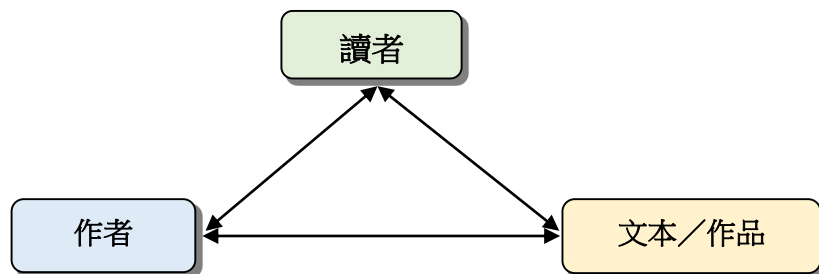
¹³ 前揭書，頁 26-44。

¹⁴ 前揭書，頁 29。

姚斯通過對「期待視野」的論述，使「作者——作品——讀者」之間形成一種「動態性接受鍊」——「作者 \longleftrightarrow 文本／作品 \longleftrightarrow 讀者」（見圖一），即讀者對文本的接受，不是單方面的被動接受，而是以讀者原先的經驗所累積而成的“思維定向”或“先在知識”，構成一種「期待視野」來閱讀文本，而在共時及歷時的「接受鏈」之中，讀者的期待視野會在閱讀文本的接受交流中不斷變化與更新，從而豐富作品的意義性。故作者雖創作文本也不等於賦予文本完整的意義，文本是開放與多義的，姚斯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絕不是一個自身獨立、向每一個時代、每一個讀者均提供同樣觀點的客體，他將作品巧妙比喻為：

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本文從詞的物質形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個當代的存在。¹⁵

依此，姚斯認為在「作者 \longleftrightarrow 文本／作品 \longleftrightarrow 讀者」的三角關係中，文本是多義性的，是與時俱進的當代存在，且讀者「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的構成。」¹⁶其關係圖如下：



（圖一）接受美學的三角接受鍊概念圖

上圖為筆者按姚斯接受美學的結構關係所繪製的概念圖，「 \longleftrightarrow 」代表二者關係是互動的，非單一性的輸出與接受：作者創作出文本，文本僅是具有潛在意義的潛作品，有待讀者闡釋而具現文本意義，使文本成為真正的作品，彰顯出作品意義。所以，讀者不再只是被動接受文本，而是在接受交流鏈中，能對文本進行接受活動，此即讀者的「能動性」與「創造性」。

¹⁵ 前揭書，頁 26。

¹⁶ 前揭書，頁 24。

此外，接受主體在面對接受客體前，已有「感知定向」的最初視野，這是種「定向期待」，也是任何接受活動起跑前的前提，包含接受主體的生活經歷、文學經驗、社會意識等所形塑而成的「最初期待視野」。¹⁷姚斯認為讀者在接觸文本的閱聽過程中，文本必然喚醒讀者以往閱讀的記憶，亦即召喚出接受過程進行前的「定向期待視野」或「最初期待視野」以進行接受活動：

它喚醒以往閱讀的記憶，將讀者帶入一種特定的情感態度中，隨之開始喚起“中間與終結”的期待，於是這種期待便在閱讀過程中根據這類本文的流派和風格的特殊規則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變、重新定向，或諷刺性地獲得實現。在審美經驗的主要視野中，接受一篇本文的心理過程，絕不僅僅是一種只憑主觀印象的任意羅列，而是在感知定向過程中特殊指令的實現。¹⁸

面對任何文本，在閱讀歷程中，讀者必然會於內在知識庫中搜尋相應或相對的資料來作為閱讀起始或中間歷程中的「期待視野」，以使接受活動能順利進展。¹⁹

從「接受主體」來看，接受視野並非一成不變的，每一次新的閱讀過程，讀者都要受到原有的「期待視野」的制約，然而同時又在修正與拓寬原本的「期待視野」，並與文本所代表的作者和傳統的視野，達到某種程度的視域交融，才能深入理解文本的內蘊。意即作品內在的意義，是通過讀者在接受中“期待視野的改變”而得以實現並豐富其意義的，而作品的接受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建立、改變、修正、再建立期待視野的過程。因此，作品的意義，「不只是作者所賦予的，或作品本身所囊括的，而是也包括讀者閱讀所增補和豐富的。」²⁰

此外，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也一定程度地受到社會意識、讀者觀點所影響而創作，故作者會不自覺地調整自己所寫的內容，以適應讀者期待視野的變化：

¹⁷ 「定向期待視野」或「最初期待視野」之稱謂，係依據 H·R·姚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一文所稱，頁 29。

¹⁸ 前揭書，頁 29。

¹⁹ H·R·姚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對於一部先前鮮為人知的作品，文學體驗也需要一種“體驗自身因素的先在知識”。在此基礎上，我們遇到的所有新東西才能為經驗所接受，即在經驗背景中具有可讀性。」（《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頁 28-29）。

²⁰ 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6。

每一個作者都依賴於他的讀者的社會環境、觀點和意識；文學成就預先假定作品是“表現了群體所期待的東西”的書，是“以它自身的形象表現了群體”的書。²¹

作者生活在社會文化中，所產出的文本乃是裝載著文化信息的產物，作者創作過程中，無法完全避免社會意識的影響與投射，故文本往往為廣大讀者提供一條瞭解客觀世界的有效途徑。

在接受美學視域下，文本乃是盛載社會集體意識的產物，而非單屬於作者個人化的私有物。由此亦可知，「作者 \longleftrightarrow 文本／作品 \longleftrightarrow 讀者」三者之間是互動交流的辯證關係，是相互作用共同發展，而非單一走勢，是共構動態且循環交流的三角結構關係。

二、伊瑟爾的接受美學觀點——

「文本召喚結構」喚起讀者更新視域、填補空白

伊瑟爾認為文本的意義是從閱讀過程中產生的，其接受觀點主要是銜接波蘭現象學家羅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的圖式化結構理論，以現象學的思路，提出「文本召喚結構」（德文 *Die Appellstruktur der Texte*）理論，意指文本具有一種召喚讀者閱讀的結構機制。²²

伊瑟爾在〈文本與讀者的相互作用〉一文中，指出文本結構本就包含許多「不確定性」（德文 *Unbestimmtheitsstellen*）或「空白」（德文 *die leere Stelle*），這是文本本然具有的結構。所謂「不確定性」即英加登所云的「不定點」，乃是文本中沒有寫清楚或沒有說明的地方；而「空白」就是文本中未實寫出來的部分，或是向讀者暗示、提示的部分，它往往停格在片斷敘事與片斷敘事之間，留給讀者遐想空間。對於敘事結構中本然存在的「空白」，伊瑟爾說：

²¹ 同註 12，頁 32。

²² 英加登認為作品是一個佈滿了「未定點」和「空白」的圖式化綱要結構，作品的現實化需要需要讀者閱讀的想像性加工，以對未定點的確定化和對空白的填補。伊瑟爾接受了英加登的看法，並強調「空白」本身就是文本召喚讀者閱讀的結構機制。（羅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著，陳燕谷，曉未譯：《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台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 年，頁 12-52）。

空白是文本隱而不露的連結點，.....其中最基本的形式表現在故事的層次上。

情節線索突然中斷，或朝著始料未及的方向發展。一段敘述圍繞著某一個人物，然後突然引入新的人物。這些突兀的轉變通常由新的章節表示，因此區分明顯；然而，區分的目的不是為了區分而區分，而是無言地邀請讀者去尋找缺少的環節。²³

作為文本結構之一的「空白」，在結構形式上，具體表現為文本線性敘事的中斷或突然的轉向，且並未對其轉折有所說明。造成「空白」的因素，也許是作者基於敘述目的或理念的考量，而對於敘事文本中的某些重要情節或人物特徵予以詳寫、某些則簡略或完全省略掉的作法，無形間形成了片斷敘事與片斷敘事環節中的「空白」。但更多的因素是因為任何文本對於某一情節或某一對象的描述，往往無法完全通過語言的描寫而把該情節、該對象任何一面向皆具體完整的呈現出來，故「空白」在文本結構上成為必然的現象。當讀者閱讀文本時，必然會與文本的「空白」、「不確定性」迎面，但也正是文本中的空白或不確定性，持續吸引、激發讀者創造性的理解力，喚起讀者「聯接的需要」²⁴，故閱讀活動中，「補白」（德文 *der Ausfüllen offener Stellen*）成為聯接「空白」的必然歷程：

在多數敘述中，故事的線索會突然中斷而由另一種觀點或不期而至的轉向相銜接。其結果是為將那些碎片連接一處而必須填補的空白。²⁵

伊瑟爾認為讀者面對線性敘事中斷所產生的「空白」，會形成一種閱讀張力，促使讀者欲解決這種張力而必須填補空白（補白），以恢復文本中的「不確定性」為「確定」、賦予「空白」想像的填充而進行「填補空白」，因此閱讀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補白」的歷程；換言之，文本結構中的「空白」、「不確定性」因素，恰恰是一種召喚接受主體去尋求缺失環節以連貫整體、參與文本意義建構的「無言邀請」。以是之故，「補白

²³（德）沃爾夫岡·伊瑟爾（Iser, Wolfgang）〈文本與讀者的相互作用〉（收入張廷琛編：《接受理論》，成都市：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51-52。

²⁴ R. C. 赫魯伯（Robert C. Holub）著，董之林譯：《接受美學理論》（高雄市：駱駝出版社，1994年），頁220。

²⁵ R. C. 赫魯伯（Robert C. Holub）著，董之林譯：《接受美學理論》（高雄市：駱駝出版社，1994年），頁99。

歷程」可說是一種「文本意義再創造」歷程。

朱立元先生於《接受美學導論》中對此文本召喚現象亦有巧妙譬喻：

缺乏（空白、不確定）就是需要（在西文中這兩個詞就是一個詞，也提供了某種語義學上的證據），需要就會誘發、激起創造的欲望，就會成為讀者再創造的內在動力。所以，不確定性和空白便是文學作品具有召喚性的原因。²⁶

由上可知「文本召喚結構」是吸引讀者進行文本詮解與再創造的內在動力。當作者創作出文本時，文本的意義只是潛在的，只有當讀者受文本召喚引動，對「不確定性」與「空白」加以確定與補白，文本的意義才能由潛在性轉化為具體性的作品意義。綜上，文本的召喚性，是文本自身的結構性特徵，而非外在於文本的東西。

以下即就接受美學的「期待視野」、「文本的召喚結構」理論，來觀察「賦」與「志怪小說」之間的敘事接軌現象。

參、接受美學視域下的敘事傳承與再造：詩—賦—小說

若以文本的接受交流來看，早出的詩賦文體應與晚出的志怪小說文體，有著一條從文本闡釋到接受、再造的交流鍊，而在此交流鍊中的相同元素乃是「敘事」、「虛構」，且賦之虛構藝術手法，實與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相近，故本文擬藉由追溯「詩的敘事化」至「賦的敘事」再至「志怪小說」此一脈絡，來觀察賦與志怪小說於此交流鍊中的敘事接軌現象。

一、屈宋賦所開創的虛構敘事及浪漫主義藝術手法

1. 「賦」為敘事文學之一員：

在戰國後期，位居南方長江流域的楚國，出現了以屈原為代表的詩，詩之形式不再侷限於詩經時代以四言詩為主的表現，就體裁而言，長句較多、句式長短不齊，句法靈活多變，篇幅上較之以往詩歌明顯增長許多，且呈現「借敘事以逞情」的詩風，

²⁶ 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安徽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79。

若就詩的敘事藝術來看，可謂屈原所為之詩為戰國時期之敘事詩。²⁷

就詩風及整體藝術技巧而言，屈原等人所為之詩，因有別於《詩經》，故漢人稱其為「賦」。《史記》即云：「屈原者，名平，……作《懷沙》之賦……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²⁸ 又，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全篇談作詩之精神，開頭便說：「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亦直呼屈原、唐勒、宋玉所作之詩為「賦」，並稱「賦」為：「不歌而誦謂之賦」，可知漢代所謂「賦」即指「不歌而誦的詩」，意謂賦是以「吟誦」為特徵的。

「誦賦」在先秦時已有歷史傳統，如《國語·周語》說：「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而後王斟酌焉。」²⁹這裡的所謂的「瞽賦」、「矇誦」是可以相通的，意指盲人以誦賦來傳播所見所聞，故「賦」的「敘事體」與「口語傳播」在春秋時應已是確定的。

此外，除了「瞽賦」、「矇誦」之外，春秋戰國世局險惡，賢人失志之賦亦興，《漢書》即云：「春秋之後，周道寢壞，……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³⁰ 此即說明失志之士因離讒憂國故「作賦以風」，且盛讚其賦有「古詩之義」，可見漢人稱呼屈、宋等所作之詩為「賦」，並非意指「瞽賦」、「矇誦」這一體系的作賦者，而是指淪為布衣的賢人士子所作之賦，這一體系的賦作係由學詩之士所作，是銜接古詩之風的；且就屈宋賦觀之，皆較先前的傳統詩歌篇幅為長，故應是利於吟誦而不利於歌唱的，故這一體系的詩人所為之誦詩，便由傳統之「詩歌」別出為「賦」之名，如《漢書》所云：「賦詩言志，蓋隨時口誦，不待樂也」³¹。

除了「不歌而誦」的特質外，「賦」主要也是一種以「敘事鋪陳」為主的詩，故劉熙載於《藝概·賦概》中，對於「賦」與「詩」的關係及各自特質，即說：

²⁷ 王晴慧〈敘事以抒其情——論離騷的抒情式敘事〉，《靜宜人文社會學報》，2014年1月，第8卷第1期，頁373-407。

²⁸ 《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台北市：藝文，2005年，頁255。

²⁹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頁11-12。

³⁰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台北市：藝文，2005年，頁139。

³¹ 前揭書。

詩為賦心，賦為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鋪博也。古詩人本合二義為一，至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

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於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

樂章無非詩，詩不皆樂；賦無非詩，詩不皆賦。故樂章，詩之宮商者也；賦，詩之鋪張者也。³²

由上可知，賦本是詩之體製，賦之產生，主要是因為“情”、“事”紛雜奔至，詩歌的一般體製無法表現得淋漓酣暢時，便由“詩”轉而為“賦”以鋪敘之，亦即透過敘事描寫的鋪陳，將情志或事件的千態萬狀詳細地敘述出來，達成「吐無不暢，暢無或竭」的效果。故雖「賦無非詩」，但因「賦」主要專精於鋪陳情事雜沓的敘事藝術技巧，有別於詩之「持約」，故造成「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之局面。所以，吉川幸次郎在《中國詩史》一書中，便說「賦」為中國之敘述文學。³³

敘事文學並不侷限於小說，凡以「敘事」為主要表現手法的文學作品，都是敘事文學，故以敘事鋪陳為主的「賦」，自亦屬敘事文學之一員。同屬於敘事文學的小說，其與賦之關係，自有一定的關連性存在。

2. 展現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屈宋賦：

在屈賦中，我們可發現，因為詩歌篇幅的擴大，更有利於敘事之鋪敘描寫；且楚國豐富的神話傳說及濃郁的宗教色彩，也使屈原筆下的人物充滿幻想性，更富於故事性，如〈離騷〉、〈九歌〉、〈卜居〉、〈漁父〉等賦作，敘事性極強，賦中體現人物、基本故事情節及敘事時間、敘事空間等敘事元素，相較於詩經敘事的精鍊化而言，屈賦可說是較為篇幅宏偉，故更利於敘事鋪陳。

³² 劉熙載：《藝概·賦概》（台北市：金楓，1986年），頁122。

³³ 吉川幸次郎著，劉向仁譯：《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概說》（台北市：明文書局，1983年），頁7。

若以敘事學中「意識流技巧」³⁴ 來觀察屈原的〈離騷〉、〈九章〉、〈遠遊〉等賦作，可以發現這些作品都體現為一種以「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出發，以“內心獨白”的方式，將作者的內在意識流動透過上天入地、穿越人神界線、連接現實與虛幻的敘事場景，在時間及空間的隧道裡自由穿梭無阻的意識流展現，這樣的作品如果是小說，自然為意識流小說，若為詩歌，自然是以意識流手法展現的敘事詩，故屈賦文本可說是開創出一條「借敘事以逞情」的創作走向。³⁵

另外，被視為是屈原於放逐失意之時，依民間祀神樂歌所加工潤色而成的〈九歌〉，其莊嚴富麗的虔敬情調與《詩經》的頌詩相近，但其生動敘事的特色，則較之頌詩，更表現出濃烈敘事性與敘事架構，惜其敘事成分長久被忽視，大部分的看法總認為它是抒情詩³⁶ 或祭歌³⁷，而不將之視為敘事詩來看待。

綜觀〈九歌〉內容，可以發現詩中有各色各樣的神話人物登場，透過詩中人物的獨白、對話或行為動作將情節、故事鋪陳而出，十一篇賦作串連起來，將神、人之間往來的心理、動作及對話等，以充滿奇詭想像與虛構敘事的技巧，構築出一齣雜糅人間與超自然世界的敘事。賦作在內容設計上，由宗教祭祀的場面揭幕，而後各類神話傳說人物陸續登場，透過對話、描述，使整首賦作如同以戲劇形式寫成的詩體，古遠清先生即認為〈九歌〉乃是“劇詩”。³⁸

³⁴ 意識流敘事文本中，不存在完整的故事線索，共時敘述代替了歷時敘述，在這類文本中，經常出現共時平面敘述的方式，不同時間裡發生的事件以及各種奇思異想，將藉助某一契機在瞬間同時呈現出來。（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64）。蔡源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意識流——剎那到永恆》：「有了意識流技巧之後，作家筆下的人物可以隨興之所至，天南地北地自由聯想，在時間的隧道裏穿梭縱橫而無阻。這種自由聯想的脈絡，就好比一張蜘蛛網，四通八達，而人物的大腦就像穿梭於網上的蜘蛛。」（台北：雅典出版社，1991年，頁50）。

³⁵ 同註27。

³⁶ 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上冊：「《九歌》共十一篇……或寫願結相知、頃刻別離的悲愁或寫同遊九河、日暮忘歸的快樂，都是很好的抒情詩。」（台北市：五南書局出版，1990年，頁102）

³⁷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頁35。張松如《中國詩歌史（先秦兩漢）》，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256。

³⁸ 古遠清：《詩歌分類學·敘事詩》：「遠在戰國時代，屈原就以民間祭神祀鬼的音樂為素材，經過加工提煉而寫成我國最早的劇詩《九歌》。它以抒情筆調和對話形式，塑造了美麗的諸神形象，表現了人與神或神與神的悲歡離合的遭遇。……劇詩，有敘事成分，不同於直接抒發作者對現實生活感受的抒情詩。用對話的方式反映現實、表達主題，是它的特點。它和敘事詩一樣，有人物，有情節，但這人物和情節的表現並不單純依靠作者的敘事來完成，而是通過劇中的人物行動、對話（或歌唱）來實現的。」（高雄市：復文書局，1991年，頁133-134）。

茲舉其中的〈湘君〉、〈湘夫人〉為例，以見一斑。此二賦，係以戲劇化的情景，描述人神往來的情節。

〈湘君〉通篇以第一人稱的祭巫作為視角出發，以纏綿悱惻之辭，表現出祭巫的深切關注與擔憂，並透過一定情節展現迎神者與神靈的互動及迎神尾聲、不遇神靈的情景敘述。³⁹ 詩一開頭即以祭巫語氣帶出湘君的出場，「君不行兮夷猶」頭兩句，是透過祭巫此一敘事者的視角呈現的，故仍為限知視角，表現出在祭巫眼中，湘君遲疑猶豫、彷彿在水中沙渚等待誰的模樣。而「美要眇兮宜修」則體現出祭巫眼中湘君那儀態美麗、修飾得宜、風采照人的模樣。而後，敘事視點由湘君身上移回敘事者自身的祝禱，「令沅湘兮無波」以下四句，表達出敘事者久候神靈、神靈卻不至的不安與疑慮，使以第一人稱出現的祭巫祈求波濤江水能快些平息，好讓湘君能安閒降臨。⁴⁰

而後，敘事視角全專注在敘事者身上，亦即視點人物身上：敘事者自訴他本欲駕龍舟北去，卻又半途轉道駛往洞庭，他以薜荔作船艙壁，香蕙作帷帳，蓀草飾船槳，蘭草作旌旗，一路橫渡大江追尋湘君的行蹤，但卻怎麼也尋不著湘君的身影，連身邊的侍女都牽掛地為他嘆息。⁴¹ 視點人物此時因思念湘君，卻遍尋不著而淚流滿面，「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表達了敘事者在煙波浩淼的江水之中不遇湘君的哀傷。而後，自「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以下筆勢漸緩，由尋找神靈的情景轉而為寫景，描述小船在山石嶙峋的川流中疾行翩翩。最後，敘事者捨舟登車，在江畔、北渚繼續尋覓神靈，直到暮色靄靄，神靈終不至，這場迎祀湘君的活動終於近尾聲，「捐余玦兮江中」以下四句，敘述參與迎神祀神的群眾紛紛將祭品玉玦投入湘江中，又把玉珮送往禮浦，再採摘馨香的杜若獻給湘君的侍女，末了大家再齊聲祝禱的過程。

綜上所述，〈湘君〉此賦並非僅是平面抒情，而是透過動態敘事畫面展現出一定的敘事藝術：以迎神為主要事件；以蘸滿抒情的筆調，敘述了迎神的動態過程與不遇神

³⁹ 關於〈湘君〉、〈湘夫人〉究竟是祭巫與二神靈的對話，抑或二神靈之間的對話，歷來爭論不斷；本文採取陳本禮、傅錫王、潘嘯龍等先生的說法，認為二賦應是敘述祭巫迎神靈而不遇之事。

⁴⁰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楚辭引文皆引自(漢)王逸等：《楚辭注六種》(台北市：世界書局，1978年)，以下亦同。

⁴¹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靈的心路歷程；詩中將「迎湘君」的過程濃縮為精鍊的情節，並以第一人稱限知視角書寫，使讀者透過祭巫的視角瞭解整個事件的始末發展。

〈湘夫人〉同〈湘君〉一樣，皆以柔情萬千、纏綿悱惻的語調，突出人神追尋的情節，並透過祭巫的內心獨白，以意識流方式呈現敘事者極力追尋神靈的情節，同時透過他物烘托湘夫人令人遐想的飄然形象。例如敘述祭巫構築「水室」以迎接湘夫人的過程，即充分展現鋪陳敘事的技巧——以碧綠的荷葉搭蓋成屋棚，將中庭砌上美麗的紫貝，用蓀草編成院牆，將芬芳的花椒撒滿一室的馨香，再以桂木作棟梁，蘭木作房椽，辛夷作門楣，薜荔編織成帷幔，蕙草做成隔扇，白玉作為席鎮，在荷花屋棚上鋪上芳香芷草，四周再纏繞上杜衡草，讓百花百草滿庭馨香，以迎接湘夫人的降臨。雖然賦中並未明述湘夫人的身姿形態是如何，但透過構築美麗「水室」的情節，亦使讀者聯想湘夫人之美。歷來論及〈湘夫人〉神靈形象者，皆說湘夫人是一美麗動人的神靈人物，而這「美麗動人」的形象，事實上是由賦中之敘事氛圍所烘托而出的。以接受美學的角度來說，也可說是讀者在此充滿浪漫美麗氣息的氛圍下，對敘事中未言明的「空白」，結合文本訊息脈絡，進行想像的「補白」，以連結敘事上的斷層。

由上述對屈賦的敘事手法分析，可推知屈原在寫作藝術上，基本上是呈現「浪漫主義」的文學風格，使其詩不同於《詩經》中所洋溢的現實主義風格。劉大杰先生亦說：

屈原的九歌、離騷、招魂等代表作，具體地體現了積極浪漫主義的特色。他的作品，充滿了光明的理想，豐富的幻想，狂熱的感情，美麗的文采，再織入神話傳聞、宗教風俗的各種描寫，形成那一種特有的風格。劉勰在辨騷一文裏，說屈原諸作，有詭異、譎怪、狷狹、荒淫四事異於經典，不知道這正是屈原的積極浪漫主義文學的特色。⁴²

從屈賦諸作及承其後的宋玉賦，都可看見善於敘事的作品，往往亦表現為天馬行空式的想像及充滿作家自身主觀、感性色彩的浪漫主義創作手法。善於敘事說理的《莊子》，其寓言亦呈現出同樣奇詭變幻、恣肆夸誕的浪漫主義精神，蔡守湘先生於《中國浪漫主義文學史》中即云：

⁴² 劉大杰：《校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市：華正書局，1991年），頁121-122。

莊子的浪漫主義被《莊子·天下篇》的作者概括為“謬悠之說，荒唐之言”，並說“其書雖瑰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謬悠”、“荒唐”、“瑰瑋”、“詼詭”等詞，含意雖不盡相同，其意蘊則都指向奇詭變幻、恣肆放縱的浪漫主義精神。屈原是中國古代第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對於屈原作品的浪漫主義特徵，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概括為“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即所謂“異乎經典”之“四事”。前二事指屈原之作多用神話與傳說，幻想奇譎；後二事則指屈原強烈的個性特徵。中國古代文論，對於文學史上一些浪漫主義特徵鮮明突出的作家作品，有著十分精闢的論述，它們所使用的術語大都不離奇幻夸誕等字眼。……寓真實於奇幻夸誕，“馳想天外，幻迹人區”。

中國古代許多優秀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都不同程度地符合著這一藝術標準。⁴³

中國文學中的「奇幻」、「夸誕」、「詭異」、「譎怪」等特色，在《莊子》寓言中得到很好的發揮，而以此特質來形容魏晉志怪小說，也可謂深契其風。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即說「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又說「齊諧即《莊》，夷堅即《列》耳」，可知胡氏借齊諧、夷堅來代指《莊子》、《列子》，認為《莊子》、《列子》記載的那些神話傳說、奇聞異事是志怪小說的源頭，故云「變異之談，盛於六朝」。⁴⁴

從《莊子》至魏晉志怪，「奇幻敘事」成為二者相通之特色，究其因，乃因二者皆充分運用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故敘事上的「奇幻」、「夸誕」、「詭異」、「譎怪」等特色得以發揮得更好。

然從《莊子》至志怪小說，時代相隔久遠，二者間的中介者，尚有同樣體現浪漫主義奇幻敘事技巧的屈、宋賦；乃至緊接其後，以虛構的敘事情節形成一定敘事框架的漢賦。所以，「賦」可說是二者間不可忽略的中介銜接者。

當浪漫主義運用在敘事作品時，對於故事情節的展現，可發揮的空間往往更大，因為憑藉作者的創造力、想像力、虛構藝術技巧，敘事可在現實與虛幻間任意遊走，體現出充滿幻想性、奇幻怪誕的故事情節；此無異於肯定浪漫主義創作手法有利於敘事文學之展現。若以此觀點來探究屈賦，可發現屈賦之藝術技巧，總是寓抒情於敘事

⁴³ 蔡守湘主編：《中國浪漫主義文學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年），頁11、15。

⁴⁴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卷二七《九流緒論上》。台北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之中、寓真實於奇幻夸誕，打破現實與非現實之隔閡，將虛擬想像、奇幻詭譎交織於現實之中，此即是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

同樣地，志怪小說在於記錄怪異奇詭之事，其文本可說是敘事與虛構的綜合體，亦是體現浪漫主義的思維，與「賦」在敘事與虛構特質上是相通的，故賦的虛構性敘事，對小說生成應有其一定的影響性。郭紹虞先生即認為「賦」本於莊、列寓言，乃是小說之濫觴。⁴⁵ 日人竹田晃先生亦將漢賦視為中國文人創作的最早一批虛構作品，並進而推論漢賦為中國小說的源頭之一。⁴⁶

另外，宋玉賦的敘事性及虛構性亦甚為明顯，以〈高唐賦〉及〈神女賦〉為例，故事情節完備，係以民間神話傳說高唐神女的故事為基礎來加工鋪陳，就「接受美學」的角度而言，乃是在既有文本的「空白」上進行「補白」與再造。二賦前後呼應，〈神女賦〉可說是〈高唐賦〉的續篇，合起來看，完備了宋玉向楚襄王敘述巫山神女及神人往來之故事；且二賦都是先通過「序」來敘事，再進一步於「賦」中大量鋪陳所欲描述的「景」或「人」，結構設計一致性；創作手法上，皆以充滿想像力的幻想式敘事筆法，假設人物對話、虛構其事，充分運用浪漫主義的敘事藝術來開展一齣人神交流的故事。程毅中先生即稱宋玉賦為「敘事賦」：

宋玉寫了許多虛構的敘事賦，假設自己與他人的問答，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及《高唐賦》等，其中可能雜有後人的托名之作，但大多是可信的。尤其是《高唐賦》、《神女賦》、《對楚王問》就是敘事賦的代表作，對中國小說的發展，有非常深遠的影響。⁴⁷

例如〈高唐賦〉起首之「序」，即是假設人物對話、虛構其事，描述楚懷王與巫山神女相遇歡愛之事，神話色彩極為濃厚：

⁴⁵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小說與詩歌之間本有賦這一種東西，一方面為古詩之流，」另一方面其述主客以首引，又本於莊、列寓言，實為小說之濫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87。

⁴⁶ 日人竹田晃〈以中國小說史的眼光讀漢賦〉提出漢賦乃是中國文人創造的最早的一批虛構作品：「它們是由具有個性的某一特定作者有意識地設置虛構來展開故事，以表述自己的想法，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虛構文學、虛構性創作。這一作品群體即是漢代的“賦”。」（頁16）。

⁴⁷ 程毅中：〈敘事賦與中國小說的發展〉，《中國文化》，2007年第24期，頁37-42。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⁴⁸

「序」中有人物、對話、情節等之敘述，宛如一篇「微小說」，敘事性不證自明。〈高唐賦〉以全知視角⁴⁹的敘事手法切入，敘事者以第三人稱的敘事角度置入敘事結構中，以呈現說故事的氣氛；此敘事手法與屈賦〈卜居〉、〈漁父〉之敘事結構表現相似，但〈卜居〉、〈漁父〉的敘事結構較為簡單，只用一問、一答來完成故事情節，而〈高唐賦〉（及神女賦）則是由人物的依次對話中，逐步展開情節之發展，已可見出宋玉在敘事手法上更進一層的發展。〈高唐賦〉除了「序」中有段人神相戀的敘事外，其餘大部分篇幅著重於神女所在高唐地區的景色描述，賦中對於巫山山勢之險峻及山中深池水勢之大有極盡夸飾的寫法，乃是體現出浪漫主義融合想像與現實，善用鋪陳夸飾的敘事手法。

〈神女賦〉相對於〈高唐賦〉而言，則著重於寫人記事，敘述楚襄王夜夢神女，夢中神人相遇往來之事。賦中以極大篇幅塑造神女生動傳神的美麗形象，建構出後世對巫山神女的印象。整體而言，此二賦敘事性極強，其敘事結構的框架模式皆是運用人物對話之形式，再大量鋪陳敘事中所欲描述的景或人。賦的故事情節呈現奇幻想像性，虛構藝術手法極為明顯，體現浪漫主義的藝術技巧；當中對神女形象之塑造，似虛似實，極盡夸飾且善於鋪陳，展現出宋玉在虛構敘事上的純熟技巧，這對小說虛構敘事的成型，應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另外，由神女對楚懷王的傾訴——「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

⁴⁸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文選》(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762。

⁴⁹ 「全知視角」，是指敘事者無所不知，知道並能說出作品中任何一個人物或事件的所有發展，也可以說在這類作品中，敘事者是由一個匿藏的敘述者來交代人物或事件的發展；通常“第三人稱敘事法”是全知視角較常運用的手法。(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58-188)。

願薦枕席。」——可看出神女的人物形象被塑造成溫柔多情且勇於大膽追求愛情的自主女性，此點同屈賦〈九歌〉中神靈形象一般，皆體現出將神靈形象“人格化”的特質，使神靈不再是木然中立的存在，彷彿是與凡人一般同樣有愛怨悲喜之感受者；而非如《詩經》中的神靈僅是“德性”的化身，亦非如《山海經》裡神靈的怪誕形象或《左傳》、《國語》中「木石之怪」、「魑魅魍魎」的妖魅形象。

屈宋賦中的神靈形象，呈現“人格化”、“世俗化”的塑形，與上古舊神話中的神靈人物有明顯區別，這也顯現出人的自主性與主體性在神話中覺醒的投影。而此種對於神界或他界人物形象的人格化塑造，也是影響後世志怪小說在虛構人物上的描述方向。

就文藝創作心理而言，屈宋賦的創作，顯現出「賦」已是「自覺」地運用「虛構」藝術來敘事。整體而言，從上述所論屈宋賦的敘事藝術與特質來看，「賦」可說是小說形成過程中的一支源流，其對「志怪小說」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虛構敘事及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示範性。

二、從「賦」至「小說」的文本接受與再造歷程

1. 楚漢浪漫主義文化在文學藝術上的體現：

緊接楚國浪漫主義文化登場的漢代，在文學、美學及社會文化上，皆可看到深受楚文化浪漫主義影響之表現。李澤厚先生於《美的歷程》中說：

漢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漢不可分。……楚漢文化（至少在文藝方面）一脈相承，在內容形式上都有其明顯的繼承性和連續性，而不同於先秦北國。楚漢浪漫主義是繼先秦理性精神之後，並與它相輔相成的中國古代又一偉大藝術傳統。它是主宰兩漢藝術的美學思潮。不抓住這一關鍵，很難真正闡明兩漢藝術的根本特徵。……從世上廟堂到地下宮殿，從南方的馬王堆帛畫到北國的卜千秋墓室，西漢藝術展示給我們的，恰恰就是《楚辭》、《山海經》裡的種種。天上、人間和地下在這裡連成一氣，混而不分。你看那馬王堆帛畫，龍蛇九日，鴟鳥飛鳴，巨人托頂，主僕虔誠，……你看那卜千秋墓室壁畫：女媧蛇身，面容姣好，豬頭趕鬼，神魔吃魑，怪人怪獸，充滿廊壁……。它們明顯地與《楚辭》中《遠遊》、《招魂》等篇章中的形象和氣氛相關。這是一個人神雜處、寥廓荒忽、怪誕奇異、怪獸眾

多的世界。……在馬王堆帛畫、卜千秋墓室壁畫中所著意描繪的，可能更是一個登仙祝福、祈求保護的肯定世界。但是它們卻共同屬於那充滿了幻想、神話、巫術觀念，充滿了奇禽異獸和神秘的符號、象徵的浪漫世界。⁵⁰

從出土的文獻或史料的記載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漢代在社會文化的許多面向上，仍是沿襲了楚文化充滿了幻想、神話、巫術觀念等統合而成的深具象徵意涵的浪漫文化。即便漢代以儒術為尊，但另一方面，讖緯迷信、陰陽五行之說也是廣泛盛行於朝野內外，無論在文學、藝術或思想文化上，兩漢確實可說是承繼南方楚文化，融合先秦北方理性思維，將「現世圖景和神話幻想同時並陳」的浪漫時代。以此之故，被譽為當代文學代表的「漢賦」，自然必是浸染並體現出那一時代的美學特質。

從屈、宋賦所傳承下來的浪漫主義思維，及鋪陳百態、極盡夸飾等特質，皆充分地被漢賦接受並進一步拓展。

漢賦在文學史上，雖然有時被評價為似同類書、字典、堆砌辭藻等；但以「敘事」的角度來看，漢賦的文學風格與表現手法正是與楚漢的時代美學相呼應的，其在「狀貌寫景」、「鋪陳百事」、「包括宇宙，總覽人物」上，無不盡力鋪陳天上、人間各類人事物，虛實交織，即便著作目的是為了「諷喻勸誡」的政教意旨，但其文學技巧無不是通過「鋪陳敘事」以傳意。

「鋪陳敘事」可謂大漢帝國浪漫主義美學思維的藝術手法，此手法並非只表現在文學創作上的漢賦與漢樂府，在藝術、建築層面上亦是。例如漢代宮殿建築強調雄偉壯麗，即是在敘述此大一統帝國的輝煌巍巍及天家氣象「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之意涵。⁵¹

漢賦中即有許多鋪陳宮殿建築宏偉壯麗的敘事，此不僅是時代審美角度的體現，亦是含有肯定天子威勢的象徵意涵，故透過「建築」敘述了時代的美學思想，「建築」

⁵⁰ 李澤厚：《美的歷程》（台北市：金楓出版社，1991年），頁87-89。

⁵¹ 《漢書·高帝紀》云：「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家也。』」宮室建築不再只著重於實用性，其奢華壯麗的表現，更是為了確立大漢至尊至強之地位。

亦成為「敘其事」的「符號」。山東武梁祠出土的漢代「畫像石」，⁵² 即充分體現漢代在繪畫藝術上極力鋪陳敘事的風格：

《庖廚圖》中，細緻的刻畫了殺雞、宰牛、烹調。在廚房中還懸有魚鯢、醬鴨，以至在架上置牛頭、牛腿，有的畫面，甚至表現出鼎裡烈火熊熊，鼎內熱氣騰騰，以及廚師作菜，奴僕淘洗，或是張席擺盤，或是鐘鼓竿瑟協奏等，各種情狀，不勝枚舉。《三都賦》中所描寫的「吉日良辰，置灑高唐」，「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行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日」，當時豪富的這種活動，在這些作品中，都可以約略見到。⁵³

後半部下兩層描寫的是車騎和庖廚。上層描寫的是舞樂生活。圖中有男有女、有人彈琴、有人吹壎、有人吹箎，還有人表演著雜技。⁵⁴

上述兩段引文都是漢代畫像石繪畫中所展現的生活圖像，採用的是人事物「並列」、「鋪陳」，琳瑯滿目的景象，此種創作手法與漢賦宏肆鋪陳的敘事手法如出一轍，此正是時代美學精神體現於各文本之印證。且畫像石中這些圖象並非無意義的陳列而已，而是透過各圖像來敘事，它記錄、臨摹了漢代生活中的各種景象，有其情節意義，將之串連起來，便是在藝術中體現「鋪陳敘事」的目的與風格。

再例如一九七五年在山東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出土的「金雀山彩繪帛畫」，⁵⁵ 便將帛畫構圖由下到上分成地下、人間、天上三部分，藉由圖象充分鋪陳所欲敘述之事：

地下部分，有魚龍水族之類的畫像，表示「九泉（黃泉）」境界。地上部分，即人間部分，是全圖的重要部分，描繪墓主的活動以及與墓主生前有關的各種事件。……這部分的人物計二十四人，分為五檔排列。它的布局，似乎自下而上，所以人物以下面一檔最大，上面一檔最小，在透視上表示向縱深發展的感覺。就五檔的情節而言，大體可以連貫。第一檔為文武門衛，中間一人似戴假面具者，

⁵² 畫像石即是以石為地、以刀代筆的繪畫。據說是因為擔心壁畫保持不久，故在石面刻畫。張朝暉，徐琛：《中國繪畫史》（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44。

⁵³ 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上冊（台北市：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1997年），頁118-119。

⁵⁴ 常任俠編：《漢代繪畫選集》（北京市：朝花美術出版社，1956年），頁5。

⁵⁵ 金雀山彩繪帛畫是漢時用作喪葬的一種長條形旌幡。

擬巫覡作驅魔狀，一門衛幫著助威，這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用來表示嚇人又嚇鬼的（註：這檔畫的內容，有解釋為「角抵表演」），第二檔為家奴操作，最矮小者，擬侏儒。第三檔與嘉賓相聚。第四檔表示於堂前作管弦樂舞。第五檔墓主老婦人（右側形象較大者）端坐於前堂中，有奴僕九人侍候其旁。這種內容，既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寫照，也是墓主為身後保持這種生活的設想。帛畫上的上部為天庭，有日月為代表。這與馬王堆「T」形帛畫一樣，日中有金烏，月中有玉兔與蟾蜍。天之上有所謂雲氣，天之下有山嶽，山與天相接。漢人有神仙思想，他們往往幻想登山而成仙，這時畫的山嶽，無非表示死者靈魂自山嶽上升而至天庭。⁵⁶

由引文中對帛畫構圖佈局的說明，可知漢人喜好鋪陳敘事的美學精神，在繪畫藝術上亦如實展現著。畫中將天上、人間、地下的人物活動與場景，分上、中、下三部分共構在同一畫面中，以呈現主人翁生前及身後的生活。人世的畫面，又劃分為五層次，依序排列各色人物活動，主要是擷取有代表性的人物動態畫面來象徵墓主生前的生活行事，如此的構圖設計，即是在同一畫面中「並列」各物象，以「羅列」人物一系列活動來進行「鋪陳敘事」，「並列」是空間上的鋪陳，但畫面從上到下所並列的天上、人間、地下之場景，除展示空間鋪陳之外，亦有著生前、身後／現實、超現實的先後之分，故在畫中亦展現線性時間性。若以此畫的創作手法來說，這亦是「賦」的作法，劉熙載即云：「賦兼敘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橫義也；敘者，一先一後，豎義也。」⁵⁷ 敘列二法，即是時間、空間的呈現。金雀山彩繪帛畫這種融合天上、人間、地下的意識形態，乃是漢代浪漫主義思維的體現。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有段對於宮中壁畫的描述，亦可印證：

圖書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嬖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⁵⁸

⁵⁶ 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上冊，頁 83-85。

⁵⁷ 劉熙載：《藝概·賦概》（台北市：金楓，1986 年），頁 135。

⁵⁸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魯靈光殿是漢景帝之子魯恭王所建。上述引文中所說的「圖書天地，品類群生」、「靡不載敘」便已說明了漢代美學傾向於包羅萬物，鋪陳種種事象、物象，以盡其“敘事”之功能。「寫載其狀，託之丹青」表示為了將各種生物、怪物、山神海靈等之形狀圖繪出來，便使用了各種顏色之塗料，以求能「隨色象類，曲得其情」。壁畫內容如同展現歷史敘事一般，上自開天闢地、遠古之初的神話情景——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下至三代之王、嬖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等種種故事，無一不以繪畫鋪陳並列，就繪畫的敘事性而言，圖象藉由依序有秩的鋪排，以呈現連貫的情節，使人視之如同瀏覽一幅自上古至當代的敘事圖。這種融合天上人間、交織虛與實的畫風，即是自楚文化所延續而來的浪漫主義思維；而這種滿版圖象井然有序鋪陳的藝術技巧，在漢賦中無不一一展現著。如〈兩都賦〉、〈兩京賦〉、〈甘泉賦〉、〈子虛賦〉、〈上林賦〉、〈羽獵賦〉、〈長楊賦〉等，無一不展現出以浪漫主義手法極盡鋪陳敘事、鋪采摛文之特色。故以接受學的角度來看，楚漢相承相續的浪漫主義美學思想，作用於漢賦的敘事表現上，應是促使漢賦朝向濃墨重彩、宏肆鋪陳、虛構奇幻路向前進的緣由。

2. 敘事、虛構及浪漫主義思維的接受與再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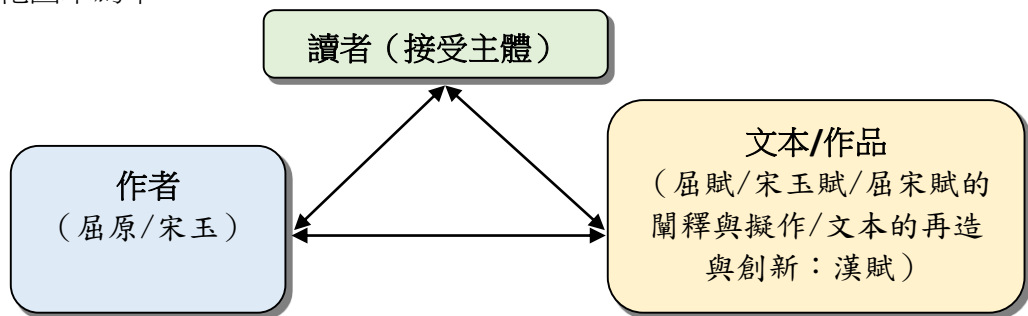
接受美學認為在接受歷程中，作者創作出的文本，還只是一種處於潛在意義的文本，文本意義的產生，是必須經過讀者的審美闡釋與再創作，其作品意義方得以顯現的，故讀者是接受過程的主體，且是具有能動性與創造性的；歷代讀者對文本的詮解與再創作，使文本在共時與歷時的時空所形成的「接受之鍊」裡，不停地生發與建構作品意義。以此一角度來看，漢代文人對屈賦的模擬創作，不僅是士子對「士不遇」的文學共鳴，亦是對屈賦文本意義的闡釋與演化。

若加以細究，接受歷程中，接受主體無不注入自身創造性於文本，發揮能動性與創造力，以其「期待視野」在接受歷程中不斷調動、變化、改變，甚至重構而再生產，從而豐富文本的意義。故以此來觀察屈賦至漢賦的接受歷程，可發現屈賦文本所表現的敘事、虛構及浪漫主義創作手法，在宋玉賦中，仍可看見其接受與再造更新的現象——宋玉在接受屈賦的過程中注入了自己的創造，表現在敘事鋪陳的拓展、對物象進行更多客觀化的刻畫，以及擴大屈賦中以虛擬人物的對話來呈現敘事結構之規模等——這是接受主體對創作主體及其文本的接受與再生產。

緊接屈宋賦之後的漢賦，在接受交流歷程中，更加發展出「遂主客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卒章顯志」的敘事結構模式，文本「篇幅」更形鋪張宏大，使敘事情節得以增衍。

故以接受美學「作者 \longleftrightarrow 文本／作品 \longleftrightarrow 讀者」三位一體的交流歷程來看，從屈賦至宋玉賦至漢賦的發展歷程，可以看見文本敘事結構、藝術手法、創作精神在接受歷程中的傳承與創新，這是接受主體以既有的原初視野對文本進行理解、闡釋，在「視域交融」中更新「期待視野」，並對文本的「空白」進行「補白」的再創造歷程。

從屈宋賦至漢賦的接受交流鍊歷程，屈宋賦在敘事、虛構、浪漫主義藝術手法上，對於漢賦作家「期待視野」的形成，顯然是有其深刻影響與前趨意義的；同樣地，漢賦作家對屈宋賦文本的更新視域與文本再創造，亦是展現接受美學的交流歷程。以接受美學的三角接受鍊（作者 \longleftrightarrow 文本／作品 \longleftrightarrow 讀者）來看屈宋賦至漢賦的接受歷程，可以簡化圖示為下：



（圖二）屈宋賦 \longleftrightarrow 漢賦的三角接受鍊

以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作家雖然創作了文本，但文本只提供某種文學性與文學價值得以實現的「潛在可能性結構」；文本的文學性與文學價值得以實現，必須通過接受主體的創造性閱讀，方得以將文本的潛在可能性結構具體化，從而使「文本」成為「作品」。亦即作者創作出的文本，需經由接受主體的闡釋及創造性，以豐富、呈現其作品意義，同時接受主體也將由期待視野的更新與對文本的「空白」進行「補白」，使作品在共時或歷時的接受活動中，持續豐富其意義性。故在圖二的接受鍊中，「敘事性」、「虛構性」、「浪漫主義創作手法」的敘事藝術，成為此接受鍊中的傳承因子，而文本的變遷與再造，則隨時代視野、讀者個體視野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創新發揮。以下即就文本的變遷與再造之面向，舉例說明之。

就屈宋賦至漢賦的敘事發展來看，可發現它們在文本結構上都是透過一定篇幅、以虛實交雜的敘事性及詩化特質來表達，也可說是創作主體將主觀情志透過敘述外在客觀世界及虛構想像的超自然世界來完成「寫志」的目的。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⁵⁹ 李善注《文選》云：「賦以陳事，故曰體物。」⁶⁰ 故「賦」之「體物」，不僅在於羅列名物，亦在陳述事情。

「賦」在敘事表現上，主要可分兩類，一為「信而有徵」的紀實立場，如劉歆〈遂初賦〉、蔡邕〈述行賦〉、庾信〈哀江南賦〉等，這一類的賦，意在紀實敘事以遣懷，雖是文學，卻有補充歷史史料之意義，劉熙載《藝概·賦概》即云：「賦有以所紀之事實重者，如王無功『遊北山賦』，似不過寫其閒適曠達之意，然敘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為文獻之徵，乃賦中有關係處也。」⁶¹ 「文中子」乃王通，係王無功（王績）之兄，三十三歲病逝，門人弟子私謚為「文中子」。當賦家用紀實性敘事作賦，乃是繼承史家實錄精神，亦表示史傳與賦在紀實敘事上的關連性，故劉熙載稱此類型賦「足為文獻之徵」。必須留意的是這一類紀實性賦作，仍是秉持賦作注重詞采鋪陳的特色，故其文學性仍是凌駕在歷史性之上，行文中基於文學性考量，仍是有不少想像虛辭流貫其間。

另一類賦則為有意虛構人事物，意在透過虛實雜糅的敘事以寫志，例如屈原〈離騷〉、〈卜居〉、〈漁父〉等、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等、枚乘〈七發〉、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等，這一類的「賦」雖亦鋪陳敘事，但在文本中更進一步展現為虛擬人物、假設情事與人物對話等“類小說”的特色，顧炎武針對此點，即云：

古人賦多假設之詞，序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⁶²

引文中即說明賦多虛構假設之事，不必一一考證其是否符合現實，可見賦之虛構性，在古人看來是本有之特色，亦顯示賦家是有意為「假設之詞」，乃是「自覺地」發揮文學想像力。劉熙載即認為賦之妙處在於「假設」的虛構藝術之發揮：

⁵⁹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134。

⁶⁰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文選》（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418。

⁶¹ 劉熙載：《藝概·賦概》（台北市：金楓，1986年），頁141。

⁶² 顧炎武：《日知錄》（台北市：商務印書館，1956年），頁53。

賦以象物，按實肖像易，憑虛構象難。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

賦之妙用，莫過於「設」字訣，看古作家無中生有處可見。如設言值何時、處何地、遇何人之類，未易悉舉。⁶³

上述所謂「憑虛構象難」、「賦之妙用，莫過於『設』字訣」、「無中生有處」等，即表示賦的特色在於虛構人事物；且能「無中生有」表示賦家之虛構能力不凡，故為賦之「妙」。由此可知賦在虛構藝術的價值，在文學上是受到肯定的，而這即說明賦家是“自覺性地”運用虛構敘事的藝術手法。

賦家寓真實於虛構中，乃是創作者有意為之，這即顯示出文學的自覺性並非遲至魏晉時期方興。〈離騷〉以自傳筆法雜糅奇幻情節的藝術技巧，乃是屈原有意以虛構人物與情節作為強化文學感染力之手段。〈卜居〉、〈漁父〉以全知視角展現屈原與漁父的假設對話，在對話中呈現敘事，開創賦以人物對話來展開故事的結構模式。宋玉〈高唐賦〉、〈神女賦〉在屈賦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鞏固主客問答以敘事的賦體結構，並擴大問答規模，在人物問答中又有人物問答、故事之中又引出另一問答，再展開另一段敘事，使敘事規模一層一層地擴大。如此的假設人物對話以展開敘事的結構模式，在漢賦文本中，可見到問答結構典範傳承的接受性與創新性：從枚乘〈七發〉假托楚太子與吳客之問答，再至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假托子虛、烏有先生與亡是公對話，乃至班固〈兩都賦〉假托西都賓與東都主人對話、揚雄〈長楊賦〉假托翰林主人與子墨客卿對話、張衡〈兩京賦〉假托憑虛公子與安處先生對話等，一系列的漢大賦呈現出一致的藝術規律性，皆是透過假設人物對話以推動敘事情節之發展。漢大賦所形成的藝術規律性，意味著文學創作進入“自覺”的階段。在接受美學的視域下，文學的接受過程在創作主體進行藝術構思時就已產生，創作者進行創作時，會自然地考慮到讀者的「期待視野」，而在創作中不斷調整，以適應讀者的期待視野，故漢賦所形成的藝術規律性，亦是在接受過程中考慮到接受主體（尤其是君王）的視野所完成的，也就是說漢賦創作中的所形成的藝術規律性，是作家自覺地「由無中生有」，假設人物對話、鋪陳情事進展，以呈現符合讀者期待視野的文本。由另一角度來思考，這種藝術規律性，一方面體現時代集體視野投射在文本創作上的「接受交流」，一方面亦顯示

⁶³ 劉熙載：《藝概·賦概》（台北市：金楓，1986年），頁136-137。

假設問對、鋪采摛文、虛構敘事的藝術手法，徹底打破儒家務實的創作態度，使文學解放為「浪漫主義創作手法」的表現；這是自賦之創作起點開始，即已蘊含在文本中的「自覺的創作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有意虛構的寫賦手法，顯然與史傳敘事不同，而更趨近於小說的虛構性，故由此點來看，賦的虛構性敘事，應與小說脫離史傳母體邁向虛構性，有更直接的關係。

就賦的虛構性而言，日人清水茂即認為賦的人物、景物都帶有虛構的成分，可說是中國虛構文學的前驅者：

在中國戲劇、小說還沒發達以前，虛構文學是由辭賦擔任的。⁶⁴

故就小說的虛構敘事性特質而言，賦的敘事性、虛構性特色，應是為小說的萌生與發展作了前置準備，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魏晉小說之形成，尤其是催生了深具虛構敘事性的志怪小說的產生。

除了上文論述的漢大賦外，漢賦中篇幅較為短小的故事賦，其敘事、虛構的色彩仍十足，並不減損其敘事性。如揚雄〈逐貧賦〉與張衡〈骷髏賦〉，皆是以第三人稱說故事的方式，化作者之名為文本中的主角，並透過與一虛擬人物（抽象事物或鬼魂）展開對話，再藉由對話內容建構出敘事情節的發展始末。其敘事的寓言色彩濃厚，風格亦類於莊列寓言，乃是將所欲訴之理托之於故事中。這種化作者為文本中的主角，與另一虛構人物展開對話的結構模式，其實與〈卜居〉、〈漁父〉的敘事結構與篇幅大小雷同。故就文學的接受過程來看，〈逐貧賦〉、〈骷髏賦〉可說是漢賦作家對〈卜居〉、〈漁父〉的文本接受與再生產，這當中顯示接受主體對創作主體及文本的闡釋與再創造。

上述所言之賦，基本上都屬於文人賦，但漢賦中尚有在民間發展而成的俗賦，亦是敘事性、虛構性濃厚的賦，例如 1993 年在江蘇省東海縣尹灣村出土的〈神烏賦〉竹簡。

⁶⁴ (日)清水茂：〈辭賦的虛構〉（《清水茂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245。

據《尹灣漢墓簡牘》記載，〈神鳥賦〉作者不詳，與其同批出土的簡牘資料，大多為西漢成帝元延年間之物，故初步判定〈神鳥賦〉的寫成時代，應是在西漢成帝元延年間或之前。⁶⁵

〈神鳥賦〉全篇是以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來敘事，其故事主要是敘述神鳥的鸛鵒情深及透過神鳥的建材被盜、雌鳥與盜鳥兩造爭鬥、雌鳥負傷被捕、盜鳥反而逍遙法外等故事情節以反映社會公平正義的失衡與抨擊執法者的懦弱。敘事者以擬人化的敘事筆調，將雌鳥與盜鳥之間的爭執以「代言體」的方式呈現，透過鮮明的對話展示，及細膩的肢體動作的描寫（如沸然大怒、張目揚眉、搖翼申頸等），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為生動具體化。且透過雌鳥與盜鳥之間的對話，亦將情節的衝突與緊張性節節升高，使此賦洋溢濃厚的故事性。〈神鳥賦〉在敘事表現上，更偏於再現的藝術表達，可以說更貼近於虛構的小說藝術。故有學者認為俗賦具有民間、市井的特色，且又是講誦的，與小說起源於街談巷語相通，實可視為漢代的「類小說」。⁶⁶

〈神鳥賦〉的撰作時代為西漢，可見西漢時俗賦的敘事性早已具備一定的水平。萬光治先生便認為〈神鳥賦〉的敘事表現，有其時代意義，其敘事的成熟表現，似不應為一枝獨秀或空前絕後，也許在西漢時，已有不少敘事成熟的俗賦，只是遺佚或尚未出土得見：

〈神鳥賦〉作為純粹的敘事之作，不僅空前，而且絕後，確乎不可思議；依常理而言，如此成熟的敘事作品，在當時不應該絕無僅有。班固敘錄漢賦一千零四篇，今所存完整或不完整者，不過百篇左右，〈神鳥賦〉似不應一枝獨秀。⁶⁷

文學的後出轉精是發展上的正常現象，〈神鳥賦〉的敘事成熟，應不是偶一的現象，或許在當時，民間已有不少講述故事的俗賦，只是如今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另外，裘錫圭先生在敦煌馬圈灣漢簡中發現一段類似〈韓朋賦〉殘簡，此殘簡所述故事與《搜

⁶⁵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前言〉頁1、4及〈附錄·尹灣漢墓發掘報告〉頁166。

⁶⁶ 廖群：〈漢代俗賦與中國小說發生研究〉（《理論學刊》，2009年5月第5期，總第183期），頁116-120。

⁶⁷ 萬光治：〈尹灣漢簡《神鳥賦》研究〉（《辭賦文學論集》，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79。

神記》中的韓憑妻故事是同一故事，殘簡所記正是〈韓朋賦〉前半部，即不見於《搜神記》的那一部份。〈韓朋賦〉敘述韓憑夫妻的愛情悲劇故事，其虛構故事的方式與小說的虛構性相同，由此可知漢代俗賦在虛構敘事此一藝術手法上，亦已是有意為之。就時間而言，韓朋故事殘簡的抄寫時代，最晚應是在王莽新朝左右，也屬於西漢賦。由此更可說明西漢時期，民間已流傳講述故事的俗賦，表示西漢賦體在敘事創作上的發達。

綜上所述，無論是文士賦、俗賦，都體現了相當程度的敘事性、虛構性，呈現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這些對於魏晉小說的形成，應具備一定的催生與深化效果。

3. 從「空白」至「補白」的敘事接軌：

接受美學理論家伊瑟爾提出「文本召喚結構」，認為文本結構本就包含許多「不確定性」或「空白」，這是文本本自具有的結構。不過，文本結構中的「空白」、「不確定性」，恰恰是一種召喚接受主體去尋求缺失環節以連貫整體、參與文本意義建構的「無言邀請」，⁶⁸ 故在文本接受活動中，「空白」吸引、激發接受主體以創造性的理解力進行文本的「補白」，以滿足人類與生俱來追求整一性的需求。

在屈宋賦中，多有虛構神仙鬼怪的敘事，這些奇詭荒唐的人神同遊與神仙鬼怪描述，本是作者有意虛構的，顯示文學的自覺性已崛起。漢代承襲楚文化而來，充滿浪漫主義思維的文學表現，使賦作裡更不乏敘述神仙幽邈之事，如司馬相如〈大人賦〉，揚雄〈羽獵賦〉、〈河東賦〉、〈太玄賦〉，張衡〈羽獵賦〉、〈思玄賦〉等，皆可看見賦家對神祇鬼怪世界的鋪陳和渲染。東漢王符《潛夫論》抨擊漢賦好談虛無之事，即說明了漢賦中充斥虛構之事：

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⁶⁹

「好語虛無之事」、「競陳誣罔無然之事」雖是王符對當時賦家好為虛構無有之事

⁶⁸ (德) 沃爾夫岡·伊瑟爾 (Iser, Wolfgang) 〈文本與讀者的相互作用〉(收入張廷琛編：《接受理論》，成都市：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 51-52。

⁶⁹ (漢) 王符撰，(清) 汪繼培箋：《潛夫論箋》(台北縣：漢京文化出版，頂淵文化發行，2004年)，頁 55。

的批評，但「以求見異於世」、「以索見怪於世」二語不啻說明賦中這些虛構奇幻離奇之事，乃是作者出於自覺的寫作態度。在賦的創作中，賦家不停生發對虛無奇詭之事的描述，可說是接受主體對此類文本的「空白」持續進行「補白」的再創作與生產。

中國撰作這些虛構奇幻的敘事，當然並非始自於「賦」，而是在上古時期的神話傳說裡已有，但神話時期的初民，人文思想尚未發展，初民是深信大自然中種種神異現象而加以傳播為神話的。

漢代方術神仙之說雖盛，但人文思想已發達，漢賦家以神仙鬼怪之事入賦，則並非如初民之純然崇拜神祇而已，而是更有著一層考慮到接受主體的閱讀期待而有意為虛構之事的創作自覺性因素作用於其間，畢竟漢賦家創作時，難以不考慮到主要讀者（君王）的期待視野，故結合時代風尚與讀者的期待視野的考量，可說是自我定位為「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的漢賦家在創作時已預設的立場，亦即接受美學理論家伊瑟爾所謂的「暗隱的讀者」。⁷⁰

故那些奇詭幽謬的神話傳說，在賦家手中，成為創作上有意帶入的成分，以滿足接受主體的期待視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可以說是賦家在民間傳說文本上的「空白」處，進行「補白」的織造與再創作，例如宋玉〈高唐賦〉、〈神女賦〉對巫山神女的敘述，即是在民間故事上進行想像的「補白」再創造，其後的創作者亦在宋玉文本的基礎上，再進行敘事「空白」的「補白」。

再例如牛郎織女的故事傳說，既出現在《詩經·小雅·大東》中，⁷¹也出現在古詩十九首的〈迢迢牽牛星〉、班固的〈西都賦〉、⁷² 曹植的〈洛神賦〉，⁷³ 也出現在吳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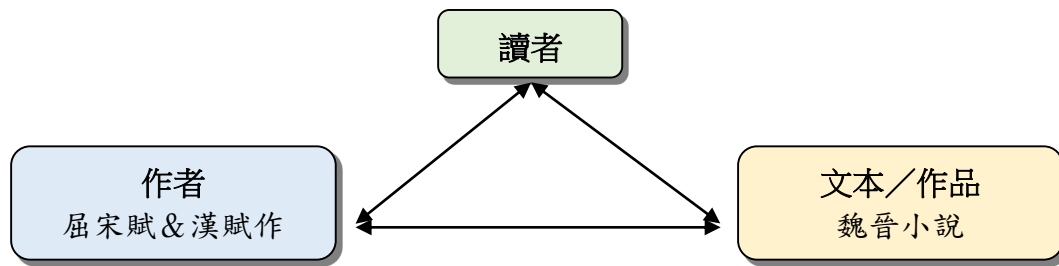
⁷⁰ （德）沃爾夫岡·伊瑟爾（Iser, Wolfgang）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暗隱的讀者包含著一部文學作品實現其效應所必須的一切規定。……暗隱的讀者的概念是一種本文結構，它期待著接受者的出現，但又不解釋他：暗隱的讀者預先結構了每一位接受者的角色……暗隱的讀者的概念設置了一個召喚反應的結構網，促使讀者去把握本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43-44。一般提及伊瑟爾此概念者，又稱之為「隱含的讀者」。

⁷¹ 《詩經·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

⁷² 班固〈西都賦〉：「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

⁷³ 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李善《增補六臣註文選》引《史記》：「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這裡已道出牽牛、織女為夫婦的傳說故事。

《續齊諧記》，⁷⁴ 一系列不同時期的文本，隨文學體裁的不同，在相同敘事主題上展現為或詳或略、或象徵或直敘等不同藝術技巧，更是說明了在接受美學的交流活動中，接受主體對文本的「空白」進行「補白」的活動，乃是「眾聲喧嘩」的。從賦至小說的接受交流，即如下圖所示，是創作端、文本、接受端共構交流的：



(圖三) 賦↔魏晉小說的三角接受交流鍊

陳君先生在〈張衡〈西京賦〉與〈思玄賦〉中的小說因素〉一文中，分析民間所流傳的「小說」和古書裡的「典故」在東漢時期大量帶進辭賦中，文中舉張衡〈西京賦〉與〈思玄賦〉為例，認為張衡賦中頻密引用小說故事成分，反映了民間文化因素對文人創作的滲透。⁷⁵

以接受美學來看，創作主體、接受主體及文本是三者共構的，在共構交流中，文學作品方得以產生。且所謂的接受主體，並非意指單一的讀者，而是共時及歷時性的讀者，故接受主體的視野，也可說是當代集體意識的視野，代表的是社會文化意識的投射，由此一角度來看，則文學作品的產生，無不是當代接受者意識型態與創作者、文本所共構交流而成的，所以張衡的〈西京賦〉、〈思玄賦〉記述許多在當時所流傳的故事傳說，尤其是玄怪的部分，若以作家進行創作時已預先織入「暗隱的讀者」於文本結構來看，正表示漢時普遍接受意識是好搜奇聞異的；而若以「文本的召喚結構」來看，賦中虛構敘事、搜奇誌異的筆法，亦是接受者在既有民間傳說文本的「空白」上進行創造性的「補白」，以豐富傳說本事。

綜上，漢代儒學的神學化、方術的流行，顯現時代的集體視野與關注，此應會加速賦家對神仙世界的想像與描繪，以使產出文本符合接受主體的期待視野，故反映在

⁷⁴ 《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⁷⁵ 陳君：〈張衡《西京賦》與《思玄賦》中的小說因素〉，《文學遺產》，2005年第5期，頁138-141。

文本中自是頗多對神仙世界的敘述。而這些因素，對於魏晉志怪小說的生成，應有其催生的意義存在。

接受美學認為文學的接受，是接受主體的「定向期待視野」與「創新期待視野」不停交融的過程，更明確地說，是創作主體的期待視野與文本的期待視野不停交融、生成、變化與發展的歷程。故從屈宋賦至漢賦的接受美學交流鍊中，我們可以看見「敘事」、「虛構」、「浪漫主義藝術手法」成為不同時空中的文本的共通元素，這是創作主體的視野與接受主體視野、公眾視野（時代意識）的重疊，因而成為「賦」的基本特質，具有典範傳承的意義性；就接受活動中，接受主體的創新性與自覺性而言，對於文本結構中本自存在的「不確定性」、「空白」進行「補白」，連接文本中斷裂的部分，使文本的潛在意義被彰顯並進行創新與再造，便具體地落實在賦家對相似主題或結構的再創作中，故假設人物對話以建構敘事進展，成為一系列賦作結構的模擬與套用，而虛構人物、情節的不同，則是接受主體對文本進行創新性的補白，並由接受主體轉化為創作主體，進行文本的再生產。

此外，賦的虛構敘事性雖是其特色，但就文體的屬性特質與制約性而言，賦屬於詩歌家族的成員之一，詩化敘事重視意象、詞采修辭，故在敘事表述上，必然難以盡如散文敘事的無拘自由，不僅需制約於文體的表述方式，也需考慮賦以敘事來抒情述志或勸誡的目的性。再加以賦中敘述神仙鬼怪之事有時並非賦的主述部分，而是為了以此襯彼而存在的部分，故這些虛構敘事的部分，並不全然能在賦體中得到發揮。以是之故，從賦的虛構敘事走向魏晉志怪，再走向傳奇小說，便是敘事體在文體的探索中，所自然探得的新路，也可說是敘事文學在發展中自然走向的趨勢。

小說是文備眾體的，是在許多前出文體上所發展而來的，但從志怪小說的特質來看，其在虛構敘事及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創作上，與「賦」所具有的虛構敘事、浪漫主義創作手法實有相互參照的關係。

小說形成過程中受到史傳文學的灌溉，是大多數學界的共識，但賦家在文本中創造了亦真亦幻的奇幻世界，乃是促使小說脫離史傳母體求真求實的特色，朝向自覺虛構的創作路向發展的催化劑。若就志怪小說搜奇好異的特質來看，賦家「好語虛無之事」，有意創作虛構敘事的作法，應是促進賦與志怪小說在「虛構敘事」與「書奇誌怪」上接軌的主因。

肆、結論

本文由「詩的敘事化」至「賦的敘事與虛構」再至「志怪小說」此一接受交流鍊，觀察賦與志怪小說於此交流鍊中的敘事接軌現象，綜合以上討論，總結為以下幾點看法，以作為研究結論：

一、賦與小說同為敘事文學：

賦本是詩之體製，賦之產生，主要是因為“情”、“事”紛雜奔至，詩歌的一般體製無法表現得淋漓酣暢時，便由“詩”轉而為“賦”以鋪敘之，故賦的特色便在於借敘事以逞情。凡以「敘事」為主要表現手法的文學作品，都是敘事文學，故以敘事鋪陳為主的「賦」，自亦屬敘事文學之一員。同屬於敘事文學的小說，其與賦之關係，自有一定的關連性存在。

二、賦是上承寓言傳說，下啟志怪小說的中介者：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肯定《莊子》、《列子》記載的那些神話傳說、奇聞異事是志怪小說的源頭。然從《莊子》至志怪小說，時代相隔久遠，二者間的中介者，尚有同樣體現浪漫主義奇幻敘事技巧的屈、宋賦；乃至緊接其後，以虛構的敘事情節形成一定敘事框架的漢賦。所以「賦」可說是二者間不可忽略的中介銜接者。

三、楚漢浪漫主義文化推動賦往鋪陳敘事、虛構奇幻路向發展：

漢代在社會文化的許多面向上，仍是沿襲了楚文化充滿了幻想、神話、巫術觀念等統合而成的深具象徵意涵的浪漫文化。無論在文學、藝術或思想文化上，兩漢可說是將「現世圖景和神話幻想同時並陳」的浪漫時代。以此之故，被譽為當代文學代表的「漢賦」，自亦是浸染並體現出那一時代的美學特質。從屈、宋賦所傳承下來的浪漫主義思維，及鋪陳敘事、虛構夸飾等特質，皆充分地被漢賦接受並進一步拓展。以接受學的角度來看，楚漢相承相續的浪漫主義美學思想，作用於漢賦的敘事表現上，應是促使漢賦朝向濃墨重彩、宏肆鋪陳、虛構奇幻路向前進的緣由。

四、虛構敘事及浪漫主義創作手法是賦的接受鍊之傳承因子：

以接受美學「作者 \longleftrightarrow 文本／作品 \longleftrightarrow 讀者」三位一體的交流歷程來看，從屈賦至宋玉賦至漢賦的發展歷程，可以看見文本敘事結構、藝術手法、創作精神在接受歷程中的傳承與創新，這是接受主體以既有的原初視野對文本進行理解、闡釋，在「視域交融」中更新「期待視野」，並對文本的「空白」進行「補白」的再創造歷程。在賦的接受鍊中，「敘事性」、「虛構性」、「浪漫主義創作手法」的敘事藝術，成為此接受鍊中的傳承因子，而文本的變遷與再造，則隨時代視野、讀者個體視野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創新發揮。

五、賦家自覺性地運用虛構敘事的藝術手法，更趨近於小說的虛構性：

「賦」在敘事表現上，主要可分兩類：一為信而有徵的紀實立場，一為假設人物對話虛擬情事者。紀實性賦作，其文學性仍是凌駕在歷史性之上，故行文中基於文學性考量，亦多有想像虛辭流貫其間。虛構性賦作則展現為虛擬人物、假設情事與人物對話等“類小說”的特色，充分發揮其虛構藝術之妙，亦說明賦家是“自覺性地”運用虛構敘事的藝術手法。這種有意虛構的寫賦手法，顯然與史傳敘事不同，而更趨近於小說的虛構性，故由此點來看，賦的虛構性敘事，應與小說脫離史傳母體邁向虛構性，實有更直接的關係。

六、從「空白」至「補白」的敘事接軌：

「好語虛無之事」、「競陳誣罔無然之事」是王符對漢賦家好為虛構無有之事的批評，這些批評放在志怪小說上，亦是相通的。在賦的創作中，賦家不停生發對虛無奇詭之事的描述，可說是接受主體對此類文本的「空白」持續進行「補白」的再創作與生產；同樣地，在民間傳說或奇聞軼事上生發意義的志怪文本，也是展現由「空白」至「補白」的接受歷程。賦與志怪，在同為敘事、同為虛構的本質中，乃是實踐著接受美學從「空白」至「補白」的歷程。

七、讀者的「期待視野」促進賦向虛構敘事發展：

從屈宋賦至漢賦，賦家總是喜好透過虛實交雜、寓真實於奇幻的筆法來創作，除了楚漢浪漫主義文化對此創作傾向有影響外，也是因為賦家創作文本時，已考慮到接

受主體的閱讀期待，而有意為虛構之事的創作自覺性因素。文士賦的主要讀者是君王，俗賦的主要讀者是大眾，讀者群基本上都是身處浪漫主義籠罩的楚漢時期，故對於奇詭幽謬的神話傳說是接受與喜好聽聞的。故創作時以時代風尚與讀者的「期待視野」為考量，可說是賦家在創作時已預設的立場，亦即文本中早已蘊含「暗隱的讀者」。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讀者的期待視野是促進賦向虛構敘事發展的催化劑；而賦的虛構敘事亦是小說成型中的催化劑。

八、賦的虛構敘事性促進小說文體的逐漸獨立：

賦的虛構敘事性雖是其特色，但就文體的屬性特質與制約性而言，賦的詩化敘事重視意象、詞采修辭，故在敘事表述上，必然難以盡如散文體敘事的自由。且賦中敘述奇詭虛無之事有時並非賦的主述部分，而是為了以此襯彼而存在的部分，故這些虛構敘事的部分，並不全然能在賦體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以是之故，從賦的虛構敘事走向魏晉志怪，再走向傳奇小說，便是敘事體在文體的探索中，所自然探得的新路，也可說是敘事文學在發展中自然走向的趨勢。

綜上，小說是文備眾體的文體，其誕生之初就受到各類文體的孕育，「賦」可說是其中一支源流。就賦的敘事藝術與特質來看，「賦」對「志怪小說」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虛構敘事及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示範性。以接受美學的視域來看，作家創作出的文本，必然在接受主體的視野下方能呈現作品的意義性，在接受歷程中，「文本召喚結構」也將召喚接受主體進行文本的「補白」，故在「賦」的發展中，我們可發現賦家在接受活動中，不停地深化對賦的「敘事」、「虛構」、「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傳承與創新，進而在文體的交流中，為志怪小說提供了故事內核與藝術手法。

在接受美學的視域下，文本的意義在接受主體的閱讀中得以實現其作品意義，賦與小說在文學藝術的生產與接受活動中，也完成了過去與現代的對話。

參考文獻

(古籍以時代排序，近人文獻依出版時間排序)

一、古籍專書

-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市：藝文，2005 年)。
- (漢)班固：《漢書》(台北市：藝文，2005 年)。
- (漢)王逸等：《楚辭注六種》(台北市：世界書局，1978 年)。
- (梁)吳均撰：《續齊諧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文選》(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83 年)。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台北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漢)王符撰，(清)汪繼培箋：《潛夫論箋》(台北縣：漢京文化出版，頂淵文化發行，2004 年)。
- (清)劉熙載：《藝概·賦概》(台北市：金楓，1986 年)。

二、近人專書

- 常任俠編：《漢代繪畫選集》(北京市：朝花美術出版社，1956 年)。
- 顧炎武：《日知錄》(台北市：商務印書館，1956 年)。
-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
- [日]吉川幸次郎著，劉向仁譯：《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概說》(台北市：明文書局，1983 年)。
-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 錢鍾書：《管雋篇》(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 [德]H·R·姚斯 & [美]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滕守堯審校：《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
- 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張廷琛編：《接受理論》，成都市：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 年)。
- 游國恩：《中國文學史》(台北市：五南書局出版，1990 年)。
-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
- 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高雄市：復文書局，1991 年)。

- 李澤厚：《美的歷程》（台北市：金楓出版社，1991年）。
- [波蘭]羅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著，陳燕谷，曉未譯：《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台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年。
- [美]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劉大杰：《校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市：華正書局，1991年）。
- 蔡源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意識流——剎那到永恆》（台北：雅典出版社，1991年）。
- [德]沃爾夫岡·伊瑟爾（Iser, Wolfgang）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The Act of Reading）（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 R. C. 赫魯伯（Robert C. Holub）著，董之林譯：《接受美學理論》（高雄市：駱駝出版社，1994年）。
-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 張松如：《中國詩歌史（先秦兩漢）》（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 張朝暉，徐琛：《中國繪畫史》（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年）。
- 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上冊（台北市：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1997年）。
-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 萬光治：〈尹灣漢簡《神烏賦》研究〉（《辭賦文學論集》，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 蔡守湘主編：《中國浪漫主義文學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年）。
-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年）。
- [日]清水茂：〈辭賦的虛構〉（《清水茂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安徽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 王晴慧：《從賦的文體定位論中國敘事詩的形成與發展》（台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

三、期刊論文

王齊洲：〈中國小說起源探跡〉，《文學遺產》，1985 年第一期，頁 12-23。

[日]竹田晃，〈以中國小說史的眼光讀漢賦〉，《文學遺產》，1995 年第 4 期，頁 14-20。

李劍國：〈小說的起源與小說獨立文體的形成〉，《錦州師範學院學報》，2001 年 7 月第 23 卷第 3 期，頁 1-12。

龐金殿：〈中國小說起源說概論〉，《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24 卷第 3 期，頁 44-47。

馮汝常：〈關於中國古代小說起源的再思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 3 月，第 35 卷第 2 期，頁 90-94。

葉崗：〈中國小說史的起點問題——小說發生期研究舉要〉，《文學遺產》，2004 年第 4 期，頁 144-147。

陳君：〈張衡《西京賦》與《思玄賦》中的小說因素〉，《文學遺產》，2005 年第 5 期，頁 138-141。

張同勝：〈關於中國小說起源的思考〉，《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22 卷第 6 期，頁 15-19 頁。

陳松青：〈論漢賦的小說化敘事〉，《天中學刊》，2007 年 2 月第 22 卷第 1 期，頁 57-61。

傅修延：〈賦與中國敘事的演進〉，《江西社會科學》，2007 年第 9 期，頁 26-38。

程毅中：〈敘事賦與中國小說的發展〉，《中國文化》，2007 年第 24 期，頁 37-42。

王連儒，白青：〈志怪小說與詩賦〉，《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6 期，頁 93-97。

廖群：〈漢代俗賦與中國小說發生研究〉（《理論學刊》，2009 年 5 月第 5 期，總第 183 期），頁 116-120。

王楠：〈近五年賦體文學與小說關係研究述評〉，《河北科技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 12 月第 12 卷第 4 期，頁 47-50。

周興泰：〈古代辭賦與中國敘事傳統〉，《中國比較文學》，2014 年第 4 期（總第 97 期），頁 44-61。

王晴慧：〈敘事以抒其情——論離騷的抒情式敘事〉，《靜宜人文社會學報》，2014 年 1 月，第 8 卷第 1 期，頁 373-407。

研究論文

中輟生的生活地方與地方感之探究^{*}

張雄盛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黃肇新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

* 收稿日期：2019 年 04 月 05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06 月 09 日。

* 本文初稿曾於臺灣學校社會工作協會舉辦「2014 年臺灣學校社會工作學術與實務研討會」發表，9 月 20 日，臺灣大學；及 2017 年 6 月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社會福利專題」課程中報告，在此一併感謝回應人、與會師長、研究所同學及博士班論文指導委員會兩位匿名審查師長之建議。本文通訊作者為張雄盛：Email: philipc172@gmail.com

中文摘要

國家社會透過兒童保護及教育相關法規對兒童及少年的生活空間做出規範，在規範之外的地方經常被視為是危險之場所。本文藉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地方及地方感之概念，探究中輟生的生活地方，包括：網咖、撞球場、釣蝦場、唱 KTV 及宮廟神壇等日常消費或群聚的地方。研究共訪談 8 位中輟復學的中輟生，試圖從較不被認可的生活空間中理解其境況，並希冀能找到可以使中輟生復學之一些要素。

本研究發現國家對地方的尺度限制家長及學校教育輔導人員對中輟生生活地方的想像。中輟生的地方感是一個隨著時間發展之動態的、持續變動的過程，並形成一個互相關連的整體。本研究建議肯認中輟生的校外生活經驗，並在此肯認基礎下提供家庭親職服務，教導中輟生家長親子溝通技巧以改善親子關係。根據對中輟生地方感的認識，本研究亦建議規劃彈性化社區學習課程或技職專班，提高中輟生學習動機，為中輟生畢業後求職做準備。

關鍵字：中輟生、人文主義地理學、地方感、空間

A study on dropout students' living place and sence of place

Hsiung-Sheng Chang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ao-Hsing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ilosophy,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limit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iving space through child protective and education-related regulations, and places outside the norm are often considered as dangerous. This article uses the concepts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to explore dropouts' living and recreational places, which including Internet café, billiard room, shrimp fishing pond, go to karaoke, Taoist altar, etc. This study were interviewed eight junior high school dropout students who returned from outside the school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ir living situation from a unrecognized living space, and hope to find some elements that can make dropout students return to school.

The study found that parents and school education counselors' imagination on the dropout students living places are constrained with narrow scales in states' frames. The dropout students' sense of place is a dynamic and continuous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ver time, and forms an interrelated whol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off-campus life experience of dropout students, and provide family parenting services on this basis, and teach parents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impro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opout students' sense of place,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to plan flexible community learning courses or technical training course to improve the motivation of dropout students, and prepare for job hunting after they graduated.

Keywords: Dropout Students, Humanistic Geography, Sense of Place, Space

第一章 緒論

一、前言：中輟生群聚的地方是不安全的地方？

研究者¹曾於 T 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下簡稱：輔諮中心)擔任學校社工師一職，主要的工作為輔導中輟生返校復學。根據《憲法》第 21 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國民教育法》第 2 條規定「凡 6 歲至 15 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並以強迫入學條例嚴格規範之。因此，我國 6 歲至 15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都應接受國民義務教育。未依規定入學者，則依據《強迫入學條例》輔導其復學。而且，根據《強迫入學條例》第 9 條：「凡應入學而未入學、已入學而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之適齡國民，學校應報請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派員作家庭訪問，勸告入學、復學」；第 8-1 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達 3 天以上，或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者，應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輔導其復學」。意即國中小學生，只要無故 3 天未到學校上課，學校就會安排專輔教師，或轉介各縣市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輔導復學。若學生仍持續未到學校達 7 天以上，則會報請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派員作家庭訪問，勸告入學、復學，並予以書面警告，並限期入學；如未遵限入學，得繼續處罰至入學為止。

中輟生未到校期間，除了在家休憩外，也經常流連網咖、撞球館、KTV、複合式電子遊樂場等不良場所，或是宮廟、神壇這類龍蛇混雜的地方，學校老師或輔導相關人員常要進入這些地方尋找中輟生辦理復學。筆者在工作期間，曾擔任大學實習生督導，執行中輟生「社區安全地圖」方案。方案內容主要是將中輟生經常聚集的場所或地點，分別予以評分及標示，期待能掌握中輟生經常聚集之處，增加中輟生校外協尋的效能。而在擬訂「社區安全地圖」地點評分指標的過程中，宮廟或神壇等場所，較符合普遍的認知，均被列為「非常不安全」之地點；但是，對一般人而言，如：麥當勞、夜市或社區公園等消費或活動場所，竟被評定為「略不安全」；或是相同性質的店家，如：麥當勞、社區公園、網咖等，兩組實習生分別評出來的分數有一些落差。由於對地點的評分標準一直存有歧異，使得「社區安全地圖」方案中，關於建立地點評

¹ 研究者曾任 T 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學校社工師／督導，「社區安全地圖」方案為研究者中途接續之前工作者的方案，督導 CJ 大學及 CN 科技大學兩所社工系學生執行之方案。

分指標之客觀性一直存有不同的聲音。同時，國內的一些針對國中青少年的研究指出，那些被社會大眾視為是危險、龍蛇雜處的宮廟或神壇，卻經常被中輟生為是「家」，而每天要回去的家，卻像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而已(康萃婷，2002：4)。

對於上述宮廟、神壇的及娛樂休閒場所等地方的看法，老師、家長、社工師、警察、里長及社會大眾等，卻跟國中生的看法南轅北轍。一般來講，家庭和學校被家長跟老師認為是學習及照顧、保護學生的地方，而宮廟、神壇是龍蛇混雜的地方；但中輟生眼中，家庭跟學校卻是他們想要逃離的地方，而宮廟、神壇卻是中輟生眼中的「家」。到底「地方」(place)的本質是甚麼？其次，中輟生與這些所謂的「不良場所」的關聯性是什麼？是不良場所會危害中輟生的身心健康？亦或是這些地方因“素行不良”的中輟生經常聚集而變的不安全？最後，宮廟、神壇、網咖、撞球館、複合式電子遊樂場等地方，是學校經常三令五申要求學生盡量避免出入的不良場所，但為何中輟生們仍會繼續到這些地方活動？這些都引發研究者的好奇。

二、青少年及中輟生生活地方之研究

國內中輟生相關研究，多是從中輟成因預測面向去探究學生中輟生問題(林杏足等，2006；許舜賢，2015；劉佩雲，1995；簡里娟，2009；嚴學復、黃靜怡，2007)；或由犯罪預防之觀點介入，以建構完整的輔導與中介教育方案(周憐嫻，2000；鄭崇鈺，2002；許春金，2006)；還有一些研究是從學生的生活經驗角度探討，去探索中輟生參與校外家將團生活經驗之研究(康萃婷，2002；黃福坤，2006；吳宜燕，2010)。近年來，開始有學者從空間的視角理解中輟現象及中輟生的生活，將中輟生的活動範圍標示出來，並解釋其集聚的原因，再現中輟生的生活世界(章勝傑，2008)。顯示從中輟生的視角去理解其生活地方也開始受到重視，惟相關研究仍不多，故章勝傑(2008：16)呼籲：「我們對於台灣的中輟生及其生活脈絡的理解還相當有限，值得更多人投入這方面的研究」。

近年來從生活地方及空間的觀點探究兒童及青少年生活，開始漸漸受到關注(Grover et al., 2015; Henderson & King, 1999; Ralphs et al., 2009; Robinson, 2009)國內許多教育或中輟生相關研究，有時會涉及學校空間或校外生活地方的概念(吳宜燕，2010；吳武典，1997；李慧娟，2012；康萃婷，2002；黃福坤，2006；劉宏信，2007；劉國

兆，2009)，但中輟生的生活地方及地方感大多不會是這些研究的核心。因此，本文希冀能從中輟生的視角及「地方」(place)及「空間」(space)理論脈絡，重新認識中輟生的生活範域，探究其對家庭、學校、社區跟娛樂休閒生活的看法與感受，找出中輟生喜歡逗留在這些地方或場所的原因，並協助中輟復學生能穩定就學，避免中輟再次發生。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地方」(place)跟「空間」(space)一直是傳統地理學許多的研究主題之一(Peets, 2005: 1)。至 1970 年代計量革命受到反彈的同時，西方人文地理界也相繼受到心理學、結構主義及人文主義的影響，而出現行為主義地理、馬克思主義地理、人文主義地理等學派，改變為對人與社會、人與環境，及人與地點或地方關係的詮釋(馬潤潮，2014: 343、345)。下面將從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觀點說明「地方」與「空間」之演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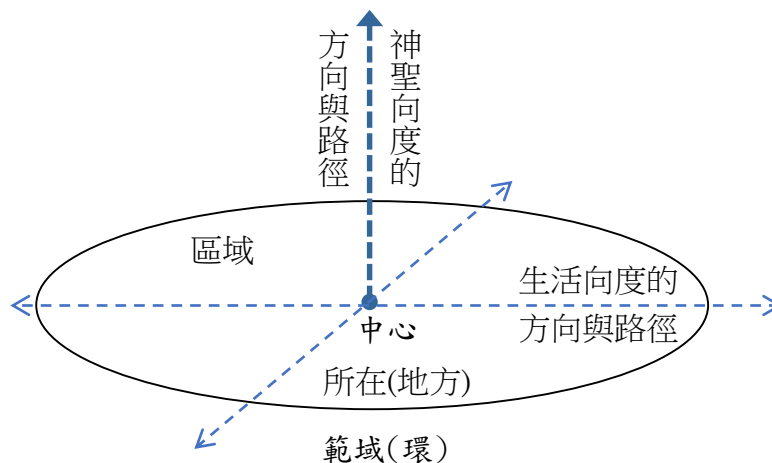
一、「地方」²與「地方感」(sense of place)

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重點是人和他們的條件，解釋人的經驗、澄清概念、符號和願望的含義，以及一個位置和一個物理環境，可以提出可以增強地方感的方法(Tuan, 1976)。「環境」不僅僅是一種「東西」，而是被人類感知賦予了形狀、聚合性與含意的整體(廖本全、李承嘉，2004: 87)。人文主義地理學觀看環境，看到了地方，地方被重新定義為意義中心，或人類情感依附的焦點，而不僅是空間中的物理地點。認為地方是生活經驗的核心，認為地方是指人們發現自己、生活、產生經驗、詮釋、理解和找到意義的一連串地方，研究專有的「人性」面向，如意義、價值、目標和意圖(Peet, 2005: 54、76)。人類經驗開始進地方，並與地方產生連結，產生某種強烈關係。如同 Relph(1976: 34)所說：「人就是他們的地方，而一個地方就是人」，地方是公共的，讓人在其中創造共同的經驗與認識，及參與共同的符號與意義。

「地方」不僅僅是一個客體，它被每一位個體視為一個意義、意向或感覺價值的中心；一個動人的，有感情附著的焦點；一個令人感覺到充滿意義的地方(Cresswell,

² 「place」一辭有許多種不同的譯法，如：季鐵男(1992)所編的《建築現象學導論》中有些學者將place翻譯為「場所」，跟王志弘、徐苔玲(2006)將place翻譯為「地方」，陳志梧(2002)譯為「地點」，曾旭正(2010)譯為「所在」。曾旭正認為「所在」是比較適切的中譯，能真切表達人在place中的在世存有(being)之意義。研究者也同意「所在」的譯法也較符合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精神，但place自1990年代翻譯為「地方」後，已普遍被流通使用，考量用詞的一致性與閱讀者的理解，研究者在本文仍舊將place中譯為「地方」。

2008: 134; Pred, 2002: 87)。這種地方感是人類特有的，需要與環境的緊密聯繫和長時間的聯結(Tuan, 1979)。「地方感」的概念主要是援引自 Heidegger 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認為人類是鑲嵌於世界之中，傾向透過物質客體來思考或行動，也不可避免的融入地理世界中，地方是我們操煩(care)世界的核心(Crang, 2003: 108)。廖本全、李承嘉(2004: 94)認為人文主義地理學由存在現象學主義所強調的「主體性空間」所建構而成的空間主體，即是「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存在空間由主體人的自我中心為空間的中心向外擴散，在此擴展過程中，「主體人」不斷地投射賦予層層空間意義和價值。又「所在」(地方)的配置與聯繫，產生決定世界架構的「方向」，並且依「方向」而選擇、創造垂直的「神聖向度」和水平的「生活向度」的路徑。因之，主體人之活動與意義網絡得以展布於路徑所分割的「區域」(area)或「範域」³(domain)之中。Norberg-Schulz(1994: 24；廖本全、李承嘉，2004: 97)認為「存在空間」的基本圖式包括地方、路徑及範域等構成要素。即是基於「中心及所在(地方)」、「方向及路徑」、「區域及範域」此三種關係所建立（如下圖一）。因此，在理解中輟生的生活範域或空間時，應包括中輟生在從學校及校外的遊樂地方、宗教(宮廟神壇)或男朋友家等，這些地方的生活內容及事情，從中輟生的角度去看他們如何經過活動在這些地方累積屬於自己的感受、認同或是歸屬感，才能理解其於不同生活場地轉換之意涵。



圖一、存在空間的基本圖式

資料來源：廖本全、李承嘉(2004: 97)，作者轉繪。

³ 「範域」(domain)可有多種不同的界定。有時如強烈的自然界特徵所劃清，如海岸線、河嶽等；有時會由超出區域外的人類活動所界定，如農業或住所等；社會情況也可能學定範域的特性，如城市的東端或西端；就大尺度而言，連天氣也產生顯著的範域。人類的範域意象被物理、機能、社會及文化因素所影響(Norberg-Schulz, 1994: 24)。

二、「空間」與「存在空間」

在人文地理學裡，有時候會以「空間」(space)和「地景」(landscape)這兩個詞來代替思考「地方」。地理學家對「空間」的理解是比「地方」更抽象的概念(Tuan, 1979)。空間不僅僅是一種複雜多變的視角或感受，也是生物生活的條件。對於人類而言，空間是一種心理需要，是一種社會特權，甚至是一種精神屬性(Tuan, 2017: 46)。空間有別於地方，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是「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座標。但是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Cresswell, 2006a: 16、19)。即 Horodniceanu(2014)所說「關係(認知)空間」，其意義在於空間和地方是我們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的部份內在，根據人們的價值觀、感覺、信仰，和對地點、地區和地區的看法的性質和程度來定義和衡量。

Norberg-Schulz(1994: 18)認為在自然情況的知覺中，人類的空間性是「自我中心的」。如兒童的世界是「自我中心的」。兒童逐漸成長後，個體的活動就開始分化及累積，向外擴散，而且新的中心取代了剛開始的「家」。這些新的活動中心都是「活動的地方」，如：產生特殊活動的地方、或是社交活動的地方，像親友的家就是。這些地方都有其範圍，人類依其特殊的目的而創造。已知地方的有限尺度自然的伴隨了中心化的集中形式，其基本形狀就是一個圓形。同時，地方暗示了內部及外部，「存在空間」通常包括了許多地方。因此，地方是被置於更大的範疇中，不能單獨的去了解它。如果說水平方向代表了人類具體的活動世界，垂直性就代表超越現實。垂直常被認為是空間的神聖向度，代表通到可能較日常生活更高或更低的真實途徑。因此人類生存空間最簡單的模型，就是由一垂直所貫穿的水平面。

三、兒童及青少年學生的生活範域之建構

童年被認為是一個神聖的時間和地點，需要得到庇護、組織和監督(Finn, 2013)。因此，兒童和青少年的生活空間，通常依隨著各種制度變化。如：英國(1833年)跟德國(1842年)禁止童工進入工廠工作，將兒童從工廠中隔離(Leisering, 2003)，兒童、青少年須回到學校接受義務教育(Levy & Bühlmann, 2016)。隨著西方社會環境的變化，同時兒童和青少年在強調環境中可能面臨的威脅和危險，以保護的需要而被受到監視社會管理，導致兒童和青少年探索日常生活環境的機會受到限制，可用空間縮小，自由流動

性減少，使學生跟自己的環境疏離(Tani and Surma-aho, 2012; Robinson, 2009)。因此，兒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場域及其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探究。

當代童年社會研究認為童年是社會文化建構，學生產生有關自己經驗的有效數據之社會媒介(Finn et al., 2013 ; Williams & Rogers, 2016)。學生被認為是不發達的人，不合資格以擁有某些權利，不能做出影響自己生活的決定。兒童作為成人教育、保護和照顧的被動接受者，被塑造和社會化的對象，作為其家庭的財產，以及不完整的人的不完全生命。學齡和非工作年齡的定義是童年制度化的第一個明確形式，類似於「合法」和「非法」兒童之法律定義，兒童的年齡等級定義了「適當」和「離經叛道」(deviant)的童年、兒童的父母的權力，以及兒童之間的義務和界限(Leira & Saraceno, 2008)。以台灣為例，政府透過《國民教育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法律制定的政治過程，在維護兒童及少年的受教權，避免兒童及少年強迫勞動或遭受性虐待的同時，干預兒童及少年之生活空間和行為；同時，規範家庭或父母的責任，規定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必須受到父母親的監護，家庭被視為是能提供兒童或青少年安全、支持、滋養、保護的地方／空間。因此，童年做為一個社會範疇，會隨的時間和地方而變。在西方世界，童年是與家庭有關的生命階段，而家庭被建構為一個安全空間，於成年後才能離開(Cresswell, 2006b: 305)。

同時，6-15 歲兒童或青少年的每日生活地方，也受到《憲法》、《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例》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法規之規範，包括白天至國中小學校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下午放學後去安親班或補習，晚上再回家休息睡覺。因此，兒童或青少年的生活空間被限定在「家庭」跟「學校」兩地，需等到兒童或青少年滿 15 歲國中畢業離校，或滿 18 歲被視為成人，才被允許能擁有較多的自主行動空間。若兒童或青少年未依規定到學校上課，逃學或逃家，就會被貼上「中輟生」的標籤。因其是「不安於位」(out of place)(Cresswell, 2006b: 304)。再者，我們都知道被「安頓在位置上」(put in one's place)的意思，實際地、在社會(地位)上地挑戰這個地方，有時候是挑戰社會秩序的基礎(Harvey, 1990:419)。當學生不在規範的時間出現在特定的地點或位置時，如：《強迫入學條例》規定未有理由離開學校連續超過 3 天被視為「中輟生」；或《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學生全學期累計達 7 日以上

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者，被稱之為「長期缺課」。離開學校的中輟生是挑戰社會秩序的基礎，需要被矯正、被輔導復學，因此開始有《學生輔導法》、《強迫入學條例》、《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等，迫使中輟生回到位置上。

同時，法規或條例不僅將孩子安置在某個位置上，同時也將家長置於監護者(人)的角色。國家透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及《強迫入學條例》等法規，規定兒童及少年之父母親應負教養與保護之責任，督促子女或受監護人入學之義務，避免涉足不良場所，並配合學校實施家庭教育。若父母或監護人未能善盡職責，國家也透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強迫入學條例》等法規之規範，執行書面警告、罰鍰或親職教育輔導相關罰責，要求家長或監護人執行親權。誠如同 Harvey(1990:419)所說：我們指示小孩「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時間、一個地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都知道到自己的位置在那裡(至於我們在這個位置是否舒服，是另一回事)。

同樣的規範，不只作用在人身上，也作用在「地方」，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T 市資訊休閒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網咖等休閒娛樂場所也被規範不該在上課時間或夜間容留未滿 15-18 歲之學生。時間跟地點結合在一起，劃分可進入跟不可進入的時間，同時也界定了學生待在這些地方的合法與非法時間。

時間在這裡有兩種意涵，第一種是社會制度的時間跟地點結合，如《國民教育法》規範了年齡與地點的關係，如 6-15 歲的國中生的地點規範是到「學校」上課，未滿 18 歲的兒童青少年被認定應該是受保護的，因此其行動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其生活空間主要是家與學校，在不適合的時間離開家與學校，均是不被允許的。第二種是日常生活的時間跟地點的結合。國小、國中學童被規範週一至週五早上 8 點到下午 16 點要去學校上課，學生被期待每天留在學校、坐在教室，因為學校跟家庭對兒童或青少年是安全的地方(空間)，是被規範好的地方，安頓在位置上是必要的。

最後，Relph(1976:47)認為「地方」包括了三種要素：物理設置(如：建築物、物理實體)、活動(如：移動、運送、生產、消費等)和意義(根據物理設置、物體和活動，通過人們對該地方的經驗和意圖創造的個人和群體意義)。如：學生在學校、休閒娛樂場所、宮廟神壇、在朋友家等，從事讀書、同學人際互動、唱歌、網路遊戲、休閒娛樂、

練陣、出陣活動、聊天等行為，建立群體關係跟個人與地方的意義感。因此，本文藉 Relph 的地方三要素，去探究中輟生生活場域，及在各地方的活動內容，並探索中輟生對這些地方所產生的意義感。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前先行擬定訪談大綱，訪談大綱由研究者與同事 HUD⁴共同討論擬定，涵蓋學校、家庭、社區三個研究主題有關聯之問題。再以訪談大綱為導引，依據研究對象的反應而彈性地調整訪談問題的順序與內容，並於訪談過程中延伸中輟生對不同地點的觀感，以探究其行為背後之動機。訪談結束後，將錄音檔謄錄為逐字稿，以利資料編碼及分析。資料分析則是採現象學「整體—部份—整體」概念性循環架構，依收集文本整理乘逐字稿，閱讀文本資料，將文本資料依個別主題分別描述，重新組織並淬煉共同主題，統整並陳述研究發現的本質結論等五個步驟，作為現象學分析的程序(高淑清，2000：113)，以了解中輟生在其生活範域的內容及感受。在編碼代號的部份，受訪中輟生分別採用英文字母編號 A、B、C...H 代表之，而英文字母後數字為受訪中輟生之訪談內容序號，如：A001。有時受訪中輟生的回答較精簡短淺，文本呈現的方式需要組合多個詞句才能較完整表達受訪中輟生的意思，如：E271-77。

二、訪談對象

本次研究對象選定採「立意取樣」，篩選曾經中輟，逃學逃家期間曾接觸過宮廟或神壇之中輟生，經專輔人員或學校老師輔導後復學的中輟生。本文受訪中輟生為曾經「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達三天以上，被學校通報之中途輟學學生」，此定義包含應入學而未入學或已入學而中途輟學，但不包括長期缺課者(指全學期累計達七日以上，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者)及排除因殘障、疾病、發育不良、性格或行為異常，達到不能入學之程度之國民。

且考量研究者跟 HUD 均具有「學校社工師」的身份，為避免工作角色影響到受訪中輟生自我袒露跟訪談內容，將工作者身份的影響降到最低，故選定即將於 102 學

⁴ 研究者同事，曾任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學校社工師。

年度(2014 年 6 月)畢業之國三中輟生，或已結案之中輟生。同時，國三的中輟生到畢業前夕師生關係尚可，復學穩定度較一、二年級復學之中輟生高，國三的中輟生受訪意願較高，比較願意自我坦露，也較能清楚表達內心的想法。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主要設定 T 市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服務之已復學的中輟生為主。個案來源主要是由中心學校社工師(5 名)或學校專輔教師(5 名)推薦已復學的中輟生。約訪分成兩波，第一次於 102 學年度(2014 年)下學期 5 月至 6 月，安排受訪中輟生共有 8 位，其中 1 位中輟生同意受訪但不同意錄音，本文也未引用該中輟生之受訪內容。為增加訪談內容之豐富性，研究者於 103 年學年度(2015 年)4 月至 6 月期間，再請學校協助推薦符合條件之已復學中輟生共 2 位。其中 1 位中輟生受訪至一半表示不想再繼續訪談而退出，研究者尊重受訪中輟生之意願，並於該中輟生面前將錄音檔刪除。兩次實際完成錄音訪談之研究對象共 8 位(受訪中輟生代號分別為 A 生~H 生)，其中 4 位是男生、4 位是女生(如下表一)。同時，為避免不同的研究者訪談導致的訪談內容的差異，故研究訪談一開始擬採共同訪談之方式。但後來因工作排不出空檔及 HUD 同事於 2014 年 6 月離職，故僅 1 位中輟生採共同約訪(F 生)，HUD 社工師訪談 3 位中輟生(B 生、C 生、D 生)，研究者訪談另外 4 位中輟生(A 生、E 生、G 生、H 生)。

表一：受訪中輟生資料簡介表

代號	性別	行政區	中輟時間	家庭及居住狀況	訪談日期／訪談者
A	女	AN 區	國二下	雙親家庭、與父母同住 (假日跟男友同住)	20140612／張雄盛
B	女	UK 區	國一下	雙親家庭、與父母同住	20140612／HUD
C	女	UK 區	國一上	雙親家庭、與父母同住	20140609／HUD
D	女	UK 區	國二上	單親家庭(父)、跟父親、哥哥和奶奶同住	20140610／HUD
E	男	AN 區	國二上	單親家庭(母)、與母親同住(照顧父親)	20140619／HUD
F	男	UK 區	國一	單親家庭(父)、與父親同住	20140612／張雄盛、HUD
G	男	BD 區	國一	雙親家庭、與父母同住	20140626／張雄盛
H	男	GZ 區	國一	單親家庭(父)、父入獄，住同學阿姨家	20150423／張雄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研究倫理方面，在中輟生受訪前，研究者會請主責社工師或學校老師先轉交家長同意書，且會再三確認受訪中輟生是否同意受訪。若受訪前發現家長欄未簽名者，即使受訪中輟生表示不在意，研究者仍會在訪談前打電話親自向家長說明並徵得同意後，才開始進行訪談。研究者的訪談地點主要是選在各學校輔導室的會談室，F 生表示不想在學校進行訪談，故研究者選在學校附近某速食店的二樓角落，由於二樓上午是未開放，較沒有第三者(客人)經過，避免訪談過程受到干擾，也可保護中輟生的隱私。在訪談過程中，若發現受訪中輟生對於訪談問題有所顧忌或疑惑，研究者會再向受訪中輟生說明匿名、保密原則跟資料使用範圍。若受訪中輟生表示不同意錄音或不想再繼續接受訪談，研究者亦會尊重受訪中輟生的意願，並在案主面前將錄音檔刪除。

第四章 綜合分析與討論

一、中輟生學校生活圖象與師生互動

(一) 像「監獄」的學校

受訪中輟生均是上國中後才開始中輟，提到上國中後的學校生活及師生關係，這群受訪中輟生大多有被老師唸、管教、記點或記警告的經驗。

「也沒甚麼管教，就直接記缺點或警告。」(B004)

「國一就槽槽念(台語)，一直唸一直唸一直講一直講...。(研究者：會打嗎？)不會打，會講，會罵...有時候會罵。」(F008)

「就是，上課，翹腳，他也要管，然後沒寫(作業)他也要管」(H046)

老師的管教模式不是一直都是高壓或嚴厲的，師生關係也不總是緊張的，常會隨著年級升高或是更換導師，老師的管教方式變得較輕鬆，讓師生關係漸入佳境，也會跟老師開玩笑，讓中輟生對學校稍微改觀。

「就是唸而已啊~。他對我們很好，然後管教的話就是唸而已啦。」「我很喜歡這個老師，雖然會唸，但(我知道)唸是為我們好(台語)。因為我唸完後會跟他開玩笑。」(D006~07)

「覺得以前他們管很嚴，當快到畢業，就覺得老師人蠻好的。」(E005)

跟研究者工作時輔導的大多數中輟生一樣，這群受訪中輟生功課普遍也都不太好，課程聽不懂，對上課沒興趣，多數時間只是坐在位子發呆放空或睡覺。

「妳要撐著上課。想睡覺不能睡。(對課程)沒有興趣。完全聽不懂」(A074~78)

「阿我也沒什麼在聽，所以我也不太知道他上課方式是怎樣，因為我在睡覺。(哈哈)」(D008)

「不喜歡(上課)。因為很無聊，都要坐在那邊，因為坐不住。」(F001)

「因為太無聊。上課的內容。因為，讀不下去。不想讀。沒有興趣。」(H029~33)

這樣無聊、無趣的學校生活，很難不讓這些中輟生想離校，或是復學後再中輟。同時，也不難理解，當這群受訪中輟生描述對學校的印象時，才會說覺得學校很不自由、像監獄一樣。

「我覺得...被綁住。就很不自由啊！」(C037)

「就是不想面對這些啊！真的之前來學校，真的壓力很大。就感覺很像監獄，就想要爬出去。不過現在就還好啊！(研究者：因為要畢業啊！？)對啊！快要脫離了。我終於離我的監獄...，要出獄了！時間越來越快了。」(D047~49)

「出去就不用坐在一個像監獄一樣，上課期間坐在那邊，不能動。」(H127)

學校是監獄的說法，正好呼應 Foucault(1976)認為學校是以規訓為目的之社會監獄系統的一部份。若中輟生復學後仍跟不上學校課業進度，或是上一些有趣的課程，能引發其學習動機，中輟生返校入班後仍只是坐在那邊不能動，那復學對中輟生而言，無異於繼續服完三年有期徒刑(陳柏璋，1991：189)。

(二) 返校的掙扎

中輟生離校後，在家長跟老師的努力下，多數會返回學校，但有些中輟生返校不久後又會離校，斷斷續續的中輟。經詢問其原因，有些中輟生回答係因為跟班上同學關係不緊密，或中輟離開學校太久，同儕關係漸漸疏離，跟班上同學生活跟話題格格不入，復學後覺得怪怪的，故又再度離校中輟。

「因為太多天了啊！妳會覺得來(學校)很奇怪。我那時候好像翹一個禮拜吧，然後就會想說下禮拜一來的時候會不會很奇怪？然後我想說算了，就繼續翹(課)。也不叫翹(課)，就是直接沒有來了」(B033)

「我同學關係也沒有很好啊！他們其實看到我也不會打招呼！也不會~，就.....。對啊！就可能就看一下你。喔！就這樣啊！可能是跟他們脫離太久。」(D028~29)

「對。就覺得怪怪的。然後，每次跟其它班講話，看到我們班就會覺得怪怪的。他們就會覺得說：『你是那一班的啊！？』」(E112)

地方感是人類特有的，需要與環境的緊密聯繫和長時間的聯結(Tuan,1979)地方對個體而言具有多重意義，在此場域中，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保有「我汝關係」：一種相互隸屬、相互參與的關連，亦可稱之為「地方歸屬感」(洪玉如，2013：264)。當中輟生離開學校後，跟在校同學的生活已然分岔或不同步調，關係、生活內容及地方感均無法繼續共同發展，產生裂痕或斷裂。中輟生口中的「怪怪的」是發現缺席那段時光，讓自己離學校同儕團體更遠了，原本班級團體的歸屬感漸漸消失了。這也呼應一些研究說明為何學生中輟越久越難回到學校(謝振裕、陳振盛，2008：592)。

(三) 中輟生願意返校復學之因素

這群受訪的中輟生均有復學，若他們對學校的看法是一個像監獄的地方，這些中輟生為何仍願意回到學校？主要原因包括：同學情誼的羈絆、中介教育或彈性課程、學校協助學生生活事務及師長管教態度方式的轉變、欲取得國中畢業證書等，分別說明如下：

1. 同學情誼的羈絆

受訪中輟生常提願意回學校復學最主要的因素多是因為「同學」，或是男性受訪中輟生會提到女朋友在學校(F生、G生、H生)。顯示班級同儕關係有助於中輟生回到學校。

「因為現在好朋友都在學校啊！」(A256)

「可以跟班上同學玩，可以在一起」(B003)。

「班上有一個 line 的群組，然後在那邊傳貼圖，在那邊刷。然後她問我說，你到底甚麼時候要來？」(B059)

「就同學、朋友、老師拉回來的。說趕快回來啊！」(E092)

相較於 C 生是轉學生，B 生國二上就長期離校，兩者受訪中輟生跟同學關係並沒有很好，主要的生活圈都在校外，談到復學動機，兩位對同學的描述較少。B 生跟 C 生復學動機談較多的是中介教育課程，或是希望像大學可以彈性選課。

2. 中介教育⁵或彈性課程

中介教育是另一個讓中輟生願意回到學校的主要原因，或是課程彈性調整(中介班、不喜歡的課可以不用上)，讓中輟生可以學習一技之長，也較願意回到學校。

「就是偶爾可以有那種類似像中介班的那種課程，然後不喜歡的課程，可以換成那種課程。」(C045)

「就是有中介課的時候，就會喜歡來，就可以跟朋友再一起，一起做吃的、手工肥皂，那種課程我就會比較喜歡，但如果是沒有中介班，是在班上的話，我可能就會不來。」(D002)

「就開中介課。一有中介課我就都有來~。幾乎都有來啊!(語氣加強)。除非是.....我玩到沒臭沒咬(台語，語意：玩到很荒唐、很過份)，說真的只有開中介課，我才有吸引力而已」(D026)

或是像 B 生跟 C 生提到因為有學校輔導老師跟學校社工師的會談與介入輔導，

⁵ 依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對於中輟復學生的安置、復學項目之規定，目前各縣市政府所設置實施的中介教育措施包括下列四種：(一)慈輝班；(二)資源式中途班；(三)合作式中途班；(四)獨立式中途學校等四類。受訪中輟生提到的中介班指的是「資源式中途班」，係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遴請中輟輔導需求高之國中小學校辦理，提供中輟生適性課程及輔導措施。課程規劃以現行課程綱要內涵為基礎，得考量學生需求及特性，由學校教師提供適性課程，其須施以技藝教育者，也應配合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技藝教育政策及原則進行。學校一般規劃以三年級的中輟生或高關懷學生為主。

傾聽他們的意見，同時讓中輟生可以不用上一些不喜歡課，都是讓中輟生能復學的原因。

3. 學校協助學生生活事務及師長管教態度方式的轉變

除了同學情誼跟中介教育外，學務主任或老師調整對待中輟生的方式，或是轉介學校社工師媒合資源解決生活困境，積極協助中輟生解決生活上遇到的困境，均有助於提高中輟生復學。

「覺得以前他們管很嚴，當快到畢業，就覺得老師人蠻好的。」(E005)

「因為學校就會幫忙我們，就是有家庭啊~。(研究者：就學校有協助家庭一些事情就對了？⁶)就想說如果不去的話，就好像會很...。」(F092~93)

「阿，二下的主任，他可以叫我出去幫他買東西。就比較放鬆啦，就比較喜歡」(G119)

研究指出，當教師強調社交的和情感的學習時，學生表現出較少的行為問題，較少的情緒困擾，以及更積極地參與學術工作；與此同時，學生更有可能建立積極的關係，享受學校(Grover et al., 2015)。

4. 欲取得國中畢業證書

一些受訪中輟生會在意能不能在國三畢業領到“國中畢業證書”，“領到畢業證書”成為他們願意回學校的動機之一。這些受訪中輟生覺得當多數同學都拿得到畢業證書時，自己卻沒有領到畢業證書是一件很丟臉的事。

「如果我沒有翹課的話，畢業證書還拿得到，阿現在~根本...(沉默)。(研究者：主要還是在乎那張畢業證書，對不對？看大家都有了？)對。(E044~45)

「或許...。當然最好是拿畢業證書啊！」(F116)

「我覺得沒畢業證書，ㄗ，國中喔，就國中沒有畢業證書就覺得很那個，很丟臉。還有家人呀，家人都有國中畢業，阿，很奇怪，我沒有。」(G169)；「我覺得沒畢業證書的話，我就...，我就整個放爛了！」(G289)

⁶ F 生升上國中後，父親失業，生活無以為繼，導師及學校社工師幫 F 生申請租屋補助及生活扶助金。

總而言之，地方也被用來喚醒某些感覺，如：舒適、安全、歸屬、自我表達和自由。所有這些含義有時也可以被看作是某些統一群體，因為它為他們提供了安全的感覺。由某些地方喚醒的感覺可以在形成、維持地點連接和地位認同方面發揮作用 (Smaldone et al., 2005)。因此，學校若能調整對待中輟生的方式，讓中輟生不再覺得學校像監獄般的不自由，扭轉中輟生對學校的看法，中輟生還是願意再回到學校的。

二、從離家到返家：中輟生與家庭(人)的生活互動

(一) 溫暖的家？中輟生家庭(人)的管教方式

當學生無故缺曠課，或連續三天未到校變成「中輟生」後，學校通常會跟中輟生的家人聯繫，請家長能協助勸導中輟生回到學校。這些受訪中輟生的家長管教的方式比較激烈，會用打、罵或控管行蹤等方式，希望能迫使中輟生去上學。

「去年 2 月份翹課的時候，就開始...媽媽不讓我出門，待在家裡快...，好幾個月喔！。有來上學，可是不能出門，就去那裡都不行。就感覺像是禁足。」(A177~79)

「就一開始翹課的時候。會用打的。就是一開始沒有去上課，會用打的。然後之後就沒有了。」(B095)

「也是很急的要我上課。(研究者：你有被打或被罵嗎?)被罵。」(C069~70)

「有被.....，第一次翹課被打。」(D054)

「(研究者：中輟後家人的反應是什麼？有沒有被打或罵?)沒有。(停頓)ㄟ...，有打過幾次。」(E153)

「因為之前我爸媽會打我。」(G228)；「拿東西起來就ㄅㄣˊ(台語：打)你的頭了。我頭縫好幾針ㄅㄣˊ。」(G235~36)

但是，高壓的管教方式往往收反效果，造成中輟生對家庭(人)心生反感，認為家庭不溫暖、家人是惡魔，導致親子間關係緊張，甚至逃離家庭。

「以前會覺得家庭不溫暖，家人給我的感覺是惡魔。」(D067)

「就每個小孩，如果被家人打，一定會說“恨”，恨他。對。就是這樣啊~！恨家人一輩子啊~，就沒有回家啊！」(E158~59)

中輟生離開家後，女同學離家後通常會去住男友家或朋友家（女性朋友），離家的男同學則偶而會借住朋友家。E 生最長離家約 2 個禮拜，離家期間都去居住同校學長家；F 生父親若是喝酒鬧事，F 生從國小起就會輪流住不同的同學家，或是跳陣頭的大哥家，但一般不會超過三天(156)。G 生則是跟朋友住進朋友的租屋處，最長時間約半年。

「(研究者：有離家？)有，都是住男朋友家。」(A191)

「住男朋友的朋友家，所以那個人我不認識。對，只是我男朋友也會在。」(B115)

「(研究者：男友家？)對。他(男友)的朋友。還有他(男友)朋友的媽媽。我們的空間就只有一個房間，可是它也是有甚麼客廳，就類似合租」(C085~87)

「住男友家或是朋友家，目前都是住男友家。」(D068)

「(研究者：不回去你都住那裡？)朋友家。不同的朋友。」(E143~44)

「朋友家」(G299)。「我是跟人家進去住的。要有半年了。」、G306~08)

(二) 中輟生願意回家之因素

1. 親子溝通有助中輟生返家

在衝突的當下，中輟生對家的感覺是不溫暖的、是有壓力的，往往要等到家庭(人)的管教方式改變後，用勸說或唸(提醒、消遣)的方式，跟家人關係有所改善，中輟生對家庭的觀感改善後，才會願意回家住。

「不是比較少罵，罵變唸了。(家人)可能(會說)：『阿你今天搨抹去了』(台語)。然後我二哥看到我說：『金罵ㄟ學生都卡賀啦！愛去不去的，抹要去搨ㄟ盪大大方方ㄟ轉回厝。』(台語)」(D059)

「不打了。採取另外一種方式。B 計畫行動，用勸的。好好溝通是蠻有效的。」(E155~58)

受訪的男性中輟生，除了 H 生因奶奶(主要照顧者)過世後，跟叔叔一家人鬧翻離家，並從國一下開始借住在同學阿姨家外，其餘受訪中輟生陸陸續續已回家，或跟家人關係已有改善。

2. 「家」仍是中輟生心底最深的依戀

在跟中輟生的訪談過程中，談論到最生動之處，往往他們是離校後的生活，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歡樂時光。但這群中輟生仍知道家人是最關心他們的人，也是其心底最依戀的地方。

「家裡比較溫暖啊！放鬆，甚麼都有。」(C121~22)

「家庭喔~！就家人永遠排到最後(重要)，假如有一天...你出去“彎家”(台語：吵架)，打到受傷，斷手斷腳，阿你躺在醫院，你沒有一個朋友去看你，家人就是唯一你最親的人，他就是會去看」(E266)

E 生當初半夜偷騎摩托車外出被奶奶發現，導致奶奶跌倒受傷住院，怕被責難而不敢回家。經過學校老師輔導復學並返家後，再談到家人時，E 生認為家人才是真正最關心他的人。F 生則是因為父親經常酗酒，酒醉後常會鬧事摔東西，故 F 生小學時候就時常逃家，輾轉睡不同的同學家。同學的家人也都知道 F 生家的處境，也會願意幫忙收容 F 生。F 生升上國中後，經常睡在一位廟會大哥家(創家將會的會長)。後來，廟會大哥組家將團，請 F 生去找以前的同學入會，廟會就成會 F 生的生活重心。但對 F 生而言，只要父親不喝酒，家永遠是心中的第一順位。

「家還是自己最好的地方，只是因為他(爸爸)酒醉不想回去，那回去我也不能睡覺，他就是一直鬧，那我把門關起來，他就把門弄壞，所以根本就不能回家」(F157)

「他(F 生的父親)只要沒有喝酒，(家)永遠都第一個；只要有喝酒，(家)就是最後一個。」(F238)

每位中輟生離家都有一個故事，但「家」在這些中輟生心底仍有一個重要位置。因為家庭場所是人類生存的深刻中心，她是我們自我定位和占有世界的出發點，是一個不可替代的重要中心(Relph, 1976: 39)。

三、中輟生離開家庭跟學校之後的生活及休閒去處

受訪的中輟生大多數時間都是窩在家、朋友家或男友家睡覺休息，等朋友或其他同學下課後，再一起出去玩樂。

「不一定，有時候都待在他(男朋友)家裡。」(A210)

「睡覺，起床之後就是唱唱歌啊~、玩電腦啊~、喝喝酒~、跟朋友聚會阿~。」
(D069)

「幾乎我在男朋友那邊就只有睡覺。在我家我就是...睡醒了才會玩電腦、看電視。」(C094~95)

「我都差不多傍晚那邊(朋友家)睡，有時候傍晚睡，睡起來，要繼續睡硬睡睡不著，那就，朋友約一約就去。」(G404)

再進一步詢問中輟生除了在家或住所休息外，平常的娛樂休閒活動去處，就包括：KTV 唱歌、網咖打網路遊戲、撞球、釣魚(野釣)、去海邊玩水(安平、黃金海岸)；女生偶爾會去逛街購物。

在商家的部份，AN 區受訪中輟生唱 KVT 跟打網咖主要是去大安順釣蝦場，撞球會去“國宅”的戰神撞球館。UK 區的受訪中輟生唱 KVT 主要是去永康市釣蝦場、滿金星釣蝦場，或是錢櫃、好樂迪、享溫馨等；網咖主要是去滿金星釣蝦場、大都會、娛樂園、吳園、無名等；撞球主要是去耐斯、運動家兩間。BD 區的受訪中輟生唱 KVT 主要是去全家樂、天城、大安順、美樂蒂等；網咖主要是去坎城釣蝦場、花園釣蝦場、北海釣蝦場、大安順釣蝦場。GZ 區的受訪中輟生主要是去閩彬釣蝦場跟吉慶電子遊樂場。其他比較遠的地方包括：安平秋茂園海邊、觀夕平台、黃金海岸、南方公園等地，都是這些中輟生假日常去的處所。由於 A 生、D 生的休閒活動圈主要是跟著交往的男友，故其活動區域主要在男友居住的 SW 區，或是假日跟男友外出去玩。至於中輟生選擇這些娛樂休閒場所或商家的考量，說明如下：

(一) 人際交友：人際互動與交友的娛樂休閒場所

確實受訪中輟生多數都有接觸網咖，去網咖的主原因是「無聊」，玩網路遊戲主要是為了打發時間。因為白天同學跟朋友大多在學校或上班，要等到下午或晚上才會一起出遊。而網路遊戲又是最便宜的消費，經常可以在一個人在網咖待一整天。

「我覺得打那個(網路遊樂)也無聊。」(G415)

「(研究者：只有慶生的時後才去(唱 KTV)嗎?)不一定。無聊吧！」(A213)

「每間(湯姆熊)都去過。就無聊就會去。但現在不會了。」(E163)

「(研究者：會想去撞球原因是甚麼?)因為太無聊」(H324)

其實，不只網咖，包括：撞球、唱 KTV、去湯姆熊遊樂場等，中輟生大多數的娛樂休閒活動主要是為了打發時間。不同的是，網咖是可以獨自玩的遊戲，而唱 KTV、撞球、逛街、出遊等活動，就會等三五好友邀約才一起出去玩。多數受訪中輟生表示，最喜歡的娛樂休閒活動是唱 KTV，主因是唱 KTV 是多人休閒活動，氣氛較歡樂，也較可以滿足中輟生人際互動與交友的需求。

「C069：就我們 3、4 個。(研究者：就只有 3、4 個人，然後各帶自己的男友?)恩~~，幾乎大家都自己(帶男友去)。唱歌比較不一定，因為有的人會約朋友。大概 7、8 個。」(C112~115)

「因為我的歌聲好聽(哈哈笑)。因為唱歌大家都很開心，而且在那邊胡搞瞎搞，在那邊鬧。去運動家(撞球館)不能太吵。嗯...，撞球、網咖是最後一個。因為網咖很多人去，其實也是不好玩，因為都是玩自己的。」(F206~F209)

Schwartz 與 Campagna (2008) 即認為，休閒活動當中不僅包含休息、放鬆和愉悅感，同時也有助於個人和社會發展。至於文章一開始「社區安全地圖」方案在討論的「中輟生群聚」之處是不是就是不好的、不安全的地方？這樣的提問，其實剛好反應出學校及專業輔導人員對青少年及中輟生休閒活動的認識不足，總認為青少年或中輟生涉足其中的就是不良場所。卻忽略從休閒意義與個人需求的角度來看，休閒同時具有打發時間、逃避壓力、社會交友、自由感、成就感之意義，以滿足個人自我放鬆/娛樂、自我維護、他人認同、自我決定/控制、自我肯定之需求(張俊一、許建民，2012：92)。

(二) 多元性：複合式休閒娛樂場所吸引中輟生的好奇

中輟生通常會選擇具有多元休閒功能的休閒娛樂場所或商家，如：大安順釣蝦場、永康市釣蝦場、滿金星釣蝦場、北海釣蝦場等地方。雖然名為「釣蝦場」，但裡面還有包廂式 KTV 設施、網路電腦、電子遊戲機、賭博性電玩等複合式休閒娛樂場所，較可以吸引中輟生到這邊消費。

「大安順。因為它是複合式的，有釣蝦場、網咖啊~、KTV 啊、還有旅館啊~、按摩啊~。剛沒有進去，有點覺得說...好奇，就想進去看看。對啊，因為在我們這裡沒有複合式的啊~，網咖啊~、然後釣蝦場啊~、什麼啊~之類的。」(E172~178)

(三) 價格高低影響中輟生的消費場所選擇

若是相同屬性的休閒娛樂場所，「價錢」高低也是中輟生選擇消費商家的考量之一。舉唱 KTV 為例，中輟生若是要去品質好一點的地方消費，通常要有其他同學慶生或請客時才會去，平常多會選擇較便宜且離家較近的複合式遊樂場所：

「永康市比較便宜。(研究者：滿天星不會便宜?)那個要消費，較貴。滿金星(設備)比較好。永康市，因為那個(價錢)比較便宜。」(B155~158)

「天城比較貴，只是慶生都會去那裡。恩，美樂蒂也是，因為生日吧！」(G472~G473)

(四) 隱密性：選擇有包廂及位處偏遠的休閒娛樂場所，以便於逃避警方查緝

受訪中輟生說明他們選擇有包廂或位處偏遠的休閒娛樂場所，以便於逃避警方查緝⁷：

「(研究者：上課期間是可以進去 KTV 的啊？但是他會讓你開嗎?)會阿。喔~，我知道了，只要警察來，不會去查包廂。」(H284~H286)

「聽說...，那間很少警察在臨檢。就算有，有些人都會躲好。」(B166)

包廂除了提供是較舒服，且不受干擾的休閒空間使用，同時也具有讓逃學的中輟生便於躲避警察查緝的功能。

⁷ 根據《T 市資訊休閒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第 8 條規定：「資訊休閒業者不得容留未滿 15 歲之人，於非假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及每日下午 10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進入或留滯；年滿 15 歲未滿 18 歲之人，不得於每日下午 11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進入或留滯」。違反規定者，負責人要被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四、在宮廟或神壇的生活

(一) 跟宮廟或神壇出陣頭賺生活費

受訪中輟生曾參與過宮廟或神壇出陣頭的有 4 位(B 生、E 生、F 生、H 生)，每次活動都可以獲取 800~1800 元不等的費用。

「恩~~，最少 800，最多 1000。就看一天的。」(B192~96)

「就一個人至少一千起跳吧！一千、八百，最少。一千八~，那個很硬...。」
(F227~F228)

H 生國一下到國二上期間也曾跟朋友出過幾次陣頭，負責吹「哨角」⁸，每次 400-800 元不等。中輟生去宮廟團練或出陣頭，剛好可以賺取生活費。鍾鳳嬌等(2015)的研究指出，參與廟會有報酬或零用錢越多的國中生，參與廟會陣頭的頻率越高。

(二) 宮廟神壇似新「家」

部份研究提到青少年會將宮廟或神壇視為是「家」(康萃婷，2002：4)。確實有受訪中輟生對宮廟或神壇表達出類似「家」(親人)的認同。如 E 生就提到：

「那裡有朋友，覺得蠻像家的呀~。覺得去那邊吃喝玩樂，有時候館主還會搞笑，就~開心。有時候就~比我們年紀大的男生，我們就會叫~哥哥，不然就是他綽號之類的。比親人還親。」(E241~244)

雖然有 E 生表達出宮廟像「家」的感覺，但受訪中輟生大多是已復學，接觸宮廟陣頭已有一段時間，再提到過去在宮廟或神壇的生活，已經沒有再表達出強烈的歸屬感，反而多一點現實感跟距離：

「解散了，剩我姐姐而已啊！還有他的朋友。因為為了錢啊！每次出(陣頭)，都說是“相挺”的。其實沒有啊！沒有“相挺”這種東西。就會館裡面有一個哥哥，有一次出陣，看到一個紅包。然後紅包外面寫...那個廟方的名字，然後寫說多少。我記得他說 15000，然後是寫說，他有看內容，阿他沒有打開看。他外面有寫我們

⁸ 哨角隊通常在進香團裡，擔任開路、宣佈主神即將到來的角色，哨角聲有代表著威儀的意思。哨角的外型分為兩種，一種外表酷似煙斗，為 L 型，主要可在進香陣中的哨角隊可以看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

會館的名字。然後寫說：謝謝出這次的陣頭，然後這是錢，然後給你們發下去。可是他也沒發啊！」(E249)

「不會，我們這邊不會，我們只有固定練將會去，不然就是晃一下就出來。不然不會無聊在那邊“揪”(台語：“守候”)」(F224)

「其實本來就是要這樣。因為其實廟會很亂。眉眉角角，廟會就是人跟人之間的眉眉角角。一不小心有可能妳自己犯了錯，你自己也不知道。」(F232~F233)

可能中輟生在宮廟或神壇一段時間後，牽扯到金錢或利益分配的問題，漸漸體會到宮廟生活現實及複雜的一面而離開宮廟神壇，對於參與宮廟的生活圈或出陣活動不再那麼熱衷。

五、小結：中輟生的校外生活經驗帶來不同的生命視野

對一些受訪中輟生而言，校外經驗不完全是無用的。逃學離家期間的所見所聞，成為這些中輟生自身生命的另一種體悟。如受訪中輟生所言：

「不知道ㄟ，可能就你們大人覺得我們還小，太早出社會了。但是這對我來說是好事ㄟ。」(D057)

「至少學校比社會還要單純，而且去學校你又不需擔心什麼，去那邊你的營養午餐來就來，你等時間到你就吃“呷飯”。“呷飯”廖(台語：結束)了睏，睏了就上課，上課“廖後”(台語：結束)放學去尿尿。社會不一樣，就要自生自滅，要靠自己。你不小心就被人家挖洞就掉下去(F237)」。

一般普遍認為，中輟生歷練過社會經驗易沾染惡習，較無法適應學校的生活，復學後須面臨包括學習、行為、人際等適應問題(袁淑貞，2012；程秋美、陳毓文，2001)。而這樣的觀點反映出以學校為中心的角度去看待中輟生的生命經驗，賦予學生規範性的生命路徑，當中輟生偏離到學校受教育的常規路徑，即被視為偏差。但是若能肯認中輟生的校外生活經驗，如磨練中輟生的耐性、更懂得察言觀色及如何與人互動等，則中輟生輟學期間的時光並不完全是蹉跎浪費的。

第五章 結論

一、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 國家對地方的尺度限縮家長及學校教育輔導人員對中輟生生活地方的想像

中輟生的日常生活地方不可避免的受到國家的規範。因為地方是社會建構和操作，包括制度化的土地利用、政治和經濟決策、代表性的語言以及人與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Saar and Palang, 2009)；同時，地方除了是通過生活而形成的，它們也是由國家通過規劃、監督、條例等形成的，包括國家規範城市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或是兒童的學校教育(Friedmann, 2007)。從國家政治經濟的角度，家庭跟學校被認為對兒童青少年是安全的、合法的和具有保護功能的，卻是中輟生感覺厭惡跟受到壓迫的地方，如：學校像監獄一樣、家人像惡魔。而一般被認為是非法的、危險的、不適合居住的宮廟神壇、(男)朋友家跟休閒娛樂場所，卻是中輟生相當重視的地方。如 Relph(1976: 50)所說，一個地方的形象，包括與個人或群體的經歷相關的所有要素，以及他們對該地方的意圖。這些意圖是集中的和具體的，可能被其他人視為狹隘和偏見，但對於那些持有它們的人來說，它們是完整的，並構成了那個地方的現實。大多數的家長、老師跟輔導工作者接受了國家制度政策對中輟生的定義，限縮對中輟生生活地方的想像，但卻忽略了這些校外生活地方對中輟生的功能及重要性，如：暫時逃避課業壓力、休閒娛樂及人際交友的功能，或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如：被肯定、賺錢)。

(二) 中輟生的地方感是動態的且持續變動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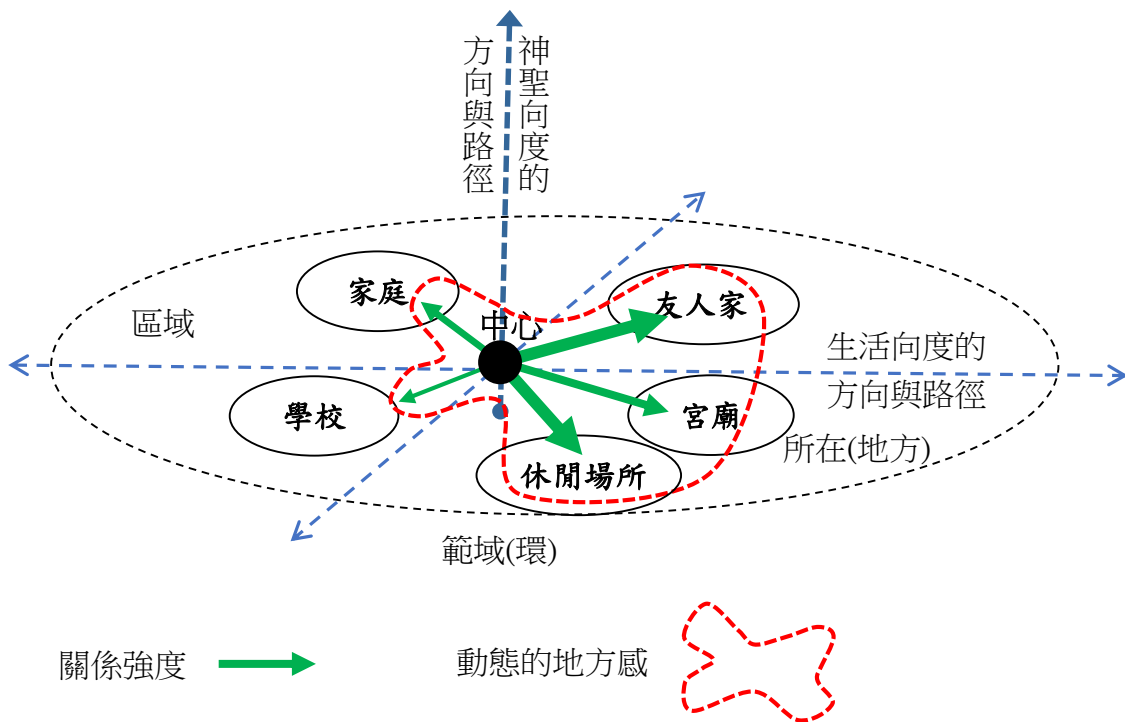
中輟生的地方感是動態的、持續變動的過程，方向不定且時多時少，不是永久固定的。例如在家庭生活方面，當中輟生跟家庭成員的關係緊張時，父母是惡魔，家會是他們想逃離的地方；但是當父母親對於中輟問題不再緊迫盯人，家庭衝突緩解時，家庭又變成溫暖的地方。在學校方面，老師採高壓的管教方式，且跟同學關係疏離，認為學校就像監獄，中輟生認為自己不屬於學校；要一直等到老師調整管教方式、學校辦理中介教育，且又有同學關心他，中輟生才比較願意返校復學。就像中輟生喜歡待在宮廟神壇，也是因為那裡的館長跟伙伴們都很關心中輟生的生活，會陪他排憂解悶，假日再一起出陣賺零用錢維持生活開支，讓中輟生覺得宮廟神壇的人比家人還親。

地方感是一個結合視覺、聽覺、嗅覺、運動、觸覺、想像力、目的和期待等感覺共聯之官能(synaesthetic faculty)。它是個人和互為主體的屬性，與社區、個人記憶以及自我密切相關的，而且是變化無常的(Relph, 2009)。這種真實或無意識的地方感，為個人提供了重要的身份認同，讓個人或社區成員感受到融入其中和歸屬於地方 (Relph, 1976: 65)。

(三) 中輟生的生活地方：一個互相關聯的整體

這種歸屬於地方並融入其中及反轉，不僅僅是一種對地方的認同及疏離，也是他們是作為內部人或局外人來體驗它，即 Relph(1976: 49)所說的「內在性」(insideness)與「外在性」(outsideness)⁹。Seamon and Sowers(2008)認為 Relph 的內在性和外在性的模式可以被發展來檢測地方體驗和認同，它們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的強化、削弱、變多或變少。例如一個人從內部感覺到一個地方，他或她是安全而不是威脅、是封閉而不是暴露，是緩解而不是感到有壓力的；且外部和內部是彼此對立又反轉。在某種程度上，發生內部和外部的反轉，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成為一種心理空間的中心，排列在一個興趣減弱和依從性降低的同心區域，這些區域是由我們的意圖定義的；如果我們的興趣集中在我們家，那麼家外的一切都在外面，如果我們關注的是我們當地的區域，那麼該區以外的一切都在外面(Relph, 1976: 50)。例如當學生中輟離家時，社區的友人家跟宮廟神壇就是中輟生的內部，中輟生在其中是感到安全的、溫暖的、沒有壓力的；而此時的學校跟家庭變成了中輟生的外面。同樣的，當中輟生感受到學校老師跟同學的關心，對學校的認同與地方感就會慢慢提升，學校又變成學生的內部地方。故中輟生的家庭、學校、友人家、宮廟神壇跟休閒娛樂場所這些地方雖然各自獨立運作，中輟生在其中的存在「內在性」或存在「外在性」之地方感，則是隨著時間發展、擴散跟適應(fit)的動態過程，形成一個互相關連的整體(如下圖二)。

⁹ 「內在性」指的是一個人或某個群體歸屬於地方，並且認同它，並且你內心越深刻，對這個地方的認同就越強烈，類型可分為：行為的內在性、移情的內在性、存在的內在性、替代的內在性；「外在性」指的是從外面看一個地方，像是位旅行者從遠處看一個小鎮，與人和地方的異化，對世界的不真實感以及沒有歸屬感，類型可分為：偶然的外在性、客觀的外在性、存在的外在性(Relph, 1976: 49-50)。Seamon and Sowers(2008)認為 Relph 對內在性的闡釋也許是他對於理解地方的最原始的貢獻，因為他有效地表明，這個概念是地方生活結構的核心，因為它在人類生活中具有意義。



圖二、中輟生動態的互相關聯整體生活地方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改繪自廖本全、李承嘉(2004：97)。

對中輟生而言，不論校外的宮廟神壇、休閒娛樂場所跟(男)友人家是不是大人或老師眼中合適的地方，但那都是他們整體的生活地方。這也正好反映出融合現象學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觀點。現象學方法假設人與環境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類沉浸在世界中的生活面向，人們和世界永遠在一起，兩者總是在一起存在，只能用整體關係(holistic relationship)正確地解釋(Seamon, 2000; Seamon, 2007)。因此，在看待中輟問題時，應避免用二分法的校內／校外、在家／離家、合法場所／非法場所的視框去詆毀中輟生的生活地方，並正當化了家庭跟學校的行為及功能¹⁰。對於中輟問題的理解，應體認這些地方跟其中的生活事務及社會關係，都是中輟生整體生活的一部份。

二、研究建議：

對於中輟生經常流連於宮廟神壇或休閒娛樂場所的問題，除了採用限制或防堵的方式外，如何讓中輟生對家庭跟學校產生認同與歸屬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試說明如下：

¹⁰ Grover et al.(2015)認為許多學校有環境讓大多數學生感覺到學校社區的感受，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學生不覺得他們是歸屬於學校、也不覺得他們是安全的、也不覺得他們對他人很重要，也不覺得他們的需求將在學校得到滿足。

（一）肯認中輟生的校外生活經驗

在《國民教育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及《強迫入學條例》的規範下，國中生沒有太多的彈性跟選擇，許多被找回學校的中輟生，只是換個地方睡覺而已，或是配合學校一起玩「不中輟」的遊戲規則，對於這些中輟生的學習及未來的升學或職涯發展幫助不大。反而特定休閒娛樂場所、宮廟或神壇這些中輟生較重視的校外生活地方，往往被視為龍蛇雜處的不良場所。當中輟生進出這些地方，又被貼上「出入不良場所」、「誤交損友」、「沉迷網咖」等標籤，將中輟生的生活及自我認同更邊緣化。從受訪中輟生的經驗來看，這些宮廟、神壇、遊藝場所及其中的人，容納這群離家的中輟生，並接濟一些零用錢的，或偶會提供一些賺錢的工作機會，學習一技之長，並從不同的生活體驗開拓視野。因此，中輟生校外生活不是完全無用的，這些地方也可以回應中輟生的人際交友需求，使中輟生的生活可以延續。若我們能跟這些地方的主事者或家長合作，掌握中輟生的校外生活行蹤及安危，並請其協助勸導中輟青少年返家復學。

（二）提供家庭親職輔導服務

受訪中輟生家庭普遍親職功能不彰，在學校及家庭的雙重壓力下，幾乎都曾離家過。而受訪中輟生均表示若能用講道理或輕鬆詼諧的溝通方式，有助於親子關係改善，就不用每次都等到中輟生逃學逃家，家長才不得不妥協改變互動模式。若能及早介入輔導家長或提供預防性親職講座，教授中輟生家長親子溝通技巧，教導家長彈性化管教策略，並鼓勵中輟生習得一技之長，不再視升學為唯一道路，將能有助於減少中輟生離家之憾事。

（三）規劃彈性化社區學習課程或技職專班

教育部目前為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國民教育階段中途輟學學生，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其中「中介教育措施」包括：「慈輝班」或「資源式」與「合作式」中途班。但是其課程規劃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內涵為基礎，得考量學生需求及特性，由學校教師提供適性課程，其須施以技藝教育者，應配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技藝教育政策及原則進行。但並非每間學校都有申請中介教育課程，而且中介教育課程規劃又受限於必須符合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的教育政策及原則，部份學校申請的中介教育課程仍維持一班上課形態，在重重的限制跟規範下，中介教育課程未必能發揮其功效。本文中 E 生到機車店當學徒的例子，提供我們思考課程規劃之新的可能。若中輟生能在社區中找到有興趣或可學習一技之長之去處，如：機車行、汽修工廠、美髮店等，或邀請這些社區商家擔任中介教育之講師，或者針對國三生規劃技職專班，容納對學習或升學無興趣的同學或中輟生，及早為不想升學和畢業後想進職場的國中生做準備。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缺少家長及老師之觀點

對於受訪中輟生陳述對家庭的感受及學校的管教方式，僅有中輟生個人的觀點，無法真正看見場域中的動態關係或轉變，如家人及學校教師管教方式的改變原因，是漸漸接受中輟生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或是接受中輟生可以選擇不走在「家庭—學校」的生命路徑？亦或只是消極的放棄管教？需要再更進一步的釐清。建議未來可以加入學校導師及家長的觀點。

(二)中輟生訪談不易

跟國中中輟生進行訪談頗有難度。要中輟生表達情緒跟感覺，有時候得到的回應多是「對」、「沒有」、「不知道」的封閉式回答，需要研究者不斷引導。柯秀薇(2003：12)訪談中輟生也有遇到類似的情況，中輟生很難用很多的語言或文字描述自己的想法，大多數的時候只有幾句話帶過去，或者乾脆回答不知道。一部份的原因可能是，受訪中輟生多數不是研究者服務的個案，是由學校老師推薦符合研究者設定條件之中輟生，對研究者較有戒心，影響訪談的內容跟研究品質。若未來進行類似中輟生研究，建議可訪談更多樣本，或補充導師、諮商師、社工師的觀點，增加資料之多樣性與豐富性，或佐以研究者的參與觀察或田野研究資料，應能更完整描述中輟生生活地方事實。

參考書目

【中文資料】

- 吳宜燕（2010）。《國中生參與家將團及相關輔導措施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 吳武典（1997）。〈國中偏差行為學生學校生活適應之探討〉。《教育心理學報》，第 29 期，頁 25-49。
- 李慧娟（2012）。〈學校體罰的系譜學研究〉。《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1 期，頁 261-279。
- 林杏足、陳佩鈺、陳美儒（2006）。國中高危險群學生對其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的知覺之分析研究。《教育心理學報》，第 38 卷，第 2 期，頁 151-176。
- 柯秀薇（2003）。《規訓與叛逆：國中中輟生輔導措施之反思》。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洪玉如（2013）。〈「地方」概念之探究及其在教育之啟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第 9 卷，第 4 期，頁 257-279。
- 袁淑貞（2012）。〈合作式中途班學生適應概況之個案研究〉。《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9 期，頁 93-119。
- 馬潤潮（2014）。〈人文主義與後現代化主義之興起及西方新區域地理學之發展〉。見姜蘭虹等編譯，《地理思想讀本》，頁 342-354。臺北市：唐山出版。
- 高淑清（2000）。〈現象學方法及其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載於《質的研究方法》，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頁 94-134。高雄市：麗文文化。
- 康萃婷（2002）。《天人之際：將團少年之生命史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 章勝傑（2008）。〈繪製台東市中輟地圖—從空間關係理解中輟生的生活世界〉。《東台灣研究》，第 11 期，頁 15-48。
- 許春金（2006）。《犯罪青少年終止犯罪影響因素之追蹤調查研究》。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委託研究報告，未出版，臺北市。
- 張俊一、許建民（2012）。〈休閒意義與個人需求〉。《休閒與社會研究》，第 6 期，

頁 87-96。

許舜賢（2015）。〈青少年中途輟學相關因素之探討〉。《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第 8 期，頁 161-178。

程秋美、陳毓文（2001）。〈中輟少年的復學適應：傳統復學模式與另類復學途徑之比較〉。《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4 期，頁 45-96。

謝振裕、陳振盛（2008）。〈中輟復學生存在安全感需求因素之研究：以台南市為例〉。《嘉南學報》，第 34 期，頁 582-594。

曾旭正（2010）。〈地點、場所或所在論"place"的中譯及其啟發〉。《地理學報》，第 58 期，頁 115-132。

黃福坤（2006）。《少年參與家將團之心理歷程與行為意義—以台北縣為例》。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廖本全、李承嘉（2004）。〈「存在空間」的詮釋：傳統空間規劃的一個省察〉。《臺灣土地研究》，第 6 卷，第 1 期，頁 83-104。

劉宏信（2007）。〈流浪到校外：由差異政治概念析論教育體系邊緣個體的處境〉。《慈濟大學人主社會科學學研》第 6 期，頁 165-194。

劉佩雲（1995）。〈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成因及輔導策略之探討〉。《教育研究資訊》，第 3 卷，第 2 期，頁 85-93。

劉國兆（2009）。〈國中生的學校生活適應策略與同儕文化之研究〉。《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第 23 卷，第 2 期，頁 167-185。

鄭崇趁（2002）。〈中輟學生的輔導與中介教育方案〉。《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第 5 期，頁 163-173。

鍾鳳嬌、張立人、王國川（2015）。〈國中生參與廟會陣頭相關因素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 9 卷，第 1 期，頁 1-26。

簡里娟（2009）。〈中輟學生輔導工作：學校與社區合作方式之初探〉。《輔導季刊》，第 45 卷，第 1 期，頁 60-70。

嚴學復、黃靜怡（2007）。《國民中學中輟學生返校復學成功案例之研究—以臺北縣國中為例》。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96 年度自行研究案，未出版，臺北縣。

【中譯資料】

- Cresswell, T. (原著), 徐苔玲、王志弘 (譯) (2006a)。《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新北市：群學。
- Cresswell, T. (原著), 李延輝 (譯) (2006b)。〈地方〉。見王志弘等 (譯), 《人文地理概論》，頁 302-312。台北市：巨流。
- Crang, P. (原著), 王志弘、徐佳玲、方淑惠等 (譯) (2003)。《文化地理學》。台北市：巨流。
- Foucault, M. (原著), 劉北成、楊遠嬰 (譯) (1976)。《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
- Norberg-Schulz, C. (原著), 王淳隆 (譯) (1994)。《實存、空間、建築》。台北市：臺隆。
- Peet, R. (原著), 王志弘、張華蓀、宋郁玲、陳毅峰 (譯) (2005)。《現代地理思想》。新北市：群學。
- Pred, A. (原著), 許榮坤 (譯) (2002)。〈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 見夏鑄九、王志弘 (編譯),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81-103。台北：明文書局。
- Tuan, Y. F. (原著), 王志標 (譯) (2017)。《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英文資料】

- Cresswell, T. (2008) Place: encountering geography as philosophy. *Geography* Vol. 93, Part 3, pp. 132-139.
- Finn, J. L. (2013). Judging childhoo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Vol. 35, pp. 1166-1173
- Finn, J. L., Nybell, L. M., and Shook, J. J. (2013). Place, power, and possibility: Remaking social work with children and youth.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Vol. 35, pp. 1159-1165.
- Friedmann, J. (2007). Reflections on Place and Place-making in the Cities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31, No. 2, pp. 257-279

- Grover, H. M., Limber, S. P. and Boberiene, L. V. (2015). Does it matter if students experience school as a place of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85, No. 6, pp. 379-385.
- Harvey, D. (1990). Between Space and Time :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0, No. 3, pp. 418-434.
- Henderson, K. A., and King, K. (1999). Youth Spaces and Places: Case Studies of Two Teen Clubs. *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Vol. 23 No. 2, pp. 28-41.
- Leira, Ar. and Saraceno, C. (2008). Childhood: Changing context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Vol. 25, pp. 1-24.
- Leisering, L. (2003). Government and the Life Course. in J. T. Mortimer & M. J. Shanaha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pp. 205-225. New York and others: Kluwer.
- Levy, R. and Bühlmann, F. (2016). Towards a socio-structural framework for life course analysis.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Vol. 30, pp. 30-42.
-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 Relph, E. (2009). A Pragmatic Sense of Place. From *Environmental and Architectural Phenomenology*, vol. 20, no. 3, pp. 24-31.
- Ralphs, R., Juanjo M., and Judith A. (2009). Who needs enemies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The importance of place for young people living in known gang area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Vol. 12, No. 5, pp. 483-500.
- Robinson, C. (2009) 'Nightscapes and Leisure Spaces':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Young People's Use of Free Space.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Vol. 12, No. 5, pp. 501-514.
- Saar, M. and Palang, H. (2009) The Dimensions of Place Meanings. *Living Reviews in Landscape Research*, Vol. 3, No. 3 [Online Article]: cited [2017/05/07], <http://www.livingreviews.org/lrlr-2009-3>.
- Schwartz, G. M., & Campagna, J. (2008). New meaning for the emotional state of the elderly, from a leisure standpoint. *Leisure Studies*, 27(2), 207-211.
- Seamon, D. (2000). A Way of Seeing People and Place : Phenomenology i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in S. Wapner, J. Demick, T. Yamamoto, and H. Minami (ed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pp. 157-178, New York:

Plenum.

Seamon, D. (2007). *A Lived Hermetic of People and Place: Phenomenology and Space Syntax*, Paper present at the 6th International Space Syntax Symposium, İstanbul.

Seamon, D. and Sowers, J. (2008).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Edward Relph. in P. Hubbard, R. Kitchen, & G. Vallentine (eds)., *Key Texts in Human Geography*, pp. 43-51. London: Sage.

Smaldone, D., Harris, C., and Sanyal, N. (2005). “An exploration of place as a process: The case of Jackson Hole, W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 25, No. 4, pp. 397–414.

Tuan, Y. F. (1976). Humanistic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66, No. 2, pp. 266-276.

Tuan, Y. F. (1979).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Philosophy in Geography*. Vol. 20, No. 2, pp. 387-427.

Williams, T. P., and Rogers, J. (2016). Rejecting the child, embracing childhood: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social work research with young peopl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59, No.6, pp. 734-744.

【網路資料】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哨角隊〉。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6 日。網址：
<http://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73114c97-53c2-4e20-ab2f-84790befc52b>

研究論文

由人權取向分析障礙者貧窮議題與所得保障政策之兩難困境與問題：比較台灣與英國為例*

王玉如

國立中正大學社福所博士候選人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師

收稿日期：2019 年 04 月 02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06 月 12 日。

謝誌：感謝審查委員之修正建議。文責自負。聯絡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39 號 2 樓之 2；聯絡電話：0978210810；e-mail：vivien981963@gmail.com

中文摘要

2016 年台灣簽署且法制化實施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台灣須依據公約精神，全面檢視現行身心障礙政策。依據 2017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國際審查委員會對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CRPD(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第 28 條中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提出疑慮與建議，分別為障礙者處於貧窮狀態的比率相較於一般民眾為高以及障礙者無論是否工作，退休金或年金應補足其基本生活。

本研究由抽象論述層次分析台灣障礙者的所得保障政策的兩難困境，亦即身心障礙者的所得保障政策一直以來的隱諱不明立場，一方面政府政策採取各種促進工作能力與機會的就業措施，另一方面過去二十幾年透過擴張與放寬障礙者各種津貼與給付，提供障礙者不同名目的現金救助。兩項目標不一致的公共政策，彼此之間產生拉鋸。

本文將由福利國家制度角度分析形式正義與差異原則兩者之間的差異，與福利國家如何對待與看待障礙者基本人權兩個角度切入，由概念分析障礙者定義模型轉向人權取向的演變過程，接著討論公共政策如何處理各種不同人口群彼此之間【差異】問題，與如何對待因為各種身心理特質差異所衍生出來的公共政策取向。

作者指出台灣障礙者所得保障的根本問題，反映出上述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的雙重政策矛盾意涵，一方面【身心障礙】作為領取福利的重要領受類別，是社會福利資源配置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身心障礙人口】內部高度異質化，與一般人口相比其差異特質帶來的實質權利意義，同時障礙人口內部不同特質與問題，反映出當代社會福利制度對障礙者的矛盾情結。兩難與矛盾的特質延伸至福利政策的矛盾與互斥兩種政策同時並存的弔詭特質。

本文將以文獻整理與分析回顧不同社會政策歷史發展軌跡與論述對障礙者貧窮議題的對策。最後，本文針對台灣與英國的比較相關政策做對應總結。

關鍵詞：貧窮、身心障礙、人權、差異、政策

The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analysis on poverty amo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analysi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the protection policy :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Yu-Ju Wang

PhD Candidate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ocial Worker at Taipei city Government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Abstract

Taiwan sign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of United Nations and legalized implementation in 2014. Policies examine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CRPD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report of the first review meeting of CRPD in 2017, International Review Committee brought forth their doubt and suggestion to living standard and social security of UN Article 28 stating that proport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pover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regardless of work, pensions or annuities must be supplemented their basic living and qualification of supplemen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lemma of the income protection policy of Taiwan'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the abstract discussion level which is the income protection policy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lways an obscure position. On one hand, governmental policy adopts various employment measures to promote working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On the other hand, more than 20 years in the past through the expansion and relaxation of the various allowances and benefit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given different nominal cash assistance. Two inconsistent objectives of public policies lead to seesaw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ormal justic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state system, and how to treat and view the basic human right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wo angles. This paper is from the definition model of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obstacle to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of human rights orientation, then discusses how public policy deals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arious populational groups and how to treat the public policy orientations derived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psychological trait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aiwan reflecting the dual policy contradiction of the above welfare policy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n the one h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receiving benefi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welfare resourc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ubstantive rights brought about by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within the populational obstacle reflecting the contradictory complex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welfare system to th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lemma and contradiction extend to the paradox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adiction in welfare policy.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ocial policies and discus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problems of poverty by literature analysis. In the end, this paper makes a corresponding summary of the comparatively relevant polici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Keywords: poverty 、 disability 、 human right 、 differences 、 policy

壹、前言

聯合國認為緩解貧窮與增進人權密不可分，人權是回應個人需要，提供有效的資源配置來根據個人固有的價值和潛力發展個人最佳的能力（Stein, 2007）。障礙者的貧窮與人權問題，在國內一直欠缺系統性的研究與分析。本文企圖由相關資料及各種報告與文獻等，由福利國家如何對待與看待障礙者人口群彼此間差異的基本人權，與福利國家制度角度分析形式正義與差異原則兩者之間的差異所衍生公共政策兩個角度切入，針對障礙人口的貧窮議題作分析。

以往其他國際人權條約未能滿足障礙者的需求，主要在涉及障礙者的問題上未考慮障礙者的具體經驗¹（Mégret, 2008）。因此在2006年時聯合國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這份公約針對身心障礙者基本人權及權利訂定的公約，歷經40餘年²發展，在全球各地障礙者運動及倡議者積極推動下，要求會員國簽訂公約改善國內法令政策，建立對身心障礙友善的環境，提升障礙者社會參與及降低他們的經濟不利狀態。CRPD公約中對障礙概念與論述可說是社會模型論述的進階版，針對社會模型較少提及的損傷經驗，強調其個體的差異，同時將不同的損傷經驗帶入CRPD的人權架構中，將社會模型所強調的外部環境與社會制度改善，作為CRPD推動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訂定是從社會福利角度轉換到立基權利回應需求的轉捩點，也就是從以慈善、醫療治療及社會保護的概念轉換到要求障礙者的權利積極參與社會（Kayess & French, 2008）。

¹ 未考慮障礙者具體經驗，主要原因有四，第一：忽略障礙者被剝奪權利的狀況；其次，不同人擁有不同的權利程度；第三，社會壓迫歧視貧窮障礙者；第四，障礙者不像非障礙者那樣自主實現平等。（Mégret, 2008）

² 1971年聯合國通過「智能障礙者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開始強調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基礎。更在1975年時發表「障礙者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指出障礙者與其他人口相同，都享有基本公民權利，包括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等。1976年，聯合國大會宣示1981年為「國際身心障礙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Disabled），強調「完全參與」與「平等」兩個概念，而引起各國對於障礙者權利的重視。緊接著於1982年，聯合國將1983年到1992年之間的十年訂為「身心障礙者十年」（Decade of Disabled Persons），同時通過「世界障礙者行動綱領」（World Program of Action Concerning Disabled Persons）。在這個行動綱領下，聯合國開始採取各種方式分析與探討會員國障礙人口的近況與權利，且具體陳述各會員國中的文化與社會環境、住宅與交通、教育工作機會和社會與醫療服務體系等領域都應該讓所有人具有相同的可近性。行動綱領確立障礙群體與非障礙群體彼此之間的「平等權利原則」，也就是全人類的權利基礎與義務都相同與平等。

障礙者貧窮現象如何？世界銀行在 2004 年的報告中，提及 1999 年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HIPC)所發表貧窮消滅報告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PRSPs)指出全球人口的 10% 為身心障礙者，其中高達 73% 的障礙者深陷最貧窮狀態中和暴露在貧窮的高危險樣態。同年報告也發現發展中國家對照 WHO 及西方國家的障礙者統計數據，發現大量的遺失數，發展中國家顯然低估其障礙者人數，且障礙者貧窮比率相較於非障礙者有較高貧窮率的特徵。世界銀行在 2007 年報告指出在開發中國家內，約有 82% 之障礙者，是生活在貧窮線下，而且占去貧窮人口 15% 到 20% 之間，是居於弱勢族群中之更弱勢者 (O'Reilly, 2007)。到 2013 年，歐洲障礙專家學術網 (The Academic Network of European Disability Experts ,ANED) 出版一份報告指出未來障礙者面臨就業、貧窮及教育等主要生活與經濟安全議題。這份主要的報告，分析現有各國資料，認為障礙者相對於非障礙者，落入貧窮風險的障礙者 (19%) 相較於非障礙者比率 (15%) 為高。也就是即使進入二十一世紀，障礙者的貧窮問題仍是無法有效舒緩 (Shakespeare & Officer, 2011)。

障礙者的貧窮問題嚴重，研究主要發現障礙者與貧窮間呈現惡性的循環 (Development, 2000; Elwan, 1999; Yeo & Moore, 2003; Cornell University ILR School, 2004)，Yeo and Moore (2003) 認為障礙／貧窮之間的循環是障礙者經歷身心理損傷經驗之後，產生與他人的差異，排除教育、就業、社區、政治、財務支持、健康各面向，更容易造成損傷，障礙與貧窮無止盡的循環。從圖 1 可以看到損傷、身心理差異與障礙三者循環的動態，障礙者被排除在政治／立法過程，與一般人口相比，欠缺維護自己權利機會與能力，障礙者缺少維護權利的能力，因個人障礙的限制，導致收入不足，長期貧窮下，進一步導致社會及健康機會的低落，容易成為疾病、創傷和損傷的高危險群，陷入無限的循環，這是由個人角度說明為何障礙者落入貧窮機率較高。另一個層面是各派論述貧窮議題結構面的解釋，在政治／權力角度看貧窮論述，若貧窮者缺少政治權力意指他們缺少與他人平等的機會、在社會容易不被看重，當貧窮者有政治權力就可以脫貧 (Kelso, 1994)。貧窮障礙者缺少維護權利的能力是個人限制，與缺少權力的貧窮者造成的結果是一樣的，也就是缺少與他人平等的機會，在政府的公共政策可以公平的分享其重分配的福利 (Royce, 2015)。

礙者在就業及需求分配的政策方案中遊走。障礙者在失業率高時，障礙勞動者轉移到需求系統，即使政府行政系統及醫療專業系統試圖解決這問題，但因社會政治因素影響造成障礙者在需求系統變多，主要原因是當被歸類為障礙者，他們的表現就像是符合這個障礙的角色，變成依賴和不能工作，也因此很少返回職場，又加上福利國家³ 認定給予福利是「移轉支付」(transfer payment)或是「權利」(entitlement)而不是「施捨」，當窮人認為救助是「權利」，但是不必然認為他有責任成為社會中有生產力的成員。社會不再視福利為烙印，福利變成只是權利，可以領就該領 (Kelso, 1994)。立法在障礙者方案創造了矛盾，試圖要提供了基本的收入安全，但又釋出障礙者可以離開勞動市場，但障礙者工作卻無法維持生活。障礙者面對政府遊移不定政策目標，遊走兩系統的障礙者加深貧窮樣態。

論及福利分配就必須提及正義的觀點，從 Plato 到 Rawls 的正義論述發展，John Rawls 在 1970 年提出正義論，主張「自由」和「平等」的二原則性，分別是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權利，享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另一個為平等原則，也就是應該調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使各項職位及地位必須在公平的機會平等下，對所有人開放，這就是機會均等原則，也就是社會中處於最弱勢的成員受益最大，並與公平救濟原則 (just savings principle) 相容。任何分配原則，如果能讓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受益最大，即使結果導致社會財富的不均，在他看也是可被接受的。

Rawls 在第二原則下提出「差異原則」，也就是社會最底層帶來利益的社經不平等是可被允許的，他關切的是權力和義務、收入和財富、權力和機會的分配方式，提出透過分配社會中處於最弱勢的成員受益最大，Rawls 的差異原則首要提出分配的概念，惟 Young (2011,18-24) 認為 Rawls 的分配原則是只考慮社會經濟體制結果的重分配，卻不考慮人在社會經濟過程遭遇的歧視、創傷和壓迫，並不是事後給予福利補償可彌補，另外，Rawls 的正義的核心意涵理解為福利的重分配，把人視為福利的擁有者、生產者和消費者，而不是能力需要發展的做各種事物的人，人遭遇各種壓迫，不只是因為他分配的福利被剝奪，而是因為他做為做各種事物的人的能力發展和自我決定被限制或傷害。換句話說，Young 對所謂正義原則並不認同，差異原則對 Young 來說，除機會之外，更需要社會給予不同特質的團體與個人各種發展的機會。

³ Kelso 批評福利國家的資源濫施濫用。

Young 挑戰 Rawls 批判當代政治哲學中的「正義」理論，她認為正義原則並不全然適用於分配典範，分配典範並不超然公正，社會不應以普遍性為前提談論正義，這樣的正義，只會是一種迎合主流化、由優勢團體所把持的平等假象，為了修正缺陷，她提出「差異政治」的概念，認為談論正義時應以「支配與壓迫」的角度切入，先承認不同社會團體間的差異，釐清彼此間不正義的社會事實；同時，各團體應基於尊重差異、相互理解的前提下進行溝通，給予弱勢團體特殊優惠待遇，進而解除不正義。她提出差異政治是一種以差異性為前提的溝通民主，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唯有正視彼此的差異，才能實現真正的正義（Young, 2011）。

肯定群體差異的解放政治涉及了對平等意義的重構。Silvers, Wasserman, and Mahowald（1998：21-30）認為障礙者形式正義，是障礙者在社會作出貢獻，提供障礙者充份參與公民，但不是以弱者的姿態來博取同情。惟障礙者緊扣著「生產力」，也就是一個人唯有充分參與社會合作，也就是有其生產，才有條件取得完整的公民身分，其形式正義最終目的在消除那些阻礙障礙者充分參與社會合作的系統性歧視，讓障礙者成為和非障礙者平起平坐的真公民。生產力的公民概念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對公民作為「具生產力工作者」的設定（洪惠芬，2012）。

但因為即便公平競爭，障礙者仍舊可能成為市場競爭下的失敗者，然而障礙者如何維持基本生存，回溯社會福利歷史發展，當時英國障礙者的真實處境是「依賴」與「無能者」，沒有工作能力的障礙者讓「貧窮」與「障礙」化為等號，在英國濟貧法下的濟貧政策原則是「人有生存的權利」，也就是在農業工業重組的特殊階段，產生貧窮危機時，可說是對貧窮者一種保障，將障礙者歸類為法律所允許且值得救助的對象，也是對當時沒有工作能力的障礙者維持一個基本的生存的樣態，「依賴」的概念深植在障礙者生存樣態。Young (2011：54)指出傳統上，自由主義堅持所有理性自主的人都應享用同等的公民身份權利，早期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明確將所有那些尚未發展理性能力的人，及從公民身份中排除無法自立的人，依賴意味著一個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暫時取消另一個人在隱私、尊重及個人選擇方面的基本權利，依賴與無基本權利交疊影響障礙者在社會的處境。

障礙者貧窮議題除了社會結構面解釋，障礙者因著差異特質，限制維護權利的能力，無法在政府的公共政策可以公平的分享其重分配的福利。台灣障礙者所得保障的

根本問題反映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的雙重意涵，一方面障礙者作為福利領受者，是社會福利配置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障礙者異質性並相較一般人其差異狀態下的實質權利意義，反映出當代社會福利制度對障礙者矛盾情結，延伸至福利政策中的矛盾且互斥兩種政策同時並存的弔詭特質。本文將以文獻整理與分析回顧不同社會政策歷史發展軌跡與論述對障礙者貧窮議題的對策。最後，本文針對台灣與英國的相關政策做對應總結。

貳、人權模式的【差異】翻轉社會模式的【結構】

西方國家對障礙者的觀點，深深影響社會福利政策發展過程，由早期主導障礙者復健的「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朝向「社會模式」(social model)發展，到現在的「人權模式」(human rights model)，深化對障礙者態度及福利政策的發展方向。「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的障礙觀點，認為障礙是身體或心智損傷對個人功能所造成的限制，個人身體損傷與功能受限是因疾病及其後果所衍生出個人的障礙，因此，針對個人的病症給予醫療照顧、復健或治療，是主要的焦點（Silvers et al., 1998）。障礙者被認為是異常的，不符合社會對所謂常態規範的期待，醫療模式的觀點下，障礙者在社會生活上，經常需要承受極大的壓力去證明他們是符合「正常規範」。相對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衍生的障礙論述觀點，認為障礙不是一種身體狀態限制，而是身體與社會/物理/態度的環境之間無法調和的結果（Goering, 2002）。因此，要改變的外部社會環境、制度與社會態度，而非改變障礙者個人，社會環境與制度等須被創造符合障礙者可生存的方式。

1960 年開始在英國啟動的障礙者權利運動開始至今，又開啟關注障礙者社會排除及不平等的公民權利地位（Barnes & Mercer, 2010）。英國障礙者權利運動最主要的貢獻，是提出造成障礙者社會不平等地位的是造因於外部社會結構的不友善，而非障礙者個人特質，他們提出的論點，影響全世界的身心障礙者運動與相關的障礙論述模型。

1971 年智能障礙者權利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以及 1975 年障礙者權利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是第一個記載需重視障礙者平等和不歧視宣言。當時雖有這樣的宣告，但仍以醫學模式為基礎，損傷被視為限制或剝奪障礙者權利的合法理由。1993 年通過障礙者機會均

等規則（The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宣佈「機會平等」是障礙政策和法律的一個基本概念。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是延續與採納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精神與主張，在人權宣言與公約架構下，將人權公約精神運用至身心障礙者人口群體。Degener（2016）認為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CRPD 主要是以社會模型論述為主要參考，其實 CRPD 的起草與最後通過內容，除社會模型之外，CRPD 公約精神是人權模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

人權模式的障礙論述，將障礙經驗的多樣化特質帶入，建構以【人】為基礎的權利基準，代表無論障礙者的身體損傷程度有多嚴重或多樣，都不成為障礙者行使權利訴求的阻礙。CRPD 在解決障礙者的外部環境與制度障礙是採取社會模型的制度結構觀點，但是對個人損傷經驗的詮釋卻採取差異觀點，顯示人權模型障礙觀點的特色，損傷經驗的差異，在政策上反映出個別化支持服務的強度與密度。換句話說，以人權為基礎的障礙論述，能彌補社會模型的不足，且能將障礙者所經歷的多樣與多重阻礙帶入權利訴求與主張之中（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

社會模型對障礙經驗的論述與理解，重視結構面的解釋，但是對【個體的損傷】經驗，卻沒有深入分析不同損傷經驗的差異。CRPD 可說是社會模型的進階與加強版，針對社會模型較少提及的損傷經驗，強調其個體的差異，將不同的損傷經驗帶入 CRPD 的人權架構中，將社會模型所強調的外部環境與社會制度改善，作為 CRPD 推動依據。兩者的互補與運用如圖 2。CRPD 解決障礙者的外部環境與制度障礙是採取社會模型的制度結構觀點，但是對個人損傷經驗的詮釋卻採取差異觀點，顯示人權模型障礙觀點的特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

在政策上，損傷經驗的差異反映出個別化支持服務的強度與密度。社會模型的問題在於模型將障礙經驗框架在對外部環境制度與環境，無法細緻的區分不同的身體經驗所受到限制的程度，這些個別化的身體限制或損傷及障礙經驗，不一定是屬於醫療模型論述，但絕對是個別化的損傷經驗，在公約的實際執行與實踐之中，這樣的缺陷就很容易被凸顯出來（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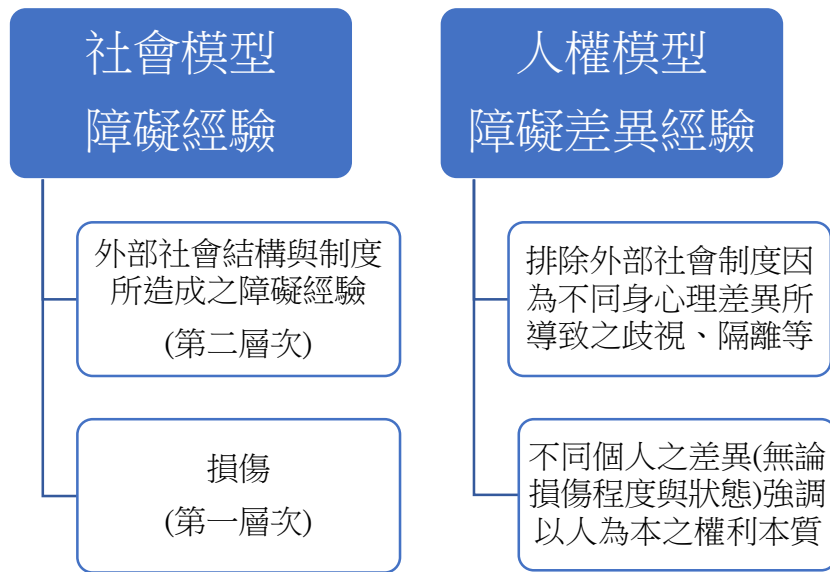


圖 2 社會模型的障礙經驗與人權取向障礙經驗兩者的互補與運用比較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

社會模型強調的外部社會結構與制度所造成的障礙經驗，但無法區辨障礙經驗【差異】的本質，造成施行社會政策無法解決障礙者在社會面臨的困境。Silvers et al. (1998: 181) 認為對障礙者是不能用為對他們的自然劣勢進行補償的問題，在於它只補償「後果」，卻未更進一步去追究障礙者陷入依賴處境的「原因」。問題不是一個公正的社會應該如何或是否應該補償人們的自然不幸或缺乏，其實從社會對自然不平等的補償義務的角度，忽略了與自然差異相關的不平等現象在某種程度是來自社會民眾的態度。如果障礙者即使在社會的外部資源中享有平等的分配，也可能是因為這些資源已經被劃分或結構化，從這個角度即便社會分配也很難達到正義。

延續前面討論與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強調障礙者的損傷經驗的差異，這回應 Young (2011: 96-116) 的論述，她認為 Rawls 所提出正義就是公平，假設原初狀態為公正的陳述，他在正義論中，提出無知之幕⁴的概念 (the veil of ignorance)，認為當所有的人都處於「無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狀態下，作決策時，他們所一致公認的社會契約，就是正義，惟這個對於推理思考的限制，卻不只排除原初狀態參與間的差異，也排除了他們中間的任何討論。

⁴ 無知之幕 (the veil of ignorance) 排除了個體中間的任何分化性特徵，確保所有人都將期於同樣的假設，根據同樣的普適觀點來進行推理，原初狀態參與者必須彼此沒有利害關係，這樣的限制，讓參與者沒有中間的真實討論及互動。

Rawls 所提出的正義原則奠基於差異原則下，對於資源分配分析，引用基本資具⁵ (primary goods) 的討論，Amartya Sen 認為 Rawls 基本資具只是一般多用途的工具，就像所得及財富，它是無法幫助不同人在不同機會將所得及財富轉換成美好的生活。Amartya Sen 引入【能力取向】處理世界最忽視及被剝奪的障礙者，著眼目的非工具，更能處理障礙者的歧視問題，因為【能力取向】看到障礙者在轉換美好生活的困難。同時他認為貧乏基本資具是無法真正決定分配公平性，主要是基本資具轉換成能力過程，障礙者與一般人是有所差異，這樣的差異在於個人的權利、機會和收入等不同，這是 Rawls 沒有處理的（林宏濤，2013）。

惟 Amartya Sen 所提出【能力取向】討論障礙者的權利，在抽象層次與實際的運作層次，能力取向的論述無法區辨，不同程度與不同類型的障礙者在能力上需要那些不同的支持與協助，而人權模式的障礙論述，強調以人為基礎，面對不同程度與類別的障礙者，強調的是提供服務與支持的密度與內容的不同，但是在人權上，不能排除重度障礙者的適用資格（Mittler, 2015）。Young（2011：11）也認為平等待遇的原則下，制式化公平的詮釋壓抑了差異，差異政治有時意味著推翻平等待遇原則，取而代之的原則是要在公共政策及經濟制度的政策及準則中承認群體差異的存在，以便減輕實際或潛在的壓迫，有時候承認群體的特殊權利，是促進他們充分參與的唯一方法。以人權作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基準，它是無條件且不局限損傷程度與類別，因此，這個模型比前面所提的社會模型與能力取向，都有較廣的適用性，因而認為人權模式的障礙論述將是未來在公共政策運用上，主要的發展趨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

參、形式正義下【差異】貫穿貧窮問題的核心

「因為障礙與貧窮難分難解的聯結，除非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擁有相等的權利，否則貧窮是難以連根拔起」（Lee, 1999）。這段話道出貧窮與障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障礙者沒有與非障礙者擁有相同的權利是貧窮的根源。

貧窮（基本生存）是自古到今存在的議題，是人類社會亟需解決的問題。過去到

⁵ 它們是據以達成各種目的的多用途工具（任何可能幫助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各種東西的資源），其包括各種權利、自由、機會、收入和財富，以及自我尊重的社會基礎。

現在為貧窮而戰都失敗，主要原因是國家沒有意願去花費足夠的資源去處理。而在 1980 年時，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都在努力去消滅貧窮樣態，但都面臨到失敗，主要原因還是政府忽略貧窮的成因，不同的立場在不同面向對成因有不同的看法，從右派到左派其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和馬克斯主義在人力資本、缺乏經商技能、家庭不穩定、經濟的理性選擇、文化解釋、種族歧視、經濟結構改變等面向去論辯其貧窮成因(Kelso, 1994)。

自由主義認為貧窮者教育的缺乏是造成貧窮的原因；保守主義認為貧窮者因貧乏缺乏合適的技巧、動機及貧窮文化而造成貧窮；馬克思觀點認為貧窮大規模的存在是資本社會的因素，勝於改變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從貧窮成因結構性因素來看，自由主義認為經濟的因素而保守主義認為文化的因素；從個人性的因素來看，自由主義認為人力資本及缺少教育；保守主義認為個人的家庭不穩定或是個人的不努力所產生貧窮(Kelso, 1994)。不同派別對貧窮的論述圍繞在結構性環境因素，但從個人層面的論述都集中在文化層面個人的不努力（德性）的討論，惟缺少個人限制及差異性的論述。

什麼是差異？Iris Marion Young 是一位影響當代社會最重要的女性主義的政治哲學家，她在 1991 年出版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但唯有正視在社會上不同社會群集的差異，才能達到真的正義，她從壓迫的角度論述，認為壓迫會使一個群體陷入無能為力或逐漸弱化的結構性現象，障礙者就是在社會上被壓迫一群人，她提出壓迫有五個面向，也就是剝削、邊緣化、無能、文化帝國主義及暴力，其中過往歷史遺緒產生邊緣化及無能造成障礙者在社會上被壓迫的處境。

英國歷史脈絡看到中古時期封建制度下，在領土與農奴權利義務交換的保障及在教會、修道院、個人或慈善團體的濟助下，救濟貧窮並不用透過政府來解決，而是封建領主的義務與責任，他們需要照顧障礙者、貧窮者、婦女和兒童等的生活，當時並沒有「依賴者」的概念。隨著封建制度解體之後、教會腐化與院產充公和社會變遷後，在那個時代所謂的無能力者，指的是沒有工作能力者，就是今日的障礙者或依賴者。「依賴」與「無能者」是當時英國障礙者的真實處境。沒有工作能力的障礙者讓「貧窮」與「障礙」化為等號。

英國濟貧法下的濟貧政策原則是「人有生存的權利」，也就是在農業工業重組的特殊階段，產生貧窮危機時，可說是對貧窮者一種保障，將障礙者歸類為法律所允許且值得救助的對象，也是對當時沒有工作能力的障礙者維持一個基本的生存的樣態，「依賴」的概念深植在障礙者生存樣態，深化處境的邊緣化。但由於既有印象對「依賴」與「無能者」的偏見與烙印，對於在救濟院所濟助的障礙者，僅給予必要生活所需，然障礙者生活在疾病髒亂生活環境極差及背負烙印的救濟院中，隨時面臨到死亡的到來，「依賴」邊緣化的真實處境導致障礙者尊嚴的低落。

四百年前障礙者【依賴】、【無能】、【無權】的貧窮樣態到現今障礙者，障礙者處境有何改變？國際人權難道不能保障障礙者的人權？為何障礙者仍然無法平等參與社會？Mégret（2008）指出有四個原因使得國際人權條約未能滿足障礙者的需求，進而平等的參與社會，主要未考慮障礙者的具體經驗，這個就是與一般人不同的差異特質，以下分述原因：

一、忽略障礙者被剝奪權利的狀況

在工業化時代前「依賴」的普遍意義是在被放在較低的位置，「依賴」這個字眼起自於 1588 年，它的意思是「一個人依賴另一個人支持、地位等；是一個家臣、陪伴者、部屬、僕人」，當時的依賴者是指社會地位的從屬關係，但是當時最早的依賴者類屬中，並沒有障礙者在內。直到濟貧法的規定，才在法律的內涵上，將障礙者歸類為法律所允許且可予以救助的對象（Fraser & Gordon, 1994），但是在當代的意義中，依賴者這個定位是一種照顧關係的意涵，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兩者形成依賴關係。依賴處境不是在社會上主要的角色，而是被邊緣的樣態。

英國濟貧法自 1601 年在頒佈實施至 1948 年《國民救助法》獲得通過後，結束了三百多年的濟貧法時代。對於貧窮和救濟者而言，貧窮都是一個道德責任的問題，自由主義者一面堅持應侷限於自願的慈善行為，和嚴苛的最低維生標準，另外主張國家應強制提升貧窮者的道德責任和強制工作，以減少依賴或對依賴的鼓勵（張世雄，1996）。表示在當時背景「依賴」這個行為是不被鼓勵的。1795 年史賓翰連法案通過的背景是因為工業革命、圈地運動、家庭手工業所造成大量失業工人，然而經濟失調不是工人所能控制的，但是當時的救助制度確定「人有生存的權利」（right to live）的基

本原則，它反映出傳統社會，經濟社會制度安排的道德性經濟(moral economy)企圖對抗新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economy of free market)下的國家制度。然而 17 世紀自由主義啟蒙時代爭論依賴這個議題變成普遍的社會論述。「依賴」「獨立」字眼在這段期間成為政治上討論的議題 (Fraser & Gordon, 1994)。緊扣著「生產力」的「獨立」，也就是個人充分參與社會合作、對社會作出貢獻，條件取得完整的公民身分。

Young (2011: 53-55) 指出傳統上自由主義堅持所有理性自主者都應享有同等的公民身份權利，也就是早期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明確地將所有理性能力成問題或尚未完全發展的人，以及所有無法自立的人從公民身份中排除，尤其是被安置在救濟院、學校等安置場所的窮人、障礙者以及孩童等被明確從公民身份中排除出去，過去英國的障礙者的處境是「依賴」與「無能者」及「貧窮」，壓迫的結果是公民身份的排除，導致無法完整的行使權利，換句話說障礙者沒有擁有完整公民權。

過去權利取決你個人在社會的位置，社會上那個位置。處在社會邊緣位置的障礙者，呈現依賴、無能、自尊低落，那樣的剝奪及壓迫仍會持續發生，即便邊緣者生活在尊重他們自由及尊嚴的機構中，擁有舒適的物資生活，但邊緣性所帶來的不正義⁶仍以缺乏自尊的形式出現，這不會因一個人有了遮風避雨的地方和食物，邊緣化就不再有壓迫。過往到現今這樣的邊緣性仍存在障礙者身上，也就是障礙者沒有應有的權利 (Young, 2011)。

⁶ 邊緣化是被剝奪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容易遭到嚴重的物質剝奪，其中有兩個部分會產生不正義，一個部分是在福利供給上會產生不正義，第二部分是邊緣化，它不讓人們有機會用社會定義及認可的方式來運用自身能力。(Young, 2011)

二、不同人擁有不同的權利程度

「公民」原本就是超越「差異性」而邁向「普遍性」的一個概念。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因民權運動⁷開展後，使得這種「普遍性」的公民概念，除了受限於國家差異而不能超越特定國界之外，逐漸面臨兩種「差異性」的挑戰。第一種「差異性」的挑戰，是指法規與行為之間的差異。這就是說，每位公民雖在法條規定上都享有平等的或相同的各種政治權利，但發現社經程度愈高的公民，愈常運用政治參與權利、愈常採取政治參與行為，而社經程度愈低的公民，則愈少運用政治參與權利、愈少採取政治參與行為。在政治參與行為時常左右政府決策人選及其決策的情況下，社經程度愈高的公民就會愈得利，社經程度愈低的公民便會更不利。這種強者更強而弱者更弱的「累積性差異」，就是社會不正義(social injustice)。第二種「差異性」的挑戰，指各種社會運動所掀起的各種「團體差異權利」(group-differentiated right)的主張及其落實。例如，女權運動者抗議職場的性騷擾與同工不同酬，障礙團體呼籲無障礙空間與特別工作機會等（郭秋永，2011）。

兩種「差異性」來自社會的不平等。邊緣化使得即便法規上享有一樣的權利，但實質程度上是有差異的，另一個「差異性」是享有卻實質上不同權利，造成需要特別爭取與人實現平等的權利。這樣是沒有考慮障礙者與他人不同的具體經驗，沒有真正的擁有權利。

三、社會壓迫歧視貧窮障礙者

從公民權角度出發，倡導者認為貧窮者是因為缺少機會、結構改變等因素造成貧窮。公民權（civil right）運動者傾向於否認窮人的動機問題，認為窮人的經濟問題起

⁷ 美國民權運動(U.S. Civil Rights Movement)開始於 1930 到 1940 年初期的美國南方。過去美國對待黑人採取與美國民主理想歧異的態度，美國的民主並沒有延伸到非裔人民。1950 年，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簡稱 NAACP）成功贏得法律爭奪，反對歧視黑人制度(The Jim Crow System)，特別是在 1954 年，最高法院判決以種族作為分離學校的依據是違憲的。鼓勵黑人爭取履行法院的判決，及爭取更廣大的法律改革，並催生群眾的抵抗運動。民權運動持續的結果，在國會通過許多重要的立法，如 1964 年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公共住宅根據種族、膚色、宗教或血統(national origin)作差別待遇。1965 年的投票權法案(The 1965 Voting Rights Act)這法案給予南方黑人選舉權。除了立法之外，民權運動也影響美國政治的基本作法。運動教導那些被壓迫及被排除在政治過程的美國人，去追求有效的權利。在美國及世界各國，民權運動也擴大政治範圍，刺激各項不同的公民權利和社會正義運動。在民權運動之前，在美國社會中，許多群體如婦女、西班牙裔(Hispanics)、原住美國人(Native Americans)、障礙者(Physically disabled)、男同性戀(gays)和女同性戀(lesbians)等被壓迫的群體，尚不知道如何抗爭與爭取支持。(Newman, 2004)這樣的民權運動開展到世界各地，許多受到歧視或被排除的群體，透過民權運動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這是提供權利優先的公民權。

源於缺乏工作機會而非缺乏動機。少數民族面對種族歧視的處境，通常是最後被雇用，而最早被辭退，即便個人家庭穩固、努力工作和個人責任的倫理，當雇主仍歧視他們，少數民族還是無法脫貧（Kelso, 1994）。但過去公民權對貧窮的論述，有限於黑人及單親婦女的貧窮樣態，認為結構及缺少機會讓黑人及單親婦女陷入貧窮，而障礙者貧窮者，無法將所得和資源轉換成美好生活，比一般人更嚴重，社會結構及缺乏機會也是主要原因。

對障礙者而言，除貧窮議題結構面的解釋外，還有障礙者本身的意識。十八世紀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以來，工人進入工廠從事集體作業，勞動市場就業成為工人賺取薪資以交換生存資源的主要來源（Polanyi, 1957）。以市場標準來評斷勞動力，使得人們被區隔為「有工作能力者」與「無工作能力者」，有工作能力並參與就業，才有市場定義的勞動價值（王國羽 等編, 2012）。工業化時代中「依賴」的代表就是所謂的障礙者及貧窮者，也就是「無能者」，他們不是靠著工資而是靠著救濟生存，他們不只因貧窮而被羞辱，意志上也因為依賴救濟而削弱（Fraser & Gordon, 1994）。

看到障礙者面臨的不利因素，來自缺乏立基社會所生成的自尊，無疑是更多的貶低。歧視導致貶低障礙者無法參與社會，退縮導致障礙者貶低自己無法進入社會，雙重貶低造成障礙貧窮問題更嚴重，障礙者面對的問題主要是歧視問題（Silvers et al., 1998）。這是公正社會必需改變自己對身心障礙的接納。

四、障礙者不像非障礙者那樣自主實現平等

「公民」概念所在標榜的「普遍性」，實際上隱藏著其所要超越的或其所要拋棄的「差異性」，從而常使一些社會運動人士陷入「普遍性的弔詭」（dilemma of universality）或「差異性的弔詭」（dilemma of difference），一方面，為了求得公平對待，必須否認差異性（或強調普遍性）；在另一方面，為了能夠矯正不利處境或獲得補償，則需強調差異性（或否認普遍性）。這種「普遍性的弔詭」或「差異性的弔詭」，密切關連著社會正義。應該依據「普遍性」的公民觀念，「平等而無差異地公平對待所有公民」，還是意指該根據「差異性」的公民觀念，「濟弱扶傾地差別對待所有公民」呢（郭秋永, 2011）？

對障礙者而言，只有在社會中是貢獻者，才能取得完整的公民身分，Young（2011：39）提倡一種賦能性（enabling）的正義構想，提供障礙者充份參與性公民身份方式，

但不是以「依賴」與「無能者」姿態出現。形式正義目的在消除障礙者充分參與社會的歧視，讓障礙者成為和非障礙者能成為平等的公民。惟障礙者進入社會，「平等而無差異地公平對待」障礙者，障礙者異質性如何無縫接軌的進入社會？

舉例來說，一般人與障礙者政治權的履行，障礙者因障礙無法與一般人履行投票權，以下表 1 以形式主義及差異特質和能力促進與提升比較運用來說明。形式正義下，障礙者與一般人給予相等的投票權利，當社會理解障礙者，正視差異特質，提供障礙者完成投票的方法，並考慮障礙者差異特質，提供各類障礙者了解投票意義及參與的能力，這就是形式主義及差異特質和能力促進與提升比較的差異。

表 1 形式主義及差異特質和能力促進與提升比較運用

形式正義	給所有公民相等的投票權
差異特質	因應障礙者的特質，需要提供各式的無障礙投票設施，例如點字、無障礙坡道、易讀板等
能力促進與提升	提供障礙者對各項選舉議題等之了解與政治參與之能力

資源來源：作者自繪

【差異】真實存在，社會未理解障礙者的具體經驗是與他人不同，造成障礙者無法真正享有真實的權利，更無法充份參與公民應享的權利。在達到平等的權利過程，障礙者因著差異，需要能力促進與提升才能達到平等的權利。【同理差異】才能讓障礙者因【差異】順利進入社會享有相等的權利。

Silvers et al. (1998: 21-30) 認為形式正義就是障礙者擁有平等公民權利，社會再也不用使用分配正義去讓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擁有相等的生活。Young (2011: 96-116) 指出理想的公民社會，將差異化約成統一性，透過一元化的政法體制來壓抑差異，這種對公民社會的運作，有效地從公民身份中排除透過身體與感覺產生認同的人，包含障礙者及女性、黑人等，但一個挑戰制度化支配及壓迫的正義構想，應該提供一個異質性公眾的觀點。也就是說，具有異質性的公共社會，才有可能將不同樣態的人們包括在內，且享有真正平等的機會。

回顧不同福利體制後所代表左/右兩派思辯脈絡，對貧窮議題主要爭論的在於根本的經驗問題，對於人們遭受貧窮是因為不幸和機會的不平等，左派認為透過再分配將金錢給予窮人，這樣是在幫助不平等的犧牲者，然右派認為濟助窮人是貼補昂貴的嗜

好和助長不負責任的選擇；左派認為福利國家應幫助窮人克服了自己的劣勢並幫助他們參與社會生活，然右派認為福利國家是否產生邊緣化，貧窮者被視為福利依賴階層；對貧窮樣態是自己選擇所造成？左派認為應該首先使貧窮者平等，然後再要求他們為自己的選擇擔負責任，而右派覺得應該要求貧窮者證明自己有能力為自己的行為擔負責任，才允許他們獲得幫助。基於此，左右兩派對貧窮者截然不同的思考邏輯脈絡，衍化不同思考想像，也就是國家幫助貧窮者生存在社會是貧窮者的基本權利？抑或是貧窮者需經克服自己的狀況工作賺取維持生存要件或是完全仰賴有條件的社會救助（王玉如，2018）？

現今各國包含臺灣，過往以提供現金給付扶貧的社會救助制度或收入維持方案，在 1990 年代後開始強調「工作福利」(workfare)的取向，也就是經評定有就業能力者，社會福利的協助重點在取得工作技能與進入勞動市場，而不只是消極的福利給付（王國羽 等編, 2012）。值得救濟者因應時代的變遷卻有不同的看法。但障礙者無法在勞動市場所得而獲得應有的價值，他們被視為需要「依賴」他人才能生存的群體，然而這樣的在社會「依賴」地位是不被認可接受的。「值得救助」與「依賴」畫上等號，並沒有因為值得救助的樣態，而在社會上被接受，反而因為「依賴」的樣態，身處在社會階級較低位置的脈絡裏，也因為「依賴」的樣態，容易在勞動市場上取得微薄的薪資，障礙者長期身處於貧窮的困境。

Polanyi（1957：81-90）認為英國史賓翰連法案創造一個新的階層，就是大量勞動人力，陷入貧窮成為貧窮階級。獲得救濟者可以得到工作，救濟加上補貼，雇者負擔較低的工資，更壓縮勞工的薪資，對於勞工而言，薪資的低落更無法脫貧，長遠而言，受雇者自尊的下降，慢慢安於現況，因此產生大量的勞工貧窮，史賓翰連法雖然保證生存的權利，採取工資補貼變成很普遍的措施，再補助其家庭津貼，這些都是採取公共救濟的形式，針對當時社會的勞動貧窮者，也就是不需要使接受救濟者到貧民習藝所去，這樣的救濟措施可讓貧窮勞動者勉強糊口。但是其法令深層文化本質是不同意依賴，但是這些勞動者處於不穩定個人的獨立狀態，也就是雖然他們工作，但是生活卻非常的貧困（Fraser & Gordon, 1994）。我們可以看到現今障礙者依然救助或工作加上補助卻陷入貧窮樣態。

障礙者形式正義，認為障礙者在於社會中是有貢獻能力便可以取得完整公民（Silvers et al., 1998），Silvers 這樣的見解，只是回應當代福利資本主義社會對公民作

為「具生產力工作者」的預設。但障礙者要取得平等的公民身分，整個社會應當放棄分配正義那套回應障礙者依賴處境的方式，由形式正義完全取而代之(洪惠芬, 2012)。也就是障礙者擁有平等公民權利，社會再也不用使用分配正義去讓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擁有相等的生活。這是需要沉重思考百年來，為何無法解套障礙者在社會上所面臨的問題，障礙者自尊低落、無能及依賴樣態，社會排除歧視障礙者，唯有正視差異，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人權模式差異的價值貫穿整個解決貧窮問題的核心。

肆、英國與台灣福利保障政策的比較

身心障礙的社會政策學者 Stone (1984) 提出社會福利分配是以工作及需求兩種的分配邏輯來規劃其政策，一個是「工作」，另一個是以「需求」的政策。英國區分需要與工作的制度，工作與救助併行的福利政策去發展障礙者福利政策，障礙者雖被認為是「值得救助」施以救助，但現今政府福利政策對照身心障礙者貧窮樣態，似乎無法讓身心障礙者達到基本生存後脫離貧窮，也就是說，身心障礙者在有能力就業的範疇內，期待以補助加上薪資期待補足基本生存，但似乎印證 Polanyi 所指出的是這樣的救助措施讓貧窮勞動者勉強糊口但無法脫離貧窮。當代社會福利政策中，面對貧窮問題所能提出的策略，不斷的改變，其中障礙人口因為不同社會福利政策推出時的政策邏輯不一與社會條件不同，由四、五百年前，障礙者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定位就是值得救助的窮人，到如今的社會條件，障礙者被期待工作與就業，障礙者也經由障礙者權利運動主張自己的基本人權，期許障礙者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障礙者無論是否就業或工作，過往區別工作與救助的差異，也愈來愈模糊它政策矛盾逐漸在累積過往政策遺緒後，產生各種效果(王玉如, 2018)。

本節選擇英國與我國比較，是因為英國區分「工作」及「需求」的制度，工作與救助併行的福利政策去發展障礙者福利政策，我國大致也是延續英國福利政策發展。本節以英國與台灣的身心障礙福利政策比較，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業；第二部分是需求，也就是各式生活協助；第三部分為生活保障。(請見次頁 表 2)

英國濟貧法是國家開始透過社會制度解決貧窮問題的法令，也是開啟救助與工作補貼的方式濟助貧窮者，四百多年後現今英國對於貧窮者如何提供保障？在歐洲障礙專家學術網(The Academic Network of European Disability Experts, ANED)針對 CRPD 中

28 條社會保障英國報告來看，依著「工作」及「需求」的政策分類，在「工作」保障有就業服務、退休及養老金貸款。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養老金貸款是針對收入較低退休人士提供了額外的退休收入補助，這是對於退休後再多一層保障，台灣沒有提供這類的補助。

英國研究報告發現英國障礙者貧窮與就業密切相關，障礙者就業排除和勞動強度低下，是目前英國障礙者貧窮風險最大的因素（ANED, 2017a）。這與國際上研究障礙者會陷入貧窮的樣態，認為主要是因為他們就業與工作所得不足有關，並非所有障礙者都會陷入貧窮的生活狀態，但是他們落入貧窮的機率高於一般人口且當前的福利政策無法完全在保障生活水準與保持工作收入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的政策（Groce, Kett, Lang, & Trani, 2011; Shakespeare & Officer, 2011; She & Livermore, 2007; Yeo, 2001; Yeo & Moore, 2003）。

「需求」的政策，其包含社區設施（個人預算）、身障住房、租屋補助、社區照顧（個人預算），英國在考量福利政策的制定時，是考慮障礙者個別差異來量身定做每個障礙者所需的設施設備及照顧的預算，這樣是考量障礙者的個別差異，例如：肢體障礙者需要輪椅等輔具的設備，但精神障礙者就不需要輪椅輔具。另外，身障住房是依障礙者住房需求所規劃住房空間，我國目前仍以公共空間無障礙設計，障礙者尚無在公共住宅內住房空間依障礙不同而使用規劃。

「社會保障」的政策，包含就業及支持保障、補償額外費用、自立支付、照顧津貼及綜合津貼。其中就業及支持保障，不透過資產調查，而是以社會保險的方式，提供沒有工作及低所得的障礙者收入，反觀台灣目前是以資產調查方式提供生活補助。補償額外費用是補償障礙者比一般人因障礙產生較多的生活支出⁸，台灣尚無這樣的補助計畫。

歐洲障礙專家學術網(The Academic Network of European Disability Experts, ANED) 在 2017 年出版歐洲障礙者社會保障綜合報告指出，該報告使用歐洲 35 國統計數據並運用 CRPD 第 28 條指出障礙者有權擁有社會保障及適足生活，立基此概念的報

⁸ 低估障礙者貧窮率的可能性，主要是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需求不同，障礙者支出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障礙者額外的直接支出，包含交通支出；第二部分是障礙者的間接支出，照顧者因照顧障礙者無法去工作；第三部分是因障礙者無法負擔工作的要求而放棄收入的機會（Watson, Roulstone, & Thomas, 2013）。

告提出如何測量障礙者適足生活指標，包含收入的測量、服務和設備的支出、身障相關額外支出和房屋補助及退休金等指標。其指標內容仍在「工作」及「需求」的兩個不同的社會福利分配邏輯的障礙政策架構下運作，研究發現現今歐洲各國的障礙者仍處於貧窮樣態的高危機，而障礙者津貼的多寡與減少貧窮的程度有著明確的關係。（ANED, 2017b）。也就是在障礙的福利政策下，除了工作相關的福利薪資外，救助金額影響障礙者是否擁有適足性生活進而脫貧。

延續第二節英國障礙者處境脈絡，英國檢視 CRPD 中 28 條中發現障礙者貧窮與就業密切相關，障礙者勞動強度低是障礙者貧窮風險的一個關鍵因素。檢視障礙者仍處於貧窮樣態的高危機，惟社會福利政策所提供社會保障是否可以讓障礙者適足保障生活，延續上部分英國和台灣個別項目比較外，我們現在來比較是否以障礙者角度思考差異特質之兩國的身心障礙福利政策（ANED, 2017; 衛福部，2015）。（詳見表 2）透過比較發現，有以下二點。

一、英國在福利政策設計本質上相較台灣重視障礙者差異性

台灣福利政策本質制度設計並沒有針對障礙者個別化設計政策，個別化差異都落在直接服務的評估，由個案角度去看差異，非由政策看差異，其風險在於障礙者需求無法受限於預算等而受限服務。

英國在福利政策設計相較台灣是重視障礙者差異，在各式生活協助中社區設施及社區照顧中，都是以障礙者個別化的預算來考量，我們在實務評估才以個別化重視差異性，包括居家服務、個別化就業服務。

英國以障礙者中心為思考，考量障礙者相較一般人有較多額外的支出，提出補償額外費用。反觀台灣因無相關研究支持障礙相較一般人相高的支出，福利政策並無此相關制定的政策。英國立基障礙者設計的屋舍，適合障礙者居住，但台灣的社會住宅的設計以普世的設計考量，再由障礙者申請無障礙設施改裝。

二、英國的保障相較台灣保障較為全面

英國保障是針對個人預算個別化量身訂做的補助，台灣比較平面沒彈性僅依障礙程度補助金額有差異。英國是一體討論就業及支持保障綜合津貼，但台灣補助與服務

及就業脫軌。

台灣雖然在社會保障部分所羅列機構補助及生活補助，這部分都是以資產調查所核定補助標準，惟現今補助金額不足以達到最低的標準，也就是機構補助的金額尚需自費支付機構差額，這部分仰賴家庭成員予以協助，而生活補助的部分，也不足達到該縣市最低的生活金額。

但英國福利政策並非完善，報告直指勞動強度低是障礙者貧窮風險的一個關鍵因素。整個報告並沒有針對如何改善勞動強度低的工作，針對就業的障礙者除了現行社會保障提供保障外，另針對 25 歲以上就業障礙者提供收入補充。但 2008 年金融危機後，英國開始緊縮福利政策，這樣的舉動無疑加重貧窮危機。

英國面對福利政策的緊縮，直接影響是社會最弱勢的貧窮障礙者。世界各國財政金融危機是不爭的事實，福利的適切給予及社會的接納，無疑是社會弱勢者拿到平等公民的門票，現今雖有盤點社會福利政策，以障礙者眼光理解問題，針對核心問題有效處理，減少錦上添花的政策，才能真正協助障礙者進入社會解決障礙者生活困境。

表 2 英國與台灣的身心障礙福利政策比較

時間軸		
國家		0 歲〉16 歲〉65 歲〉
英國	工作	就業服務
		國家退休
		養老金貸款
	各式生活協助	社區設施（個人預算）
		身障住房
		租屋補助
		社區照顧（個人預算）
	生活保障	補償額外費用
		自立支付
		照顧津貼
台灣	工作	就業及支持保障
		綜合津貼
		0〉16 歲〉65 歲〉
	各式生活協助	就業服務
		勞保.公教保.軍保.農保
		輔具
		社會住宅
	生活保障	租屋補助
		社區照顧
		機構補助
		生活補助
		稅制
		身心障礙年金（重度以上）
		國民年金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伍、結論

肯定群體差異涉及了對平等意義的重構。承認群體的特殊權利，是促進他們充分參與社會的方法。人權模式重視的【差異】問題，正視障礙者與社會格格不入長久以來的問題。社會模式雖然提出社會需為障礙者做出改變，讓障礙者可以融入社會，惟障礙者彼此差異大，社會如何改變才能適合障礙者？立基人權模式重視差異的身心障礙權利公約，深入障礙者各樣權利的討論，深化保障並落實障礙者的需要。

國內外研究發現障礙者貧窮樣態嚴重，從濟貧法社會福利歷史脈絡看到，障礙者【依賴】、【無能】、【無權】的貧窮處境衍伸到現今社會，障礙者沒有與非障礙者擁有相同的權利是貧窮的根源。貧窮是自古到今存在的議題，不同派別對貧窮的論述圍繞在結構性環境因素，從個人層面的論述都集中在文化層面個人的不努力（德性）的討論，惟缺少個人限制及差異性的論述。Iris Marion Young 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唯有正視在社會上不同社會群集的差異，才能達到真的正義，她從壓迫的角度論述，認為壓迫會使一個群體陷入無能為力或逐漸弱化的結構性現象，障礙者因為過往歷史遺緒造成障礙者在社會上被壓迫的處境。

障礙者因「轉換障礙」(conversion handicap)無法將所得和資源轉換成美好生活，也因此身心障礙問題的重要性經常被低估。發展中國家，障礙者經常是所得最低的窮人中的窮人，但是他們對於所得的需求又高於身心健康的人，因為他們需要金錢和協助，才能過正常生活，想辦法減輕他們的障礙。經常使用以所得為基礎的貧窮觀點，可能讓我們忽略了由轉換障礙和盈利障礙⁹構成的社會剝奪的嚴峻情況(林宏濤，2013)。

CRPD 是立基人權模式差異的權利公約，承認群體差異的存在，以便減輕實際或潛在的壓迫，承認群體的特殊權利，是促進他們充分參與的唯一方法。但身心障礙者主要是歧視問題而非分配正義。這是公正社會必需改變自己對障礙的接納。看到障礙者面臨的不利因素，來自缺乏立基社會所生成的自尊，無疑是更多的貶低。歧視導致貶低障礙者無法參與社會，退縮導致障礙者貶低自己無法進入社會，雙重貶低造成障礙貧窮問題更嚴重。分配正義無疑是讓障礙者擁有適足性生活，但障礙者自尊低落、

⁹Amartya Sen 所提出身心障礙者賺取所得的能力受損，可以稱為「盈利障礙」(earning handicap)。

無能及依賴樣態，社會排除歧視障礙者，人權模式正視差異的價值貫穿整個解決貧窮問題的核心。

障礙者形式正義，就是障礙者擁有平等公民權利，唯有考慮障礙者差異特質，提供各類障礙者參與的能力，正視障礙者差異特質，才能讓障礙者成為和非障礙者達到真正的平等。社會模型所強調的【結構】外部環境與社會政策的改善，這樣的障礙經驗，但無法區辨排除外部社會制度因為不同身心理差異所導致之歧視、隔離等【差異】的本質，因此社會制度及政策無法真正改善障礙者的生活。

檢視英國與台灣對於障礙者的生活保障並於以【差異】去思考其障礙者福利政策。雖然台灣在評估工作落實障礙者個別化需求，但本質上無【差異】的概念思考，無疑沒有真正讓障礙者有相同權利進入社會，有形無形造成障礙者貧窮樣態更加嚴重。社會福利分配以工作及需求兩種的分配邏輯來規劃其福利政策，現行遊走兩系統的障礙者加深貧窮樣態。生活保障應以障礙者【差異】思考來規劃其政策，達到適足性生活。

參考書目

一、中文

- 王玉如(2018)。〈障礙者貧窮議題及生活保障政策議題之初探：以臺北市為例〉，《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1（1）：113-152。
- 王國羽、林昭吟、張恆豪(2012)。第六章勞動與就業。障礙研究-理論與政策應用。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林宏濤譯，Sen A. 原著(2013)。正義的理念。臺北：商周出版。
- 洪惠芬(2012)。〈「分配正義」還是「形式正義」？身心障礙作為福利身分與歧視的雙重意涵〉。《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0（2）：93-160。
- 郭秋永(2011)。〈社會正義、差異政治、以及溝通民主〉。《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4（4）：529-574。
- 張世雄(1996)。社會福利的理念與社會安全制度。台北：唐山。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概要。出版：帝宏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二、英文

- ANED. (2017a). *ANED Country(UK) report on Social Protection and Article 28*. Synthesis: The Academic Network of European Disability Experts (ANED).
- ANED. (2017b). *Social Protection for Disabled People in Europe*. Synthesis: The Academic Network of European Disability Experts (ANED).
- Barnes, C., & Mercer, G. (2010). *Exploring disability*: Polity.
- Degener, T. (2016). Disability in a human rights context. *Laws*, 5(3), 35.
- Development, D. f. I. (2000). Disability,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hpod.org/pdf/Disability-poverty-and-development.pdf>
- Elwan, A. (1999). *Poverty and disability: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Social Protection Advisory Service Washington, DC.
- Fraser, N., & Gordon, L. (1994). A genealogy of dependency: Tracing a keyword of the US welfare stat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2), 309-336.

- Goering, S. (2002). Beyond the medical model? Disability, formal justice, and the exception for the "profoundly impaired". *Kennedy Institute of Ethics Journal*, 12(4), 373-388.
- Grammenos, S. (2013). European comparative data on Europe 2020 &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 Groce, N., Kett, M., Lang, R., & Trani, J.-F. (2011). Disability and poverty: The need for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32(8), 1493-1513.
- Jenkins, S. P., & Rigg, J. A. (2004). Disability and disadvantage: selection, onset, and duration effect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3(3), 479-501.
- Kayess, R., & French, P. (2008). Out of darkness into light? Introducing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8(1), 1-34.
- Kelso, W. A. (1994).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poor in America*: NYU Press.
- Lee, H. (1999). Discussion Paper for Oxfam: Disability as a Development Issue and how to integrate a Disability Perspective into the SCO. In: Oxford: Oxfam.
- Mégret, F. (2008). The disabilities convention: Huma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 disability right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30(2), 494-516.
- Mittler, P. (2015).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mplementing a Paradigm Shift.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12(2), 79-89. doi:10.1111/jppi.12118
- Newman, M. (2004).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O'Reilly, A. (2007). *The right to decent work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LO:Geneva.
-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 Royce, E. (2015). *Poverty and power: The problem of structural inequality*: Rowman & Littlefield.
- Shakespeare, T., & Officer, A. (2011).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 *Disabil Rehabil*, 33(17-18), 1491.

- She, P., & Livermore, G. A. (2007). Material hardship, poverty, and disability among working-age adul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8(4), 970-989.
- Silvers, A., Wasserman, D. T., & Mahowald, M. B. (1998). *Disability, difference, discrimination: Perspectives on justice in bio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Vol. 94): Rowman & Littlefield.
- Stein, M. A. (2007). Disability human rights. *California Law Review*, 75-121.
- Stone. (1984). The disabled state. I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rossRef Google Scholar.
- Watson, N., Roulstone, A., & Thomas, C. (2013).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ability studies*: Routledge.
- Yeo, R. (2001). *Chronic poverty and disability*.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 4. Manchester: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Policy and Management/CPRC.
- Yeo, R., & Moore, K. (2003). Including disabled people in poverty reduction work: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World Development*, 31(3), 571-590.
- Young, I. M. (2011).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三、網頁

衛福部（2015）。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檢索日期：2016年12月20日。
日。<http://bit.ly/2m5n6Gh>

研究論文

從唯一真愛到雨露均沾：歐美 BL 同人論壇中的「多邊戀」敘事及其性別政治意涵*

黃靖旖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王孝勇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9 年 05 月 2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06 月 15 日。

謝誌：感謝審查委員之修正建議。文責自負。本文通訊作者為王孝勇：hywang2@pu.edu.tw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敘事批評的觀點分析歐美 BL 同人論壇中的「多邊戀」(polyamory) 創作，並推敲其性別政治意涵。不同於過去常見的同人二次創作多半以單偶制架構同性角色間的性別關係與互動模式，隨緣居【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的同人文本則刻意呈現出一種極為特殊的多邊戀，亦即由多人合意組成、彼此互相知情的愛／慾並存狀態。研究發現，歐美 BL 同人的多邊戀文本透過特定的內容與形式，呈現出「真愛不是唯一」、「多邊優於單偶」、「賦權生理女」和「鬆動線性理性邏輯」等敘事意涵。據此，多邊戀敘事建構了更為複雜動態且兼具「身分認同面」與「生殖本質論」的性別政治想像，同時挑戰了廣義的同人文化圈內部與外在異性戀機制的性別常規。

關鍵詞：多邊戀、性別政治、敘事批評、復仇者聯盟、歐美 BL 同人

Beyond Monogamy: A Narrative Criticism of “Polyamory” in Slash Fiction and its Reference to Gender Politics

Jing-Yi Huang

Master's degree student,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ao-Yung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narrative criticism of polyamory of slash fiction with the constant reference to gender politics. It wa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lash fiction that mostly depicted boy's love on the basis of monogamous mode, narrative of the internet forums “MTSLASH” that adapted from super-hero movie series of Marvel, which deliberately constructs the specific non-monogamous relationship among those characters. That being informed and consent with both romance and sexual intercourse of all participants involved, might be chained out and filled up the definition of polyamory. Herein, narrative rationality embodied by polyamory includes “true love is not the only,” “polyamory is superior to monogamy,” “empowering physiological female,” and “beyond the linear logic and rational world paradigm” etc. Based on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arrative of polyamory intentionally constructs the imagery of gender politics from both sides of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reproductive system.” In addition, the inner tacit knowledge from interpretive community of slash fiction and the outer mechanism of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could also be reproblematicized by the rhetorical agency of polyamory.

Keywords: polyamory, gender politics, narrative criticism, The Avengers, slash fiction

壹、前言

隨著同人及腐女文化已成為網絡虛擬世界中兩股不能忽視的次文化力量，BL（即 Boy's Love，男男之愛）作為當代流行文本中的其中一種文類，不僅具有代表性，更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討論（邱佳心、張玉佩，2009；徐艷蕊、楊玲，2014；詹思恩、王孝勇，2016；Mazar, 2006）。

BL 同人文化源自日本，主要成員為腐女。同人創作與討論的核心，乃是原文本中並不存在的男性角色之間的同性愛。腐女會將原文本自行解讀，抽出喜愛的男性角色們，賦予其同性感情與性慾張力。藉此，BL 同人文化所開展建構的文本時空，彷彿構建了一個可以包容一切的多元異質場域，更蘊藏著特定的性別政治意涵。因為它在敘事內容、形式與其語藝效應上，皆與異性戀霸權（heteronormativity）的性別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有著相當刻意為之的差異或差距。例如同性相吸、生理女性角色的退場或隱身等，這些無法在主流性別關係想像框架內的元素，確為 BL 的常態基質。吾人更得以藉由 BL 所描繪刻劃的性別事件，回溯性地揭窺異性戀性別腳本的建構邏輯與歷史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

然而，即使 BL 文化確有挑戰異性戀機制的事實，我們卻不可誤以為兩者乃是斷然絕緣的平行時空。因為 BL 同人圈始終存在著不少迎合主流價值觀的社群文化與內在規約，例如真愛誓約、貞潔論述、貶抑女性、單偶制（monogamy）以及攻／受區分之不可逆等。這樣的性別事實使得不少研究者開始對 BL 圈內普遍的性別邏輯加以批判，認為這些常規極大程度上是異性戀模式的偷換或再製（王冬梅，2015；姚培娜，2012）。

對此，近來亦有研究發現，上述圈內性別邏輯已非絕對不可鬆動的真理。例如詹思恩、王孝勇（2016）就在歐美 BL 同人文化論壇隨緣居中，觀察到社群成員建構出了「互為攻受」的另類性別邏輯。源自於日本 BL 經典的「強攻弱受」敘事，在此不再是唯一的同人社群常規或默識。依循著這個研究發現和線索，尤其是其所揭示出的歐美 BL 同人論壇作為持續動態演化且饒富反身性別意識之語藝產物，本研究試圖思索的是：歐美 BL 同人論壇中的性別配對創作（而不僅是性愛描寫），是否有更為多樣豐富的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是否逐步累積凝結甚至足以延伸為某種獨具風格的語藝敘事？本研究的研究企圖，乃是透過經驗研究具體指出近來歐美 BL 同人論壇中正在成長迸生（emerging）、但卻尚未獲得相關研究關注的嶄新文類：「多邊戀」（polyamory）。

多邊戀英文為“Polyamory”，常譯作多重關係，又可譯為多元之愛、多角忠誠、多角戀或多伴侶關係等（蔡伊婷，2009）。中文譯名暫未統一。由於本研究除了意在強調多邊戀敘事所體現的多重關係圖像，尤其更凸顯的是其間的愛／慾並存（亦即在這樣的性別互動中，主角間的多人關係不只是性、也不會單純地聚焦於愛或言情，而是兼有之），故採「多邊戀」此一兼具性與愛意涵的翻譯應較為適切。而從多邊戀的視角出發，本研究初步的觀察印象是，歐美 BL 同人論壇隨緣居中以多邊戀為敘事主體之文本，其數量和寫作成果已初具規模，儼然在 BL 同人的大傘下逐漸形成了一個次文化中的次文化。多邊戀的文本創作更摒棄了 BL 同人圈長期以來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源自異性戀單偶制的唯一真愛忠貞價值觀，轉而選擇了一種基於多重角色間既有性衝動、又情意滿溢的特殊多人伴侶關係。這使得多邊戀既非單偶制，同時又不完全立即等同於納入一切非單偶關係的多偶制（polygamy）——因為一般性的多偶制並不一定強調愛／慾並存（Easton & Hardy, 1997；Klesse, 2006；Sheff, 2005a）。

以標榜多偶配對、拒斥單偶制的立場為起始點，多邊戀可被定義為：同時具備愛與性慾，由多人合意組成、彼此互相知情的性與性別關係。多邊戀敘事初步的語藝特殊性在於它在相當程度上否定了 BL 耽美文化¹中的唯一真愛論述，改從主角彼此之間各種非線性的排列組合關係重新定義所謂的真愛乃係雨露均霑，甚至讓生理女性不再以一種「不在場的在場」（absent-present）狀態依附隱匿於一位陰柔男角，而得以直接直白地現身化身。這些修辭風格都透露出歐美 BL 同人的多邊戀敘事一方面繼承並延續了日本 BL 文化圈對異性戀外在社會的挑戰，另一方面又試圖更基進地重塑另類專屬的性別敘事內容與形式。而其挑戰或鬆動的對象，同時對準著既定的 BL 文化邏輯以及外在實體世界的異性戀結構。

綜上所述，歐美 BL 同人文化圈的多邊戀文本雖源自主流的 BL 同人文化（兩者在大大方向上皆意圖挑戰異性戀機制的諸多性別價值觀），但確實已展現出不同於吾人較為習以為常的 BL 圈內的性別敘事和語藝想像，更透露出豐富的性別政治意涵。對此，本研究將採取從敘事批評（narrative criticism）的觀點，對歐美 BL 同人論壇中的多邊戀創作進行語藝分析。本研究以最具代表性的歐美同人論壇隨緣居對漫威系列電影的多邊戀同人二次創作為分析對象，具體的研究問題有：

1. 歐美 BL 同人論壇透過何種語藝策略，建構多邊戀敘事？
2. 歐美 BL 同人論壇的多邊戀敘事，如何烘托出特定的性別政治意涵？

1 「耽美」乃源於日本的一種文學創作形式，原本意指「唯美主義」，旨在反對「自然主義」中暴露人性醜陋的寫作方式，且冀望以華美的詞藻及官能之美使人沈醉。耽美一詞在日文的原意中為浪漫的意思。耽美的風格在日本漫畫領域，則被進一步轉借為 BL 的創作基調。

貳、文獻探討

以下，本研究將先概述單偶制、多偶制與多邊戀的歷史變化生成。接著，本研究將對近代到當代，多邊戀於實體世界到網路空間中的發展進行勾勒。相關討論將作為後續語藝文本分析的概念索引和認知基礎。

一、多邊戀的歷史沿革與定義：從多偶制、單偶制到多邊戀

在當今主流社會的語境中，單偶制論述被各種媒體文本和日常對話不斷再現與複製，形成了一種單偶制霸權（mononormative；Ritchie & Barker, 2006）。單偶制霸權源自異性戀霸權（heteronormativity），指涉的是一種將單偶制視為自然和常態的主流性別觀（Ritchie & Barker, 2006）。類似的用語還有單偶制中心論（monocentrism；Bergstrand & Sinski, 2009）和強制單偶制（compulsory monogamy；Emens, 2004；Schippers, 2016）等。這些觀點在性別階層化的立場上，將單偶制視為更道德、更高尚、更理想化的婚戀形式。其中，浪漫愛關係只能有一個選擇，亦即異性戀男女找到唯一真愛（the one），兩人攜手共度一生。Richardson（1998）更指陳，這種單偶制異性戀性向甚至已被構建為一個自然、固定且穩定的分類，放諸四海而皆準。社會所認定合法正當的性別關係，具有發生在一男一女之間、穩定長期的伴侶，以及男方主動且女方被動等三個關鍵要素且別無發他法（Barker, 2005）。

然而，一夫一妻制並非自然形成，而是文化與歷史偶然性的產物。Engles（1884／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2009）指出，縱觀人類的婚姻發展史，人類從原始的無限制雜交時期，經歷了群婚、對偶婚、佔有婚等多個多偶制階段，才慢慢地發展到一夫一妻的單偶婚姻制。而忠貞婚姻的制度約束與財產私有制有關。因為在財產繼承的過程中，血緣純正被視為重要。因此單偶制才開始逐漸替代多偶制，成為西方主流的家庭關係想像。對此，Engles（同上引）主張單偶制非但不是浪漫愛情的象徵，反而反映了資本主義對於人及商品所有權的限制，其後果則是女人被物化為男性慾望的僕從及生兒育女的工具。

Hogenboom（2016.06.23）亦呼應前述提及的單偶制乃歷史偶然性產物之說法。他指出單偶制婚姻大約是在原始人類開始定居時才出現。而單偶制與浪漫愛情之間的直接聯想，則在 19 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理想主義興起時成形。由於 19 至 20 世紀之間，工業革命使得生產及社會模式產生重大改變。原先基於社會規範而形成的西方婚姻關係，逐漸發展至私人領域。都市的形成使得個人主義興起，婚姻開始重視愛情與伴侶誓約的排他性，性行為在親密關係中的重要性亦逐漸增加。這才形塑了性愛合一、婚

姻等同於愛情的主流單偶規範 (Seidman, 1991)。

事實上，雖然現今世界看似多數國家有著單偶制的婚姻法，但部分民族社會卻在不同程度上奉行或允許多偶制的存在。Patrick (1998) 研究了 1960 年至 1980 年間 1231 個不同的民族社會，顯示一千多個民族中只有 186 個民族奉行單偶制，其他民族均在不同程度上允許或實行多偶制。例如中國的婚姻法雖明文規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合法正當性，但藏族至今仍盛行著兄弟共妻、姐妹共夫文化 (堅讚才旦、許韶明, 2009)。此外，即便是強調忠貞與愛情的宗教語境中，也經常能見到多偶制。例如伊斯蘭教允許穆斯林男性有條件地迎娶四位妻子 (《古蘭經》四：3)、美國猶他州的摩門教實行一夫多妻制 (Vallely, 2010.01.06)。至於強調一夫一妻神聖性的基督教，在其舊約聖經中也曾提到以色列猶太人奉行一夫多妻制，直到耶穌時代才停止。由此可見，多偶制似乎有著比單偶制更為長遠的發展軌跡。而單偶制雖為現代性社會中的主流，該制度本身卻非歷史必然的演化。

本研究所聚焦的多邊戀，乃是晚近在多偶制關係中所開展出的另種形式。「多邊戀 (polyamory)」取希臘文 Poly- (多) 和拉丁文 -amor (愛) 之意，可被視為是一種哲學 (Klesse, 2007)、理論 (Emens, 2004)、關係實踐 (Lano & Parry, 1995) 或身份認同 (Barker, 2005)。本研究將之定義為一種同時具備愛與性慾，由多人合意組成、彼此互相知情的情感或性別關係。

作為由社群成員自主創造的傘狀名詞，多邊戀涵蓋了多人愛慾關係中多樣多元的親密狀態。一般認為該辭彙在 1990 年以 Poly-amorous 的複數形式被提出 (Anapol, 1997)。隨後多邊戀網站 Alt.polyamory 正式使用了單數形式 Polyamory，使該詞成為多邊戀社群自我定義的通用詞彙。此外，Sheff (2005a) 指出，多邊戀或受到多角忠貞 (polyfidelity) 一詞的啟發，指涉的是參與者只會對一個封閉、自成一格的關係網絡中之其他成員保持愛／慾關係，而對於外人則斷絕可能的性接觸交往。由於多角忠貞強調的是內群體的關係系統建構，此種多邊戀形式並非鼓吹個體對外的性解放 (Easton & Hardy, 1997；Strauss, 2012)。《牛津詞典》於 2006 年正式收錄了多邊戀一詞，並提出了以下較為整體性的名目定義，即：一種涉及了多重性關係且所有參與人員皆知情同意的實踐 (見 <http://polyinthemedia.blogspot.tw/2007/01/polyamory-enters-oxford-english.html>)。

雖然字典已有定義，但多邊戀作為實體世界 (或同人社群) 裡仍在成長迸生中的概念演繹，一般對於如何界定多邊戀關係仍存在著分歧和爭議，缺乏穩定的共識。根據相關研究文獻、書籍和網頁的提及 (例如：Anapol, 1997；Barker, 2005；Easton & Hardy, 1997；Lano & Parry, 1995；Sheff, 2011)，本研究歸納出多邊戀的特質應至少包

括以下五點：(1) 參與人數大於兩人；(2) 以穩定、長期的關係經營為目標；(3) 參與的多方皆彼此知情且同意；(4) 無論性別與性向，成員皆能平等地保持多段公開且自由的親密關係；(5) 多人關係網絡中需同時具備愛情與性關係，但並不是每一位成員之間都需要同時具有愛／慾狀態。

承上所述，不同於廣義多偶制，多邊戀者 (polyamorists) 在理想狀況下必須對所有同在一個愛／慾關係中的伴侶們保持誠實公開的態度，以落實誠實、平等和性自主等原則 (Easton & Hardy, 1997)。對此，多邊戀社群常用的另一個自稱詞彙為「負責任的非單偶制」(responsible nonmonogamy; Lano & Parry 1995)。「負責任的非單偶制」凸顯出多邊戀者的倫理觀，乃係一方面強調自己的多重伴侶取向，另一方面也試圖將自身與交換伴侶、雜交、開放性關係等單純強調性愉悅導向的概念劃清界線。因為對於多邊戀者而言，那是不負責任、缺乏倫理的 (Klesse, 2006)。

再者，多邊戀除了認定兩人的感情狀態並非發生在一對一的兩造雙方，還賦予了生理女性許多主動權。這在某種程度上鬆動了人們慣習的男性主導、女性跟隨。此外，許多現實世界中的多邊戀者乃是雙性戀，其中亦有對跨性別者的強烈慾望 (Sheff, 2005b)。這點更在相當程度上質疑了性別二元系統的穩定結構。

整體而言，多邊戀作為一種性別實踐，除了揭窺單偶制並非天經地義和歷史必然的結果，更開啟自我認同的多重選項。Vaughan (2003) 指出，不同於單偶制迷思認定所有人生而為單偶，外遇只會發生在有缺陷和脆弱的人身上，多邊戀者則認定那樣的婚約觀其實是人們尚未接觸到更加開明的愛情選擇。一些多邊戀的實踐者更直言自己天生就是多邊戀者，多邊戀是自我認同的本質論和組構基質 (Ferrer, 2018; Kenner, 2004)。對此，亦有論者主張，多邊戀本質觀的自我認同立場，與當代 LGBTQ 平權運動所訴之「同性戀乃先天傾向而非後天變成」的主張若合符節 (Barker, 2005)。多邊戀者的社會空間需要被制度加以保障 (Tweedy, 2011)。我們更需要相應而生的觀點視角，對多邊戀從實體世界到虛擬空間中的開展，建立初步的理解脈絡。

二、近代與當代的多邊戀實踐：從實體世界到虛擬空間

在近代實體世界的性別關係探索中，美國早在 19 世紀就有多邊戀之記錄。Hutchins (2001) 指出，19 世紀中葉受到超驗主義的影響，美國一些宗教團體成員開始進行多重伴侶的嘗試。例如摩門教徒和貴格會 (quakers) 組成的自由之愛社群 Brook Farm。

當代多邊戀概念的擴散，始於 1960 年代 (Kenner, 2004)。時值女權等社會運動風起雲湧，LGBT 社群亦開始質疑異性戀霸權的正當性，並訴諸了一系列與性和性別關

係有關的社會改革 (Jackson & Scott, 2004)。性改革運動在這個時期將性實驗、雙性戀、開放婚姻等觀點進一步推廣擴散到美國社會之中，這使當時的文化語境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開放 (Sheff, 2005a)。許多反主流文化群體或倡議非單偶關係的社群更在這個時期湧現，例如提倡非獨佔性關係的公社 (communes)、多邊婚姻 (multilateral marriage) 和交換伴侶 (swinging) 活動。非單偶制的實踐甚至被女同志 (或少數異性戀女性) 視為為對抗異性戀父系霸權壓抑的策略 (Jackson & Scott, 2004)。

70 至 80 年代間，多邊戀概念先後以「親密友情」(intimate friendships) 和前述提及的「負責任的非單偶制」等旗幟漸進發展 (Kenner, 2004)。然而，隨著 80 年代愛滋病在臨床醫學上的被正視，性解放運動的浪潮一度受挫。更由於不少多邊戀者在性慾取向上自我認同為雙性戀者，他(她)們在此時被視為是將愛滋病傳入異性戀群體的罪魁禍首 (Rust, 1993)。這樣的負面冠名標籤導致多邊戀群體的社會空間受到極大的打壓 (Sheff, 2005a)。直到 90 年代才有翻身的機會。

網際網路於 1990 年間的火速發展，使得性少數群體得以不受地緣限制而集結互動。Plummer (1995) 直言，90 年代多邊戀相關網站、電子郵箱群組和書籍的出現，預示著多邊戀將成為一種新興的性與性別敘事。透過支持者在虛擬世界中的凝聚，多邊戀相關知識逐漸於圈內普及。參與者更會彼此討論和分享自身經驗、組成互助會、建立區域社群或撰寫自助書籍。多邊戀儼然已為特定人們提供了實質共享的身份認同和互動語言 (Anapol, 1997)。

1997 年出版的 *The Ethical Slut: A Practical Guide to Polyamory, Open Relationships & Other Adventures* 是 Easton 與 Hardy 共同撰寫的一本指南書。本書被譽為是多邊戀的聖經 (蔡伊婷, 2009; Ritchie & Barker, 2006)。兩位作者除了在書中細緻條列並定義了不同屬性的多偶開放關係和多邊戀等名詞，亦自述了自身雖育有子女仍維持多年的多邊戀生活形態。本書還提出了道德浪女／浪子 (ethical slut) 的概念，強調個體擁有自由選擇和接納自身性快感的權力。因為與其對性避之惟恐不論，不如轉而強調「性倫理」的實行——即一種互相尊重、坦誠相待的交媾原則。

此外，Easton & Hardy (1997) 著作中的論點也對於當前的網路文化帶來了不少啟示。Ritchie & Barker (2006) 即指出，當前人們在網路上驕傲地自稱浪女或浪子，類似 LGBTQ 社群擁抱「酷兒」之蔑稱，就是受到前述論著影響的性別實踐。研究者還認為本書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如今多邊戀(實擬與虛擬)社群許多不言自明的倫理準則，諸如絕對坦誠、性別平等、慾望自由等規範。然而對此亦有批評者認為，當多邊戀論述生產過度強調愛情與情感乃性關係營造中的必要成分，恐對於多邊戀社群中的內在異質性缺乏包容，甚至複製了異性戀性階層的道德觀 (Klesse, 2006)。

2000 年後迄今，多邊戀社群持續依靠著網絡發展而迸生，對於非單偶制的公共討論亦在此時有所增加。Barker & Langdridge (2010) 指出，隨著一些公眾人物公開討論或甚至某種程度上參與了非單偶制關係，不少新聞、雜誌和電視節目也開始觸及多邊戀、多偶制議題。然而多邊戀文本在虛擬世界中的發展，相較於實體世界而言，迄今乃有過之而無不及——惟，其中仍有跨文化比較之差異。

事實上，歐美同人社群最早的多邊戀文本，可追溯到 1976 年 3 月，由 Connie Faddis 創作，出版於同人雜誌 *Contact 2* 上的【星際爭霸戰】(Star Trek) 同人文“The Third Wheel”。雖然當時正逢時的性別運動時期尚未出現多邊戀這一詞彙，但多邊戀的核心精神確已觸及了當時歐美的同人社群——雖然當時網際網路並未普及。相較於此，在亞洲的同人虛擬社群中，多邊戀目前仍未在同人文化圈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只零星地出現在一些歐美多邊戀翻譯文本之中，並以耽美文化的多重伴侶用語如「NP」及「ALL (某人)」加以自我標示 (徐艷蕊、楊玲，2014)。所謂的 NP (即 3P 或多 P) 文是一種類似後宮文²的多重伴侶文類。NP 文多由一受多攻組成，多位攻方如「聚眾淫亂」般地分享受君的身體，彼此間亦保持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這裡透露出的線索是，耽美文化中的 NP 文雖仍承襲異性戀框架的男女、攻／受劃分，實質卻已醞釀出多邊戀的多人長期愛／慾關係之元素，而後者則主要肇因於歐美同人文化的啟發。多邊戀在亞洲同人文化語境中如何持續發酵，值得觀察審視。

綜上所述，人類社會從早期的多偶制，經歷了一系列婚姻形態的改變過程，形塑出如今的主流單偶制。繼之隨著性別社會運動的崛起，人們開始探索突破禁忌的各種可能性。這樣的探索亦在歷史偶然性中形成了多邊戀之概念實踐，並匯聚為某種具有性別意識和群體感的身份認同。在此中，二次創作者將多邊戀概念應用到其敘事建構之中，使得吾人過去較為習以為常地同人文本進一步開展出了不同的色相形質。多邊戀對單偶制霸權的挑戰及其中所揭櫫的性別政治意涵，實乃本研究欲透過 BL 虛擬社群的多邊戀敘事建構，進一步深入了解的一環。

² 「後宮文」乃另一種常見的 BL 同人文類，特指故事的主角縱使如坐擁後宮佳麗三千般，同時與多人有感情甚至性愛關係，但該主角往往仍須選擇一位唯一的真愛才能幸福結局。後宮文同時存在於日本與歐美 BL 的同人圈。其書寫了雖然超越了一對一的情慾可能，但主角最終仍需要選擇唯一真愛作為結局。對此我們可以說，後宮文彷彿在敘事中構建了多邊關係的幻象，實則並未確切實踐多邊關係。後宮文仍在相當程度上根植於單偶關係的真愛邏輯和性別腳本。不過必須強調的是，多邊戀文本在整體上並非全然與後宮文涇渭分明、脫鉤互斥，有些多邊戀文本實乃後宮文的延伸，值得進一步檢視。這也是本研究在文本分析處會涉及的主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語藝批評中的敘事批評作為研究策略。以下先介紹敘事批評的操作，接著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與文本篩選原則。

一、研究策略：敘事批評

歐美 BL 同人文化圈的形成，來自於腐女迷群對歐美原作進行二次創作的語藝實踐。這些創作關注男男之間的感情。創作者透過挪用小說、繪畫或是影片中的情節、場景、角色等敘事元素，有意圖地利用語言符號來說故事。Hart（1997）指出說故事本身是一種說服過程。由於故事能使讀者感動、解除武裝，從而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受到影響，因此說故事實乃一種「語藝的敘事」（*rhetoical narrative*）。

在語藝批評方法中，敘事批評即透過背景、人物、情節等戲劇因素之分析，嘗試探討人如何透過故事達到說服的目的。敘事批評關心的是敘事的實質內容、如何被呈現、意圖傳達什麼訊息或主張，以及如何具有說服力等問題（林靜伶，2000）。當代敘事批評在研究典範上的奠基者 Fisher（1987）更直指，人類不僅僅是理性的，更是說故事的動物。而人類所賴以存在的生活世界，更是由一連串的故事所構成的。此即為 Fisher 廣為人知的「敘事典範」（*narrative paradigm*）最核心的認識論立場。

Fisher 敘事典範的提出，旨在挑戰過去西方人文主義當道的理性世界典範（*rational world paradigm*）因獨尊狹隘的邏輯觀，所導致的對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敘事的漠視。也正因如此，敘事典範的基本樣態較為關切哲學、理論層面的問題，並未規劃具體分析架構及方法。對此，後續許多語藝學者試圖從各自的擅長切點，對敘事典範應用在敘事批評上的操作步驟，提供可行的規劃方案（林靜伶，2000；Foss, 1996；Rowland, 2005）。本研究在參酌融會 Fisher 原著論著和繼之學者的建議後，將從以下兩個階段進行敘事批評。

首先，Foss（1996）和 Rowland（2005）均建議敘事批評可從幾個敘事元素的分析開始，包含敘事中的場景、角色、敘事者、事件或情節、時間關係、因果關係、敘事對象和主題等。其中，角色、場景與情節主題乃是最為關鍵的部分。對此，本研究的具體作法是：(1) 初步記錄文本中反覆出現之角色形象、場景和情節；(2) 針對角色、場景、情節等敘事元素的組織，進行敘事形式面向的推敲；(3) 統整敘事內容與形式的分析，進一步探究多邊戀文本欲呈現傳遞的敘事主旨和意涵。例如敘事者嘗試傳達什麼訊息？欲提出或遮蔽何種主張？這些訊息或主張是否源自社會文化中的主要敘事（*master narrative*）？

其次，植基於上述第一階段的分析結果，本研究將對多邊戀文本的說服性進行評估。這部分本研究借自 Fisher (1987) 提出的「敘事可能性」(narrative possibility) 與「敘事忠實性」(narrative fidelity) 作為評估的依據。敘事可能性檢視的是多邊戀文本在論辯結構、物質題材選擇、角色塑造等面向是否具有一致性。敘事忠實性評估的是多邊戀文本的價值觀與外在生活世界之間，是否具有貼近性。不過這裡必須注意的是，由於多邊戀敘事具有顛覆單偶異性戀霸權的意圖，因此不符合主流常規的敘事建構，或許更能實踐其內蘊的說服目的。

二、研究對象與分析素材

本研究以中文的歐美同人論壇「隨緣居：歐美影視同人版」(簡稱隨緣居)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中漫威系列電影同人的多邊戀文本。隨緣居創立於 2005 年，現已有超過 55 萬會員人數，收納了包括哈利波特系列、魔戒系列、漫威系列等十幾種系列同人作品，是亟具代表性的中文的歐美同人論壇。

本研究選擇以隨緣居作為研究對象，原因如下：(1) 隨緣居有大量豐富的歐美影視同人作品、創作者與讀者，其中亦穩定累積了多邊戀文本；(2) 隨緣居的管理員並不會對帖子做出道德層面的審核，也不禁止色情書寫，這提供了多邊戀的創作者享有更開放自由的揮灑空間；(3) 隨緣居中的多邊戀社群成員彼此間的互動相當熱烈且穩定，多數文本都有 5 至 10 條回覆，部份文本更能達到上百條回覆。隨緣居的文本書量、開放空間與成員互動性，使其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

在分析素材方面，本研究的文本分析素材為漫威系列電影之同人多邊戀文本。漫威系列電影係指漫威影業 (Marvel Studios) 由 2008 年至 2018 年期間上映的一系列共二十部電影。電影以漫威漫畫的超級英雄們為主角，講述了復仇者聯盟、銀河護衛隊等超級英雄團體的個人或團體故事。二十部電影皆互相關聯，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語藝時空，稱為漫威電影宇宙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簡稱 MCU)。漫威系列電影之同人文化圈圍繞著此一語藝時空為素材，進行 BL 同人二次創作，包括多邊戀文本。

在隨緣居中，漫威系列電影同人位元於「MOVIE FANFIC」類目的子類目「復仇者聯盟專區」之下。本研究之所以選擇以漫威系列電影同人為研究素材，原因有以下幾點：(1) 漫威系列電影同人在隨緣居是主要的同人作品類目，文本量大，積極成員多，素材相對飽和；(2) 與其他同人圈的熱門電影相比，漫威系列有著更多的主要女性角色，且這些女性角色常為腐女所喜愛，由此或可推敲這裡的多邊戀同人文本似有著更多樣異質的性別想像；(3) 相較於其他不同的同人系列，多邊戀次文化圈在復仇者聯盟系列中已初具規模，並形成特定的語藝敘事社群。

由於多邊戀文本標題命名方式種類繁多，故本研究以地毯式的方式閱讀「復仇者聯盟專區」724 頁共 21700 餘篇文本之標題。閱讀過程中，若發現文章標題若滿足以下三個原則的任何一個，即收納為本研究進一步顧慮的資料庫：(1) 標題含有「ALL (某人)」、「(某人) 中心」、「3P」、「NP」、「OT (數字)」等常見的多邊戀用語；(2) 標題含有已知較常用作多邊戀配對之代稱，如「冬盾鐵」(冬日戰士、美國隊長和鋼鐵俠的配對名)；(3) 標題含有多對配對名稱，如同時有「冬盾」及「盾鐵」標籤。

在針對標題初步篩選後，研究者另針對上述第二及第三個原則所蒐集的文本快速閱讀，以便判斷其是否為多邊戀文本。截止 2018 年 10 月撰寫研究報告前，本研究透過上述兩階段的過濾，共蒐集了 175 篇分析文本。而這些文本因其無法辨識出創作者的真實身分，且本研究並無從事人類研究或訪談的設計，所以應無研究倫理的顧慮。

此外，為了清楚標示分析文本的詳細出處，本研究以文本的發表日期及發表先後順序，作為編碼的依據。例如 2018 年 6 月 10 日的第 2 篇多邊戀文本，即編碼為 20180610-2。若本研究欲引用該文本的讀者回應留言或作者本人之留言，則會接續以符號「#」加上留言次序作為標記。如，20180610-2 #5，即為該篇文本中第五則留言。而在角色譯名的使用上，由於部分漫威角色在不同國家地區、乃至同一地區的不同版本中，可能有著多個不同的譯名，例如冬日戰士 (winter soldier) 又譯作酷寒戰士、寒冬戰士或冬兵。為求一致，本研究擬採用中文的歐美同人文化圈較為廣泛使用之譯名。

肆、文本分析：多邊戀敘事之敘事批評

本研究將歐美同人論壇的二次創作者視為語藝言者 (rhetor)。以下，本研究將依序從敘事內容與敘事形式的角度，分析隨緣居中的多邊戀敘事。

一、敘事內容分析

在敘事內容的分析部分，本研究透過多次的文本閱讀和討論，試圖登錄多邊戀文本在角色形象、場景與情節上所呈現的敘事。

(一) 角色形象分析

Rybacki & Rybacki (1991: 115) 曾指出角色是敘事的中心，故事的可信度即建立在角色如何塑造其動機與行為。多邊戀的形成基礎乃是建立在大於兩人之間的情感關係上，因此多邊戀文本的創作者試圖為原為單偶配對的角色賦予多元愛戀的靈魂。隨緣居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之多邊戀敘事，至少可歸納出以下兩種突出的角色形象，分別是：「柔軟的絕對主角」和「生理女的總攻」。

1. 柔軟的絕對主角

同人創作者在進行創作時，常會選擇自己在原著中最喜歡的一位「絕對角色」進行性幻想和性配對。透過尋著該角色的情感歷程，創作者構建出一段圍繞著此人所開展出的多人愛／慾關係。這類以單一絕對主角為核心的多邊戀文本，亦往往能從作者的配對命名邏輯中，一眼看出其端倪。

一般而言，歐美同人文化的配對名（又稱 CP 名），會從攻受二人的名字、外號、首字母縮寫或代表物中，挑出一個字進行合併。如復仇者系列電影常見配對之一「錘基」，即是雷神 Thor（代表物：雷神之錘）和邪神 Loki（中文譯名：洛基）的配對名。而有著絕對主角存在的多邊戀文本，創作者常以英文單字「All」，取代多位攻受之代號，用以指涉大於兩人的集體。如配對名為「基 All」、「All 基」、「All/Loki」、「All 基 All」，皆指上述故事乃是以邪神 Loki 為絕對主角，Loki 的愛戀對象則是原作中的其他多人。多數情況下，此類命名邏輯的前後次序代表了攻受關係。然而，在某些未分攻受的情況下，亦常見標注為「（某人）中心（centric）」的命名方式，如「洛基中心」、「Loki centric」等。

論壇文章〈五次他們要 Tony 穿上鋼鐵衣，一次反其道而行〉（20150511-01），即是一篇擁有絕對主角的多邊戀文本。該文本標題清楚標示了配對名為 All/Tony（亦可寫作 All 鐵），意指故事的絕對主角乃是扮演受方的鋼鐵俠 Tony Stark，他將在文內與復仇者系列電影內的眾人展開愛／慾關係。文章最終描述到 Tony 在一次拯救世界的戰鬥後昏迷不醒。眾人圍繞在他身邊表達著愛意，並較勁著誰與 Tony 之間的情感互動最為熱絡。鷹眼 Clint 因情感進度最為落後而非常不耐煩，繼而發出了感嘆：

「太扯了！我們這成什麼樣子！我們是復仇者！不是 Tony Stark 腦殘粉絲俱樂部的榮譽會員！」Clint 大叫，不願意面對只有他什麼甜頭都沒嘗到的事實，「為了表示我的理智還在，我要說出 Tony 最討人厭的地方！」Clint 深吸一口氣——「每次每次都不把自己的命當一回事！」。「總是一個人獨自承攬所有後果！」Steve 咬牙痛陳。「賠上自己的命還當成是自作自受。」Bruce 沒轍苦笑。「保護所有他想保護的，獨獨不懂保護自己。」Thor 心疼低吟。「不自量力到無以復加！」Loki 恨聲重申。故事主角、話題核心、被擱在地上，久到鋼鐵衣都快風化的 Tony Stark 本人，終於悠悠轉醒。（20150511-01）

上述引文清楚所見，在創作者的筆下，所有的關係都圍繞著鋼鐵俠 Tony 中心，在場眾人皆表達了對 Tony 的心疼與關愛之情。創作者甚至借鷹眼之口，直言復仇者全員彷彿是「鋼鐵俠腦殘粉絲俱樂部的會員」。該文甚至在一開頭即明確表態：「這是

一個眾人寵愛 Tony 的世界，千萬小心慎入啊！！！」(20150511-01 #1)，足見創作者毫不掩飾自己對特定角色的偏愛。鋼鐵俠在此不但是這段談話的話題核心，更是全文的中心人物，可謂是眾星捧月的舞臺焦點。除此之外，吾人亦不難發現創作者對特定角色的偏愛，還體現在該角色的形象塑造的選擇性再現上。引文中，創作者並不展現或甚至刻意掩飾鋼鐵俠拯救世界的英偉形象，而是轉而強調他讓人心疼的種種特質。此舉彷彿在提醒讀者，Tony 需要被心疼、關愛與保護。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被塑造為柔軟性格或內在掙扎的絕對主角確實較常以「受」的身份出現，但創作者並不會使得該角色變得絕對地陰柔或女性化，而是仍保留其猛男、硬漢的色相卻使其較為軟化。此種相對柔轉的絕對主角形象，一方面盡可能地保留與原著角色形象的接續，另一方面更破開超級英雄的剛毅外殼，使人物更加活生生、有血有肉。另篇同樣標注為 All 鐵的多邊戀文本〈代價〉(20171017-1)，亦有類似的陳述。該文講述著鋼鐵俠爲了保護復仇者聯盟中的老友，不得已委身於反派 Rose 將軍。字裡行間所流洩出的，乃是鋼鐵俠被性折磨得滿臉淚水，因而顯得厭世、憔悴、蒼白：

Rose 將軍低下頭，毫無憐憫的看著男人漂亮的焦糖色眼睛睜到最大，似乎忍受著極致痛苦般的，大張的嘴巴裡發出無聲的尖叫。眼淚讓那張臉變得濕漉漉的。……Tony 閉上眼睛，又疲憊的睜開，神色裡看不出任何情緒。「想死。」他說。Rose 愣了一下，隨即嗤笑一聲。「像我們這種人，」他坐起來，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一支煙點上，微弱的火光模糊在淡藍色的煙霧裡。「……哪那麼容易就死了。」Tony 疲憊的閉上眼睛，就著遞到嘴邊的煙抽了一口，尼古丁帶來的麻痺作用從肺葉蔓延到血管和神經，讓他神思如墜煙霧的漂浮起來。(20171017-1)

漫威超級英雄系列電影中，每個超級英雄都有不堪回首的痛苦過去，亦都經歷了常人所無法想像的磨難。創作者在眾多經歷過非人遭遇的超級英雄之中，有意無意地著重描述特定角色的傷痕累累，讓無堅不摧的猛男超級英雄也能落下男兒淚。讀者因此更易對該角色產生憐愛、疼惜與共鳴的情緒擬情。這個角色也彷彿因為這種無法對人言明道盡、只能暗自壓抑隱匿的脆弱，而更加值得周遭多人的真愛憐惜。猛男落淚的角色形象建構，似乎亦間接暗示了創作者心中認定多邊戀實則比單偶制更為優越——那如此破碎的身、心，只有多人的真愛方能治癒。

在此，軟化的絕對主角因創作者的偏愛，更顯其形象立體且豐滿。絕對主角作為多邊戀敘事的主體，可謂是如同帝王一般，在這個人數眾多的後宮裡，坐享齊人之福。而與他相愛的其他人，則僅淪為為愛／慾提供服務的客體對象。正如他們在配對命名

邏輯中的位階，是「All」這個集體的其中一員。

基於上述基礎，吾人不難發現擁有絕對主角的多邊戀文本與主流 BL 同人常見的特殊文類——後宮文，確有著相當的疊合。兩個文類中的（通常是單一的）絕對主角皆是文本中眾人愛慕的對象，也同時享受著多人情感關係，這超越了單偶的性別互動關係。然而，不同於後宮文中的主角通常在最終仍會回歸「單偶制才能幸福」的結局迷思，多邊戀文本則消除了「唯一真愛」的信仰常規，以強調主角雨露均沾，或全員曖昧不清的狀態，更不會對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最終配對做出定調。因此就兩種文類皆在相當程度挑戰單偶制這點而言，多邊戀文本所創造出的眾星拱月，建構了更多樣異質的性別關係選項與類目。

2. 跨越性／別：生理女的總攻

女性角色在耽美文化及 BL 同人文化圈中，遭到噤聲和貶抑屢見不鮮。在男男的配對關係中，原著女性角色——特別是原著中有著與男角感情線的女性角色，常被認為是必須被跨越消弭的障礙。因此，原著女性角色在同人文中，經常淪為被簡化、扁平化、醜化的對象。相對於此，某些較不會被醜化的女性角色在歐美 BL 同人文本中，則常以腐女、知心好友、前女友等形象出現。她們是事件的旁觀者，一般不會介入男男之間的情感關係，更與愛／慾無涉。

顯然地，生理女的肉體情慾，在主流歐美 BL 同人文本的情感關係中，處於「缺席」的狀態。女性的特質和慾望唯有依靠著男性角色的陰性化，即透過受方的表情、姿態和言行，而被隱晦地編織入文中，是一種「不在場的在場」。

不同於此，多邊戀文本則讓生理女有機會在慾望空間中確切存在。同人創作者甚至藉此創造出一種在生物本質上跨越性別二分法的新物種。

首先，隨緣居多邊關係裡的生理女，多為原著氣質幹練且具主動性的角色。漫威復仇者系列電影裡的黑寡婦 Natasha 和小辣椒 Pepper Potts 即是常見案例。特別是黑寡婦，更在隨緣居中有著「寡姐總攻」（20150127-1 #2）的稱號。「總攻」一詞是本用以形容在任何配對下都只攻不受的男人，此處隨緣居成員用「總攻」來稱呼生理女，正凸顯了黑寡婦氣場強勢、不輸任何男人的霸氣。因此，黑寡婦作為參與多邊戀關係的生理女，她不但不再被貶抑，且多數時候被塑造成性愛中的主動方，積極甚至霸道。如果以下這段描述黑寡婦和鷹眼 Clint 性愛過程的文字：

她從短裙後袋裡抽出甚麼來扔到房間角落的監視攝像頭上，霹靂啪嘭的電流閃過後，錄影燈就掛了。「我們有二十分鐘。」她說，「脫衣服。沒有親嘴，沒有長

時間眼神接觸，沒有閒聊。」「同意。」他答應，然後領帶已經躺在地上。值得慶幸，具有快速、熟練的手是他們工作的除帶福利。聳開衣服、拉開褲鍊、解開鈕、安全套——在她的手上，他不肯定是準備上還是技術上覺得更具吸引力——然後她背靠在牆上，長腿在他膝後一勾，滿眼訴求。「十九分鐘。」她說道。然後他點頭，公事公辦。(20120107-1)

上述引文可見，黑寡婦主動開始了兩人的性事。她徹底主導著兩人之間的性愛關係，肆意地訂立規矩，並且張揚地追求自己的快感。這裡，黑寡婦雖仍然是被插入的一方，但她顯然已經不是異性戀霸權性別腳本下矜持且被動的女性形象，而是更趨近於攻受關係中的攻方，甚至投射出「女攻男受」或男女「互為攻受」的嶄新性愛樣貌。

此外，一些創作者更天馬行空地賦予了女角一根她不可能在生理生物上擁有的陰莖。當女性長出陰莖，她並非性別轉換為男人，而是成為了雌雄同體的性行動主體。她有著女體天生的性器官，如乳房和陰道，同時亦有陰莖，能夠主動「攻」她的生理男性伴侶。〈Sneak Mating〉(20140704-1)一文，即在「ABO世界觀」³的背景下，描述了一個復仇者全員共同愛戀鋼鐵俠 Tony 的故事。此處，創作者借用了 ABO 的特殊生理屬性，賦予了女角黑寡婦陰莖，使她得以成為攻：

她的陰莖從花蕊中驕傲地高挺著，比男性的要長但沒那麼粗。她的乳房堅挺，乳頭因為慾望而堅硬。……Tony 轉過身，用跪趴的姿勢爬上床，然後保持著那個姿勢分開雙腿、背脊弓成一條優美的弧線。不需要更多暗示，Natasha 立刻壓在他身上，一鼓作氣捅進了 Tony 的身體裡。在 Tony 已經被弄得十分濕熱的洞穴裡，她的陰莖沒有遇到任何阻力、長驅而入，讓身下的 omega 發出悠長的呻吟……女性 beta 的性器直搗 Tony 的身體深處，填滿了他身體內部的空虛。Tony 低著頭，呼吸不順地哽咽、呻吟著。他們之間的精神聯結像火線般地點燃，發出劈裡啪啦的電光。……Tony 能感覺到 Natasha 堅挺的雙峰壓著他，隨著動作按摩著他的背部，摩擦力使她的乳頭硬挺、悸動。……Natasha 腫脹的龜頭碾壓過 omega 身體深處那片敏感的神經簇，同時將手繞到前方撫慰對方已經濕漉漉的陰莖。(20140704-1)

上文中，黑寡婦 Natasha 以類似雙性之軀，不僅在生理上成為了攻方，在心裡和

³「ABO世界觀」是同人寫作中的一種特殊設定。這種設定將人類的生理性別分為三大階級，即希臘字母的 α (Alpha)、 β (Beta) 及 Ω (Omega)。ABO世界觀中，所有性別皆擁有男女雙性的生理構造。多數情況下，Alpha 生殖功能活躍，但不會懷孕，亦無發情期；Beta 類似一般現實中的生理男、女或雌雄同體狀態，發情期少、生育率也較低；Omega 則生殖器官功能活躍，有頻繁的發情期且生育率極高，個體數稀少（朝歌，2014.04.14）。

行動上也佔據了主導的地位，使得原著裡的生理男伏首在她身下。不僅如此，黑寡婦和 Tony 兩人的性事亦絕非簡單的男女或攻受關係。這是因為「ABO 世界觀」的性別體系不以生理男女作劃分，故此處參與性事的雙方皆是難以被清楚歸類的性主體，兩人的身分認同亦因此無法被簡單地劃分到同性戀、跨性戀或雙性戀等既定熟知的性別關係類目中。這裡我們可以說，多邊戀敘事試圖建構出一種無法被歸類、也不願畫地自限的流動情慾觀和性別多重身分。這點與晚近後現代的性別觀訴諸的性別主體的存在不受限於單一的性類目與性實踐 (Meen, Gibson, & Alexander, 2010/葉宗顯、黃元彭, 2012: 285; Queen & Schimel, 1997: 23)，或有相當程度的呼應。

綜上所述，隨緣居透過對生理女角形象的重構，一方面將性的自主權賦權於 (empowering) 女人，另一方面亦揭櫫了性別在生理生物、身分認同和慾望實踐等多面向的複數可能性。而這樣的複數可能性不但創造出迥異於主流異性戀男強女弱樣板的另一種語藝時空，某些男女互為攻受的布局更與同人文化圈過去較為熟悉的攻受定型化 (強攻弱受) 有所落差。多邊戀敘事的情境脈絡，乃是下一章節的分析重點。

(二) 場景分析

「場景」指的是一個敘事行動中，人物與事件發生的時空。隨緣居多邊戀文本中的場景，有「與世隔絕的桃花源」和「多元性別的社會」。

1. 與世隔絕的桃花源

在單偶制霸權的社會場域中，多邊戀由於不符合一男一女和一對一穩定關係的預設，因此往往蒙受汙名。對此，隨緣居創作者或將主流社會的異性戀單偶制預設寫入文本之中，一方面使其成為角色們需要面對的生活場景或困境，另一方面更藉此在單偶制 vs. 多邊戀這兩個對立極化的敘事時空間劃出內、外之分，並直指前者的落後陳舊和迂腐僵化。

然而，並非所有多邊戀文本都意圖透過書寫提及或參照實體世界的單偶框架。有些多邊戀文本選擇了對單偶制避而不談，只專注書寫眾人的愛慾互動。此舉彷彿將文本中的角色們置於一個與世隔絕的桃花源，折射映照出多邊關係乃係天經地義的異質空間 (heterotopia)。

舉例來說，有些文章只單純地描述角色們在一個公寓內的活動。這裡，所有敘事行動都限縮在方寸的生活場景，多邊戀的參與者只需要關注自己與諸位愛人之間的情感即可。外在世界彷彿從視野中消失。〈Sick Day〉(20150623-1)，講述的是鋼鐵俠 Tony 生病，他的兩位愛人美國隊長 Steve 和冬日戰士 Bucky 在一個房間中照顧他的日常瑣事：

Steve 在第一時間趕了過來，手裡拿著一條毛巾。「Tony 怎麼樣了？」他擔心地問。「他覺得自己得了流感。」Bucky 回答道。……「今天不去 SHIELD 了。⁴我們就躺在這裡陪你看你那些老掉牙的八十年代的電影好了，前提是，你得老老實實喝下我們給你的所有東西。懂了嗎？」Tony 把被子往身上裹了裹，小聲抱怨著。「你們這群混蛋。」Steve 親了親 Tony 的臉頰，坐在他的另一邊，把他擠在中間好讓他更暖和一些。「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關心你。傻瓜。」Steve 憐愛地說。(20150623-1)

上述引文呈現人際互動皆發生在角色的居住日常空間中，僅有 Bucky 在隻字片語間提及了外在世界的存在，即政府特務組織 SHIELD——但隨即又立即提議「今天不去」，眾人還是留在房間為佳。透過將敘事場景盡可能地限縮在專屬於角色們的私密空間，多邊戀文本似乎策略性地排除了回應外在世界的語藝需求或責任 (answerability)，甚至對單偶制得以避而不談。

除此之外，還有創作者選擇將敘事場景建構在一個多邊關係比較被普遍接受的虛構空間。這種虛構空間可能是性別關係與外在世界截然不同的平行宇宙，例如軍隊、戰場或監獄。在此，多邊關係水到渠成地常態化，角色們的追求互動更顯放蕩不羈。這裡創作者意圖呈現的僅是愛／慾湧動和場景時空裡激情噴發的男性費洛蒙，別無他物、毫無壓力。如同下段引文描述鋼鐵俠 Tony、美國隊長 Steve、獵鷹 Sam 和冬日戰士 Bucky 在監獄中的多人性愛，即呈現出將多人性愛「正常化」的態勢：

Steve 是被陷害進來的，而他知道不管他如何辯解都不會有人相信他，除了他的老友 Bucky。而他來到這個監獄的第一天，他就被自己的獄友給嚇到了。具體來說，是他的獄友以及正在大力操幹著他獄友的男人……「你可是吸引了半個神盾監獄的仇恨呢，」Sam 拍了拍他的肩，「怎麼樣，Tony 很辣吧？大家都想和他住一起，不過也不完全是為了可以上他。大多是為了可以一邊自慰，一邊把那個小蕩婦和他床上的那些男人當成小電影看。」(20161118-1)

2. 多元性別的社會：ABO 世界觀的延續和挪用

ABO 世界觀作為一個已被 BL 同人文化圈廣泛接受的設定，其內容和形式已形成了一定的圈內默契。然而，ABO 世界觀本身亦具有開放文本的彈性屬性，因此個別創作者仍可以自由地進行再設定或再意義化。多邊戀敘事如何一方面承繼 ABO 世界觀，另一方面又對其加以選擇性地挪用和改編？

⁴ SHIELD (譯名：神盾局、天盾局) 是漫威系列電影與漫畫中虛構的一個美國特務情報組織。該組織招募並且成立了復仇者聯盟，其主要職責乃是協助與監管眾多超級英雄 (見 <https://www.marvel.com/teams-and-groups/s-h-i-e-l-d>)。

首先，在 ABO 對多邊戀敘事的影響方面，ABO 世界觀常見的發情期設定被許多多邊戀創作者用以合理化性愛情節的推動。一般而言，Omega 在發情時，身體會散發出濃烈的信息素，使周圍的 Alpha 難以自持地想要佔有該 Omega。這種生理上的衝動，正好能使原著中性格保守的角色，理所當然且身不由己地因為發情期而互相吸引，陷入多邊關係。下面引文即描述了身為 Omega 的 Tony 如何引誘身為 Alpha 的美國隊長 Steve，加入他的眾多性伴侶群：

房間中強烈的 Omega 發情氣息，四倍嗅覺的 Steve 沒理由聞不出。「這是，這就是，操他媽的，跟你想的一樣。」Tony 洩氣的撐起上身，胡亂抹了一下汗濕的額發，喘著粗氣說，「你知道，這很，well，尷尬，難看，雖然不是第一次了。我的建議是你快點走，你的氣味在這裡就是火上澆油，我很可能忍不住上去操了你，我知道你那可笑的婚戀觀。所以我給你兩個選擇，出去洗個涼水澡或者幫我，前提我們上了床也不可以結婚。」……「Tony……我……」Steve 下意識的想拒絕的理由，他還是認為，雖然看起來死板，這不合適，但他的腿已經不受控制的向 Tony 走去，發情期的 Omega 就像磁石，讓他們身邊的 Alpha 失去自我。「哦！感謝你 Cap！」Tony 誇張的抱住 Steve……等他們再次踏出房間，已經是第三天的下午。……Steve 醒來幫 Tony 和自己洗了個澡……Steve 沒料到在廚房等著自己的是拉著一張臉的 Clint，「隊長你就在這短短十幾個小時趁我不在捷足先登了 Tony 認識我們以來的第一發情期！」……倒是從後面走來的 Thor 豪爽的大笑著拍了拍 Steve 的肩膀，「我倒覺得 Anthony 相當了不起，同時占著那麼多 Alpha，這連最性感老道的 Omega 都做不到。」（20130503-1）

上述引文中，創作者筆下的 Tony 風情萬種，同時保持著與雷神 Thor 以及鷹眼 Clint 等人的愛／慾關係。該文章借發情期作為催化劑，十分合理地讓最保守最害羞的 Steve 臣服在 Tony 的「淫威」之下。顯然，ABO 世界觀作為一種特殊的情境脈絡，替多人愛／慾的營造提供了生理依據和正當性。

其次，在多邊戀文本對 ABO 的敘事改編上，除了前文中生理女性的 Natasha 被給予陰莖之外，以下文章先在 ABO 世界觀的脈絡下，讓男性得以懷孕生子。然而，文章內容亦描述到鋼鐵俠 Tony 作為 Omega 生理男，在被雷神和美國隊長兩個 Alpha「標記」內射後，同時懷上兩個不同男人的孩子。所謂的「標記」乃是 ABO 設定中，Alpha 標示自身對特定 Omega 之所有權的儀式。一般情況下，一個 Omega 一生只能被一個 Alpha 標記。由此可見多邊戀文本對於 ABO 世界觀的挪用，並非單方面地複製原型的慣性設定，而是創造性地添加了更為開放的配對與性關係：

Tony 翻了白眼。其實他很想反駁剛剛 Thor 也幾乎內射了。然而 Thor 根本沒讓他解釋，他用一下又一下的抽送讓 Tony 閉了嘴。萬萬沒想到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完成了標記的緣故，兩位 Alpha 都執著於內射滿足生殖慾，Thor 剛結束，Steve 又精神了起來，又射了一遍，兩個人不知道在鬥什麼氣，一股又一股的精液往 Tony 體內送，Tony 罵著罵著又沒了力氣。操，懷孕就懷孕吧。Tony 摸著微微鼓起的小腹，死心地想。反正現在，除了他的兩個 Alpha，他什麼都顧不上了。……「恭喜你。是雙胞胎。」Bruce 滿臉職業笑容地遞上體檢書，彷彿沒看到 Tony 石化的身體，他又繼續說道。「對了應該說是龍鳳胎？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父親。」Bruce 扶了扶眼鏡，不明意味地在 Tony 身上掃視了一遍。「你們真會玩。」（20150914-1）

上述引文值得注意的是，文字所述除了打破了 ABO 世界觀原有的規範，設下 Omega 可以被超過兩個以上 Alpha 標記的情境，更透過對男體生子的合理化，讓原著電影中威猛的超級英雄成為孕夫。此舉明顯從生殖功能上，解構了現實世界中只有生理女可以懷孕的現實，創造出生物二元體系之外的性主體存在。

整體來看，ABO 世界觀固然無法完全逃離實體世界中既定的性別框架。因此，某些 ABO 文本角色之間的權力關係，確有可能如同男 vs. 女、攻 vs. 受結構一般，在某種層面展現出對異性戀霸權性別腳本的再製。然而我們也同時看到，ABO 世界觀本身所揭櫫開啟的性別創作空間，確實在二元性別論、異性戀體系、單偶制霸權、甚至是同性戀霸權思維之外，勉力架構出更多的不思議。在此，多邊戀敘事中的角色生理結構、性別實踐與互動關係，得接合出更為繁茂榮盛的情節與行動。

（三） 情節分析

Rowland（2005）指出，敘事情節可被定義為故事中的行動。它應能維持讀者的注意力並強化敘事的主旨，即使一個情節的好壞不一定等同於其真實與否。隨緣居多邊戀文本中的敘事情節，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點：(1) 協商愛慾：掙扎與誘惑；(2) 從嫉妒到相容相愛：多邊幾何圖的構建；(3) 衝破界限、「嫻嫻」性愛；以及 (4) 不只是性：用愛情治癒心靈。

1. 協商愛慾：掙扎與誘惑

如同 Easton & Hardy（1997）所述，由於多人愛戀涉及的人數較多，有著非常複雜的人際互動，因此協商（negotiation）往往是多邊戀關係至關重要的一環。實體世界中追求多邊戀的成員們需要互相尊重、彼此公開且坦誠地互相協商，多人愛戀才能順

利形成並且維繫下去。為所欲為並不為多邊戀所鼓勵。對此，本研究發現隨緣居的 BL 同人多邊戀文本，一方面呼應了多邊戀實踐的不易，另一方面又投射出理想化的多邊關係嚮往。其間，創作者常書寫角色之間的推拒掙扎和誘惑。

首先，多邊戀文本描述多邊關係形成過程中，人們所需要面對的種種內心掙扎。此時，文本中的角色們一開始受限於單偶制的社會規約及唯一真愛的感情想像。他們雖互相喜歡，卻因單偶制預設而互相推拒，試圖彼此成全。對此，文本往往需要經過極大篇幅的人物衝突與協商，才能達到多人幸福相愛的結局。

〈Simply Irresistible〉(20170808-1)，即從敘事者鷹眼 Clint 的角度，描述了他與綠巨人 Bruce（布魯斯）和鋼鐵俠 Tony（托尼）之間的三角關係。此三人首先是彼此單向愛戀，互有退讓，還嘗試了雙雙配對的可能性。隨後，三人在互相推拒的情感角力過程中，逐漸發現了自己對彼此的感情，這才對多邊關係的可能性有所想像：

「我真的沒想到我們能走到這一步。我本來以為我們之中肯定會有至少一個人退出，尤其是你，布魯斯。」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著他，「我本來的計畫是，讓我和你約一次會，圓我一個夢，然後你和托尼在一起。」……「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歡布魯斯，我也隱隱約約察覺到了我對你的真實想法，而你們兩個都來找我聊過對方，我自然也能感覺到你們對彼此的感情。至於我為什麼當時會提出這個解決方法——」我抬起眼睛，凝視著眼前兩雙全然不同但都注視著我的棕色眼睛，輕聲卻堅定地說：「為我們完全可以三個人在一起啊。」(20170808-1)

除此之外，多邊戀文本中亦常出現只有其中一人在故事一開始身陷單偶枷鎖的情況。此時，已組成配對的兩人往往會有目的地邀請第三人加入。在此，三人之間的情感協商過程更接近於誘惑和性邀約。以下兩個片段皆出自同一文本。文中，美國隊長 Steve 一開始因奉行單偶制，即使愛戀鋼鐵俠和冬日戰士 Bucky 也不敢有所行動。因此，鋼鐵俠和冬日戰士決定一起誘惑他：

兩個人粗粒的呼吸聲像無數舌頭舔舐在 Steve 的皮膚上，Tony 完全癱倒在 Bucky 肩膀上，而 Bucky 的眼神，讓 Steve 覺得他是透過 Tony 在操自己，陰莖和後庭的股道同時被刺激，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在爆炸的邊緣。這太可悲了，Steve 扶住把手，下決心要走出去。「別走，看著，我們就快到了。」Bucky 的聲音像遠遠的透過層層水傳過來，又像貼著耳朵低吟。活春宮在眼前上演，Tony 隨著 Bucky 的話，如同瀕死的天鵝一般向後揚起脖頸，Bucky 好像受傷的野獸一般的嘶吼了一聲，Steve 直接射在了褲子裡。……「Steve，Bucky 在開玩笑，只有今天這一次。以後你不用左右為難，我們三個在一起吧。」(20160507-1)

上述文章中，已經組成配對的 Tony 和 Bucky 選擇以性行為邀約的方式對 Steve 展開誘惑行動。以性為基礎的協商，往往帶有理想化多邊關係的色彩。因為角色們常常在誘惑成功的當下即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幸福結局。

不僅如此，誘惑的協商還會在劈腿情節中出現。多邊戀實踐強調彼此知情同意，互相尊重，劈腿本是相當不恰當的舉動。然而，在部份多邊戀文本中，仍會有角色喜歡暗自偷情卻不坦誠相待。此時，被劈腿的受害者們並非呼天搶地地控訴自己被背叛，而是很快就原諒劈腿者，甚至會以誘惑的方式「勸導」劈腿者，冀望就此能多人組成多邊戀關係。〈Something Ridiculous〉(20150221-1) 描述了鋼鐵俠同時劈腿冬日戰士和美國隊長。而在此事東窗事發後，兩位受害人卻不打算分手，反倒要求組成 3P 關係：

「所以你們到底是他媽來幹什麼的？控訴我的濫交，不夠忠貞，責任感缺乏，還是他媽的只是同時睡了你們倆？」Bucky 把一個冒著熱氣的白色馬克杯塞到他的手裡，然後捧著另一個坐到了他的對面，Steve 的身邊。「事實上，」他語氣平和地說。「是關於我們三個的關係。」「以及你的誠實問題。」Steve 補充道，用那種哄小孩似的令人不悅的溫和口吻。……Steve 靠近了他一些，那雙淺藍色的眼睛看上去真誠而平和，永遠那麼真誠平和。「你撒謊，因為你不相信誠實能夠讓你得到你想要的，而事實上你能，有什麼你想要的卻沒有得到呢？」Tony 又瞪大了眼睛，他看上去有些受傷。他垂下眼睛，聲音低了下來。……「事實上如果你一開始就誠實的話，我們之間的關係會順利得多，並且有趣得多。不只是性的方面，在更多，更普遍的方面。」(20150221-1)

上述引文中，被劈腿的冬日戰士和美國隊長不但沒有對鋼鐵俠感到生氣或問責，反而態度平和溫柔，循循善誘地勸告他誠實面對自己的心意。此處，劈腿者並非十惡不赦，反而弔詭地成為了需要被溫和安撫的「有些受傷」的受害者。因為他之所以劈腿，乃是因為被規範所框限，不敢相信多邊戀的可能性，才無法大膽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愛／慾。

綜上所述，多邊戀文本在情節上一方面強調多人真愛的困難與協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亦展現出單偶制規範長期的涵化內化，確實對營造多邊關係造成阻礙。但即便如此，多邊戀文本的創作者仍保有樂觀，認為誠實的溝通與真愛足以打破桎梏，「順利」且「有趣」地得到（甚至是實體世界的多邊戀者無法企及的）幸福。

2. 從嫉妒到相容相愛：多邊幾何圖的構建

多人關係的經營由於需要投入大量精力進行溝通協商，嫉妒情緒往往是實體世界多邊戀者需要面對的重大難題 (Sheff, 2005a)。在隨緣居的多邊戀文本中，創作者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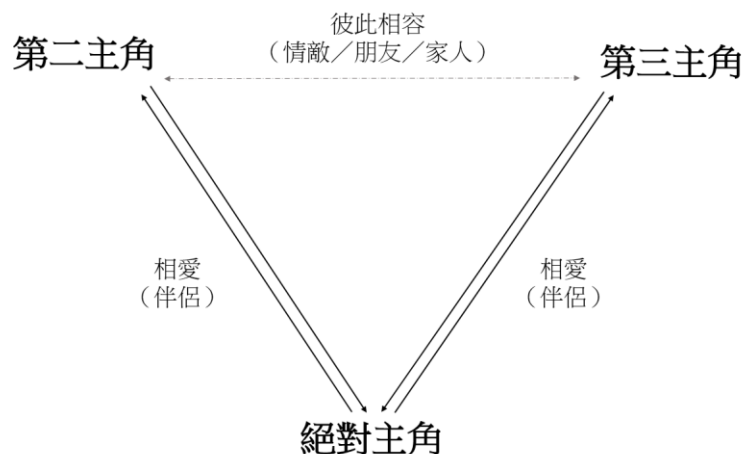
對嫉妒多有著墨。而此類情節的行進往往會從角色們一開始的嫉妒，逐漸發展成相容相愛。實體世界歐美多邊戀社群的用語——多邊幾何圖 (polygeometry)，相當程度得以用於說明多邊戀敘事文本所建構的並非簡單一對一線性的特殊情感結構。

Sheff (2005a) 根據多邊戀社區的用語，將多邊幾何圖分類命名為以下四種：(1) 兩人同時愛著一人的 V 字形關係 (vess)；(2) 三人彼此相愛的三角關係 (triads)；(3) 四人相愛的四角關係 (quads)；(4) 超過四人以上更加複雜的多角關係 (moresomes)。

以上述分類進行觀察歸納，本研究發現多數情況下，隨緣居多邊戀文本人物之間的嫉妒和競爭，會呈現 V 字形和三角關係這兩種。本研究將這兩種情節主題命名分別為「V 字形關係：嫉妒的修羅場」和「三角關係：情敵變情人」。

在歐美 BL 同人文化圈中，「修羅場」一詞常被社群成員用以戲稱多人關係之間爭風吃醋、互相爭奪等行為。修羅場的情節常發生在有著絕對主角的文本中。在此情況下，多位潛在的多邊戀伴侶常圍繞著絕對主角，形成多位情敵之間的嫉妒與爭奪。若以三人關係為例，這類多邊戀文本一開始將會形成非常類似單偶制的三角戀狀態。然而，不同於三角戀的單偶關係，主角們最終大多能順利化解敵意，眾人共享同一個愛人，即產生一種延伸自後宮文的雨露均沾狀態。換而言之，單偶制三角戀敘事是在三人關係中畫出絕對主角和第二主角之間一對一的線性關係並排除第三者，而多邊戀文本則可能構連出一個 V 字結構。這是因為在多邊戀中，由於三人皆屬於情感關係的重要組成份子，故已不存在第三者。第二主角與第三主角之間雖並不相愛，卻已彼此相容。兩人除了不再是互為情敵，更可能變成朋友與家人關係。在此基礎上，絕對主角得以雨露均沾地同時與第二主角和第三主角組成兩段伴侶關係，三人因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 V 字形結構。如圖 1 所示：

圖 1：多邊戀 V 字形關係之多邊幾何圖



〈Don't Let Me Go〉(20160629-1) 即在 ABO 世界觀下，描述了多邊戀 V 字結構的愛／慾狀態。文中，身為 Alpha 的美國隊長 Steve 乃是鋼鐵俠 Tony 的丈夫。由於上戰場多年未歸，鋼鐵俠有了另一個年輕新歡蜘蛛俠 Peter。蜘蛛俠亦是扮演 Alpha 的角色。在這段互動情節中，鋼鐵俠身為 Omega，更是三人關係中的絕對主角。由於他明確表態不會放棄新歡舊愛，故三人最後組成了 3P 關係。兩位 Alpha 情敵雖從初次見面就對彼此頗有嫌隙，但最後透過了性，情敵之間找到了彼此相容的模式，再無嫌隙：

「你沒資格！」事後 Peter 打死也想不出自己哪兒來的一股勇氣，劈頭蓋臉地沖金髮男人吼……Tony 甜蜜的棕色大眼睜得更大更圓了，定定地看著他好像第一次認識 Peter。他的微笑伴著歎息，「這位就是 Peter。Peter，這是我的丈夫，Steve。」……「他到底是誰？」Steve 難以置信地看著 Peter 問道。「我是 Tony 的男人！」Steve 上下掃視了眼前這個男孩，他的眼神很明顯，意思就是你還沒有我四分之一大，你說真的？……Steve 一邊不知疲倦地前後擺動著胯，一邊指揮 Peter，眼裡閃著狂熱的光，「如果你想看我們的小蕩婦被幹到尿出來的樣子。」Peter 立馬行動了起來。他太想看了。(20160629-1)

除此之外，多邊戀文本亦可能嘗試進一步地消弭情敵競爭的必要性，甚至讓情敵變成戀人。此時，文中原先爭風吃醋的情敵們，在比拼誰能更快追到某人的過程中，逐漸互生情愫，最終眾人皆彼此相愛。由此，三人多邊關係就從兩人愛一人的 V 字型，慢慢變為了三人相愛的等邊三角形。如圖 2 所示：

圖 2：多邊戀三角關係之多邊幾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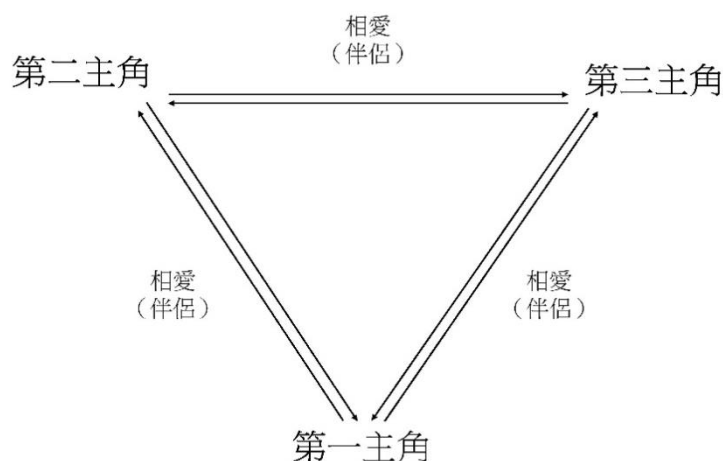


圖 2 顯示了多邊戀三角關係的多邊幾何圖。由於三位主角已然皆彼此相愛，因此多邊戀三角關係不在存在著明確的絕對主角，三人組成了較為平等地三段伴侶關係和

等邊三角形。

在復仇者系列同人中，多邊戀三角關係案例最常以「冬盾鐵大三角」的配對出現，即冬日戰士 Bucky、美國隊長和鋼鐵俠的三人關係。此三人在原著中即有著強烈的互動張力。在電影【美國隊長 3：內戰】裡，美國隊長更是爲了保護童年故交冬日戰士，而跟好友鋼鐵俠相約決戰。三人之間關係本就在原著之中隱約暗示著情敵與情人的屬性張力。這也使得同人創作者若要强行對三人排列組合和割裂配對，往往難以抉擇。因此化解之道則更常以三人組合無須競爭求愛的方式達成和平共存。例如〈一個人不如兩個人，兩個人不如三個人〉（20160929-1）一文，描寫了在校園生活中，同樣暗戀美國隊長多年的鋼鐵俠和冬日戰士兩人之間的明爭暗鬥，但最後三個一同滾到床上的故事：

Tony 喜歡 Steve，這並不是什麼秘密，相反幾乎整個學校的人都知道他喜歡 Steve，……但 Tony 並不是唯一一個喜歡 Steve 的人，事實上喜歡 Steve 的人多了去了，但對 Tony 真正造成威脅的，是那個 Steve 的竹馬，小學畢業後就和 Steve 分開一直到大學才又重逢的，Bucky。……「你就不覺得這傢伙太煩人嗎。」Bucky 托著腮有些無精打采地問……「嘿，我還在這呢！」Tony 越過 Steve 的肩膀瞪了 Bucky 一眼，但後者只是給了他一個挑釁的笑容。……Tony 幾乎是純本能地開始回應 Bucky，不甘示弱地舔弄著他的舌頭和嘴唇，和他纏在一起彼此拉扯著。……一直到第二天醒來，Tony 才真正地意識到他們昨晚都幹了些什麼。……「我們在一起吧。」Bucky 摸了摸 Tony 的臉笑道。……「搬來我公寓吧。」Steve 一邊吻著 Tony 的眼皮一邊道，「我們一起去買一張能睡下我們三個的床。」（20160929-1）

在上述引文中，Tony 和 Bucky 兩位情敵圍繞著 Steve 進行爭奪，在求而不得的過程中，兩人互相爭執、安慰和陪伴，反而產生強烈羈絆。這種羈絆讓兩位情敵情不自禁地相愛、上床、組成了伴侶關係。隨後，知道了兩人關係的 Steve 也順理成章地加入他們，三人由此組成了多邊戀的三角關係。此時，多邊戀三角關係不再如同 V 字關係一般，描述絕對主角齊人之福。多邊戀三角關係在此，乃是選擇以三人彼此相愛的方式。這裡多邊戀較為明顯地與後宮文類做出區隔，更直接地擁抱多邊關係的複雜情感狀態。

綜上所述，多邊戀文本在關於嫉妒的情節處理上，描述了情敵從彼此互相爭奪，再到選擇 V 字形關係的相容，或三角關係的相愛。多邊戀敘事嘗試以多人相愛，化解單偶制獨佔關係所造成的人物衝突。角色們從相爭到相愛，顯示了多邊戀文本中，將多邊愛／慾的追求和實踐視為解決衝突之途徑的敘事基調。

3. 衝破界限、「騷嫩」性愛

在歐美影視同人的書寫中，同性性行為的描述非常頻繁，甚至常是敘事核心。社群成員「大膽吃肉」，將性愛場景的創作與閱讀視作鮮美肉食一般的精神食糧。對此相關研究指出，不同於耽美文本的含蓄，歐美影視同人的性愛描述往往巨細靡遺地交代角色之間的攻受過程、性愛體驗和情慾自白，內文充斥著寫實的器官描寫、髒話、高潮狂歡與恥度無限的慾望（詹思恩、王孝勇，2016）。

隨緣居多邊戀文本源自歐美影視同人文化圈，承襲「大膽吃肉」的邏輯。因此，性愛的描寫同樣有著大膽裸露的性愛場景。一些作品更標榜 PWP，即純肉文（porn without plot），全文沒有情節，只有性愛描寫，可謂是肆無忌憚地擁抱浪蕩。不僅如此，多邊戀文本更毫不避諱地強調有男有女、多人群交的性愛狂歡。

多邊戀文本的創作者筆下既有輪番睡遍男女超級英雄的性愛殺手，亦能同時多人群交，盡享歡愉。性愛情節在此充分展現出「騷嫩」意象，即如騷嫩之字形，有男有女、多人交媾；又如其文意，「騷」（ㄋㄠˊ）與「嫩」（ㄋㄟˋ）兩古字，都有戲弄、糾纏之意（見 <http://chardb.iis.sinica.edu.tw/>），正代表了多人彼此戲弄糾纏的愛／慾權力角力。

本研究前述在角色分析處曾經提及，多邊戀文本開啟了一個容許生理女性加入感情關係的流動空間。因此，多邊戀文本中的性行為，得以在 BL 同人的純男性肉體交流中，容許女體肉慾的存在。沉醉性愛者不限性別、不限人數、可攻可受。如下文的露骨描寫，提及黑寡婦 Natasha、鋼鐵俠 Tony 和鷹眼 Clint 的一段男女 3P 性愛：

Natasha 一隻手扶著 Tony 泛著潮紅的腹肌，另一隻手扶著 Tony 的陰莖慢慢坐了下去。軟嫩的陰道吞進了 Tony 全部的長度，Natasha 完美的柔韌度讓她大開的大腿根部緊貼著 Tony 的胯骨。借著水的浮力，Natasha 輕鬆地上下動了起來，不停吞吐著 Tony 越來越硬的陰莖。Tony 對乳房的擠捏讓 Natasha 快感倍增，她勾起嘴角，半眯起眼睛：「嗯哼，做得不錯，我的小騷貨 Tony。」得到鼓勵和贊許的 Tony 繼續揉著 Natasha 的乳房，心裡也突然感覺暖烘烘的。陰莖被 Natasha 令人著迷的陰道緊緊咬住，後穴則有 Clint 的粗硬撐開抽插，夾雜著熱水湧進 Tony 的腸道。「嗯哈……好……好棒……啊……」Tony 止不住地胡言亂語起來，快感把他推向一個越來越高的地方。……聽到 Tony 被 Clint 幹得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Natasha 反倒是覺得有些嫉妒，她也加快了自己上下起伏的速度，使勁夾緊 Tony 的陰莖：「怎麼，只感受得到 Clint 麼？」後穴和陰莖傳來的刺激讓 Tony 欲死欲仙，他張大嘴巴想吸進更多的氧氣，但卻只是張著嘴無法呼吸。「Nat……哈……我不行……嗯……Nat……」。(20150127-1)

上文中，鋼鐵俠深陷黑寡婦和鷹眼的雙重夾擊之間，被兩人玩弄得欲仙欲死。文章創作者不避諱地使用乳房、陰道、陰莖等生殖器官名詞或「小騷貨」這類助興髒話，彰顯角色的生理性別、性愛體位和性快感。

另有些純肉文並不強調有男有女，而是選擇充分發揮「人多」的特質，在敘事中狂野地開展一場群交性愛。如以下引文，創作者讓邪神 Loki 和美國隊長 Steve、鷹眼、鋼鐵俠、雷神 Thor 和綠巨人 Bruce 六人群交：

Bruce 羞澀親吻著 Loki，讓習慣 Thor 式性愛的 Loki 感到新鮮，帶著挑逗的微笑引領 Bruce 吻他。Thor 則半靠在枕頭上撫弄自己，Loki 瞟見後往 Thor 挪了一下，用腳尖摩擦著 Thor 的陰莖。……Loki 一邊吻 Bruce 一邊用手愛撫自己的慾望，而 Bruce 也搭上手幫忙，兩人下半身都快蹭到一起了，性經驗少的 Bruce 很快就射，Loki 用手指沾著 Bruce 的精液摸上自己的小腹，Clint 接手 Bruce 的位子和 Loki 兩人四手愛撫 Loki 的陰莖，同時進出 Loki 的體內。Tony 幾乎是衝過去抓過 Loki 的手往自己的陰莖送，Loki 也配合的按摩起 Tony 的勃起。……不甘心的 Tony 原本想抱過 Loki，但被 Steve 往旁邊推去，鋼鐵人倒在哈哈直笑的雷神旁邊，哀怨得差點沒咬起枕頭——上頭沾有不明液體結塊。「Loki，你是想逼瘋我們嗎？」Steve 抱過全身虛軟的 Loki，當那單薄消瘦的身子靠在他身上時，Steve 明白自己對惡作劇之神湧起不該有的憐愛。……Loki 扶著腰自己坐到 Steve 的陰莖上，有了之前的潤滑，Steve 輕易的頂進 Loki 後穴，Loki 抱著 Steve 的脖子開始擺動腰部，長腿夾著 Steve 的腰，大眼一眨落下更多的淚。(20120421-1)

上述引文中，眾多性格迥異的角色同時享受在張揚的性慾之中，同時互相撫摸、輪流插入，甚至爭奪性愛的前後順序與位階。而上述引文與前段引文的共同點是多人性愛所產生的複雜互動，例如多方彼此糾纏、多角連鎖式地牽動彼此的感受，以及做愛過程中吃醋戲弄等。

第一段引文中，創作者寫出了 Natasha 與 Clint 的暗自較量，兩者好似在比賽誰更能讓 Tony 高潮迭起。而 Tony 也確實在這個性愛權位的角逐中，被層層疊加的快感刺激得無法喘息。第二段引文中，Steve 則把 Tony 往旁邊推去，主動抱住 Loki，並對這個原著中的反派湧起不該有的憐愛。被晾在一旁圍觀的 Thor 和 Tony，則是一個哈哈大笑、一個哀怨得像要咬枕頭，但兩人皆沒有試圖獨佔他們的性伴侶。顯然，多人性愛排列組合出的姿態，展現出性行為中更加複雜的權力互動。

一般而言，在只有兩人的單偶性愛狂歡下，性別權力常會按照攻／受位階區分(張秀敏，2006)。然而，多邊戀文本性愛實踐中的性別權力，則是以多邊關係組成的多角

幾何圖樣為基礎，在每個角度的象限上不斷動態性地收縮與延伸。多位角色在性愛中，各自追逐自身的快感，又彼此角力，試圖宰制他人的情慾。與此同時，無論是愛情、友情甚至情敵關係，眾人都願意割捨獨佔慾望，選擇成全彼此的滿足。此刻，多邊戀性愛敘事所展現出的，不僅僅是性別權力的多角抗衡與肉慾的互相競爭，更是相容的感情羈絆與彼此的愛情成全。

綜上，多邊戀文本的性愛書寫，在延續了主流 BL 文化的大膽狂放之際，亦跨越了主流 BL 同人敘事的男男單偶限制。它不但容得下男女多元性別的角色、也強調多人群交與權力關係的動態彈性或人「性」。

4. 不只是性：用愛情治癒心靈

相較於對於性的重視厚描，多邊戀敘事對細膩愛情的描寫雖然數量較少，卻也因其仍具有挑戰單偶制的意圖而值得正視。這些文本透過強調真愛的價值，藉此一方面覆誦著真愛能戰勝一切，將愛情構建為足以治癒創傷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挑戰單偶制霸權的狹隘真愛觀，據此強調愛情並非唯一，真愛可以多人。

在以愛治癒角色創傷的多邊戀文本中，創作者常使用諸如「寵愛」、或「寵溺」等詞彙，如「這是一個眾人寵愛 Tony 的世界.....」（20150511-01 #1）。「寵愛」一詞也許能表達出許多多邊戀創作者對角色的心態。這些創作者想要寵愛特定角色，因此希望給予此人最完美的愛情，並期盼這段愛情能夠治癒角色在原著中遭受的苦痛。這種創作者對愛情與治癒的重視，甚至能在以性愛為主的多邊戀文本中看見。例如以下篇幅不長的文章內容，描述了「他」即黑豹 T'Challa 和美國隊長以及冬日戰士的三人生活：

他看到那本書掉在床下面，書頁折了。那本書是他的，他想探手去抓，但使不上力。冬兵的新手臂緊緊抱緊他，手指插進他指縫裡把他按在床墊上。.....他感覺到塞滿他體內的性器更硬了，幾個插入後隨著痙攣跳動著射在深處，刺激得內壁收縮，陌生的觸感讓他握緊了冬兵的手。父親死後他第一次感覺不那麼冰冷了。（20160517-1）

上述引文呈現出經歷了父親慘死之創傷的黑豹 T'Challa，通過一段酣暢淋漓的性愛後，竟彷彿得到兩位愛人來自心靈上的治癒。在此，創作者通過三位主角之間的性關係，給予了 T'Challa 走出父親死亡陰影的契機。

此外，多邊戀文本不但用愛情治癒角色的內心創傷，甚至還描繪多邊關係的真愛得以確切的修補角色所面對的關係困境，例如破碎的家庭關係。例如以下的文章書寫

著喝酒成癮的流浪漢 Tony 遇上了美國隊長 Steve 以及冬日戰士 Bucky，三人相知相愛。最後，Tony 的兩位愛人帶著他回家，與老父親 Howard 冰釋前嫌，更對家和家人有了美好的嚮往。在此，多邊戀關係以及其中的愛情元素，不但是拯救一個破碎靈魂的神奇魔藥，更是讓角色的生活能夠回到正軌的重要力量：

「他們大概是和好了，然後我們得花點時間哄岳父開心。」Bucky 笑道。Steve 點點頭，看著並肩走著的兩人笑了笑。今天的陽光很好，暖暖的，很適合出去散步。Tony 經過一輛賣糖果的車子時買了一大個棉花糖塞在了 Howard 的手裡，然後又去買了兩個雪糕，等他們從甜甜圈屋走出來的時候，四隻手都塞滿了東西簡直拿不下更多的了。……一旁圍觀的三人忍不住露出了寵溺的笑容，……最後他們互瞪一眼才安靜下來繼續吃飯。Tony 咬著嘴裡的東西看了一眼身邊的人，忍不住低頭笑了笑。所謂的家和家人，就是這樣的存在吧。(20160901-1)

整體來看，隨緣居多邊戀文本所揭櫫的愛情敘事，除了反映出創作者對於特定角色的寵愛，此類敘事更有以愛為名治癒心靈創傷的語藝意圖。多邊戀敘事一方面在肯認真愛的重要之際，另一方面又挑戰了一般所認定的真愛只有唯一的既定思維。多邊戀所欲揭櫫的，乃是比單偶制更符合完美愛情的關係想像。

二、敘事形式分析

敘事形式的分析指得是故事「怎麼說」的問題，包含敘事者用什麼方式講述故事，其順序為何、因果關係和時間關係又為何（林靜伶，2000）？本研究發現多邊戀文本至少存在著兩種值得注意的特殊敘事形式，分別是「片段文」和「五次小說」。以下分別加以討論。

（一）解構理性：片段文

片段文是創作者在一篇文章中，片段式地書寫了多個獨立、且並不盡然完整的小故事。這些暗藏著同一敘事主題之片段所組成的完整文本即為片段文。

在片段文的敘事結構下，一篇文章被分割為多個或長或短的片段。這些片段無需有始有終，各個片段之間亦可能完全沒有時間與空間上的延續性。創作者藉由片段文的書寫方式，在一篇文章之內建構多個不同的時空場景、嵌入沒有前因後果的多個事件，開展各種不同的情節。這些片段往往彼此沒有直接關聯，而是被一個隱而不顯的主題聯繫起來，比如特定的某個角色、一對人物配對或某種特殊設定。

易言之，片段文乃是創作者將多個本質上可視作獨立故事的片段，一齊放置、堆砌在同一標題之內，組成一篇長篇文章，以供讀者一氣呵成地閱讀。例如某些標題標

注了同一角色的多個配對或「All（某人）」的文本，實際上並不直接描述多邊戀，而是將多個碎片化的單偶線性關係，拼湊成一個多邊幾何狀態。這些創作者以特定角色作為片段文之主題，在各個片段中書寫不同的配對關係。此種配對關係可能多邊戀也可能是單偶或友情狀態。各個故事片段之間的因果先後關係也並不固定，可能突兀且毫無關聯。下文創作者即以邪神 **Loki**（洛基）為主要角色，用多個片段描述了他與美國隊長 **Steve**（史蒂芬）及霹靂火 **Jonny**（強尼）之間的感情互動：

.....#基盾#「洛基，從今天開始你不可以再說謊了。」面對隊長正氣凜然的眼神，他本想拒絕，但回頭一想說謊跟惡作劇根本是兩回事。「你就不會說謊？」「我不會」史蒂芬回答得斬釘截鐵。「那.....你喜歡我嗎？」洛基問。「.....喜歡。」隊長微微面紅。「.....想跟我親熱？」他拉開嘴角伸手輕撫對方的下巴。「.....想。」還來不及掩面，隊長便被拉進了一臉得意的傢伙懷抱裡。

=====

#基尼#「強尼，你好熱。」「謝謝，很多人都這樣說。」跨坐在洛基身上的強尼嘴不饒人。「你.....」他不愉快地一把握住對方的分身，「再風流、我就把這裡凍起來！」但強尼毫不畏懼：「嘿！別忘記我全身都會發火。」洛基聽了忍不住笑了，他用力地往上一頂，惹得強尼驚叫出聲。「你也別忘記我可以看到你的一舉一動.....你可不希望上一條冰棒吧？」（20120813-1）

上述引文中，創作者明確地使用分割線區分兩個片段，並且在片段前皆標注了配對名。第一個片段基盾，即 **Loki** 和 **Steve** 的配對，第二片段基尼，即 **Loki** 和 **Jonny** 的配對。兩個片段之間僅有 **Loki** 這一角色作為隱性關聯，不但沒有任何前後因果關係，並且可以毫無預警地開始與結束。這樣的敘事手法，彷彿建構了兩個平行世界，在同一文本時空中創造了多個斷裂的敘事時空。據此，創作者進一步消解了線性時間行進的邏輯，使得理性敘事的前因後果不再必要。角色的行為與感情狀態因此得依附於一種樹狀的非線性邏輯，能夠隨機且自由地在多種可能性之間來回跳躍。同一角色的多個不同配對關係更在這裡清晰地體現。

對此，片段文的敘事形式，或可被視為是多邊戀次文化與主流單偶制 **BL** 同人文化之間的緩衝地帶。它依舊敘述了單偶關係，卻不再有著不可拆、不可逆的王道配對。讀者在片段文中看到不再是「誰是誰的唯一」，而是「這些人和那些人有可能有著多種不同的愛／慾選項」。

（二）碎片化敘事：五次小說

除了片段文外，隨緣居多邊戀文本還承襲了另一種歐美同人文化圈中常見之特殊敘事模式，亦即「五次小說」(five times fic) 或「五件事小說」(five things fic)。此類敘事形式最早出現於 1981 年的【星際大戰】的同人本（見 <https://tvtropes.org/pmwiki/discussion.php?id=xirj376lggguwgpsmlv7fbr6>）。其文本標題一般為「五次.....，一次.....」之格式，內文則由六次不同的小事件或小場景組成。

不同於一般主流 BL 同人的五次小說，多是單一配對在六個不同情景或事件下的小互動，以類似電影蒙太奇手法般呈現出一個個愛戀特寫鏡頭；多邊戀文本中的五次小說，則是在多次不同的情景之間穿梭遊獵，讓某人和多個不同的人之間的愛與性互動，更顯碎片化。

例如〈五個 Tony 親吻他們的節日，一個禮尚往來〉(20120820-1) 中，創作者即在開頭就表示這個故事是「Tony Stark 在不同節日裡和他的復仇者們與邪神之間個別發生的小事，最後所有人湊在一起過同一個節。」(20120820-1 # 1)。文中所述的六個不同節日，依照順序分別是鋼鐵俠 Tony 與雷神 Thor、美國隊長 Steve、綠巨人 Bruce、邪神 Loki 和鷹眼 Clint 之間的假期互動：

01 情人節

關於這整出情人節鬧劇，Tony 本該能在一開演就迅速脫身，再不濟他也能做到隨時拍拍屁股走人。可 Tony 只是坐在那兒，穿著自己那件好幾天沒洗、又髒又皺，拜 Thor 十萬火急之賜，既沒時間換和頂級餐廳也沒半點相稱性的黑色安息日 T 恤，瞪著 Thor 低頭寫字的金色發旋發呆。

02 愚人節

在兩人雙唇短暫相貼的那一秒鐘裡，Tony 試著用眼神告訴 Steve「不要緊，一切都會沒事的」，但一等 Tony 離開那兩片溫暖，轟然雷動的記者提問聲、此起彼落的快門喀擦聲和各式各樣群眾發出的嘈雜聲，就立刻讓 Tony 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自己對眼前這個深受昔日那段沒來得及開始，就已經失去的愛戀折磨的好隊長都做了什麼。

03 復活節

早在「復仇者」一詞的意義還只是印在神盾局淺灰卷宗外皮上，一個作為初步計畫名稱的單字而已時，Tony 就對 Bruce Banner 存有某種企圖。

04 父親節

對 Tony 而言，Loki 剛開始的顧慮、剛才的反常解釋以及 Tony 現在才有餘裕，好好觀察的 Loki 的衣著——沒戴頭盔、沒系披風、沒裝手鎧、胸甲扣歪等等——就是答案。

05 萬聖節

這絕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吻。牙齒、舌頭，口腔裡能動的器官都用上了，不能動的也在努力派上用場，例如分泌大量唾液或發出各種丟人的聲響。Clint 迷迷糊糊地試著要和剛那一聲特別大聲的呻吟撇清關係，但當 Tony 展現出某種驚人的、別出心裁的花式吸吮後，他就再也不費神去關心什麼責任歸屬了。

06 耶誕節

Tony 發現，在不知不覺間，自己好像又開始過起各種節日來了。在情人節親了 Thor、在愚人節親了 Steve、在復活節親了 Bruce、在父親節親了 Loki、在萬聖節親了 Clint.....好吧好吧，是不怎麼正統沒錯，但 Tony 的確是開口祝了 5 個不同的傢伙 5 次「XX 節快樂」。仔細想想，這 5 次的經歷也都還排不上最糟節日排行榜前 5 名。(20120820-1)

上述節錄的文章中，創作者以鋼鐵俠為絕對主角，在一個片段只專注描寫於他與其中一人的互動，並且在最後一章形成眾人多邊的完結點睛之筆。此種敘事形式與前述提及的片段文之差異，在於片段文乃是多個單偶片段聯結後方構成多邊圖像；而五次小說則是在多邊戀的複雜結構前提下，特別拆出單一配對特寫。

綜上，無論是片段文還是五次小說，創作者皆以較為碎片化的形式進行書寫。創作者在文本中常不重視全局、全文的合理性，亦不在意前因後果。敘事中各個獨立片段以及其中的人物、場景與情節，顯然並不是為了服務於一個嚴謹的理性邏輯，而僅僅是為了此時此刻此情此景的每一份愛戀。

伍、結論與討論

透過前述敘事內容與敘事形式的分析，本研究發現隨緣居的多邊戀敘事至少包含了「真愛並不唯一，多人才是王道」、「多邊優於單偶」、「賦權（empowering）生理女」、「鬆動線性與理性邏輯」等敘事意涵，其中更有特定的性別政治性。

首先，多邊戀敘事強調多邊戀關係中眾人愛／慾並存的重要性。多邊戀敘事重視愛情要素，但於此同時，它也轉而從享受多人性愛狂歡、恣意擁抱有男有女、多人群交的性實踐重新界定何謂「真愛」。顯然，多邊戀敘事中的愛／慾兩者，往往是並存且無法斷然切割的。這除了與一般性的多重伴侶關係強調的性愛自由、愛／慾分離，有著相當的差異，多邊戀敘事藉由將「唯一真愛」的二人線性關係改編挪用為多人的多邊幾何圖象，更挑戰了單偶制敘事的霸權地位，同時倡議著愛情可以有的其他選項。

其次，多邊戀敘事示現著多邊戀優於單偶制的意涵。多邊戀在一定程度上延伸自後宮文類，而又摒棄了後宮文類常見的正宮設定，轉而更明確地擁抱了多人愛／慾。在多邊戀中，眾人雨露均沾、情敵亦能彼此相容，甚至成為愛人。多邊戀敘事的場景對比，例如世外桃源 vs. 落後世界，亦可看出多邊戀敘事者對單偶論述的排斥、敵意和階層化。在此敘事基調下，多邊戀敘事具體生產出某種「恐單」論述。恐單論述展現出對單偶制的不信任，更認定多邊關係乃是比單偶制合理的婚戀方式。

再者，多邊戀敘事賦予了女性成為性能動主體的位置。也就是說，多邊戀敘事嘗試鬆動 BL 同人文化的女性貶抑（或厭女）與男性專屬現象。更有甚者，多邊戀敘事並非僅僅在 BL 同人敘事中讓生理女性加入愛／慾關係中，而是進一步地承認了生理女性的性主體位置，賦予其操控性愛的主動主導權。對此我們可以說，多邊戀敘事中的生理女角不再是被動、平面、次等的人物，而是主動、飽滿、對等的主角主體。其間，主流性別常規中男性主導、女性跟隨的樣板僵化腳本，亦面臨了一定程度的反轉與置換。

此外，多邊戀敘事透過對生理女性的雙性或男體化、男男生子、ABO 性別階級等特殊設定，一方面藉由肯認能夠在性別星系上自由流動的靈動個體，開啟了性別在認同和行動上的多重可能，另一方面更基進地重新創造了性別二元系統之「外」的嶄新生理生殖系統。尤其是後者所涉及的性別政治意涵，已超越了後現代性別觀點中所經常訴諸的鬆動單一僵化穩固的性別「身分認同」（Meen, Gibson, & Alexander, 2010／葉宗顯、黃元鵬譯，2012；Queen & Schimel, 1997: 23），而更揭櫫既定性別生殖系統中的性類目「本質論」同樣值得吾人賦予更為顛覆逾越的政治想像（Preciado, 2000/2018）。

多邊戀文本所創造出的性主體縱使鮮活於虛擬時空，確已遙遙指向外在實體世界中的性別二分實乃並不互斥、更是無法窮盡。

其四，多邊戀敘事瑣碎的片段式書寫風格，係有鬆動線性與理性慣性思維邏輯之企圖。對此，在敘事可能性的評估上，多邊戀文本採取片段化的敘事形式雖然不符合一般意義的結構連貫性，文內的多數段落乃是可自成一格的獨立故事，其片段之間的前後邏輯連貫性更是往往沒有明確依據可判斷。然而，透過創作者將這些很可能在情節上自相矛盾的故事用拼貼、組合的方式放置在同一文本時空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多邊戀敘事的斷裂與碎片化顯然是創作者刻意為之的語藝實踐，而非無意間造成的敘事矛盾。

更有甚者，透過片段文或五次小說等敘事風格，多邊戀敘事將日常生活、起居空間的瑣碎小事浪漫化、性愛化和理想化。此舉反而回溯性地折射出主流性別關係與文化常規更像是去脈絡化的僵固石化客體，缺乏人性、泯滅創意，也充滿偏誤偏見。這點雖在敘事忠實性上並不遵循主流既定的價值與文化常規，更難以完美貼合於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經驗的貼合性，但多邊戀創作者卻得以據此建構更為複雜動態且兼具「身分認同面」與「生殖本質論」的性別政治想像，同時挑戰了廣義的同人文化圈內部與外在異性戀機制的性別常規。多邊戀敘事在網路虛擬社群中所展現的性別政治動能，已然開啟了當代性別文化實踐與研究的關鍵語藝時機。

參考書目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2009）。《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原書 Engels, F. [1884].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NY: Pathfinder.）
- 王冬梅（2015）。〈網絡耽美：傳統社會性別身份的復制與再現——以《鳳於九天》為例〉，《學習月刊》，2：20-21。
- 林靜伶（2000）。《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 邱佳心、張玉佩（2009）。〈想像與創作：同人誌的情慾文化探索〉，《玄奘資訊傳播學報》，6：141-172。
- 姚培娜（2012）。〈耽美文學探析〉，《名作欣賞》，3：81-83。
- 徐艷蕊、楊玲（2015）。〈中國耽美（BL）小說中的情慾書寫與性／別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0：91-121。
- 堅贊才旦、許韶明（2009）。〈論多偶制和家庭文化特質的傳遞——兼談婚姻效用的協商分配理論〉，《西南邊疆民族研究》，6：30-48。
- 陳建勳（2017）。《「做」一段開放式關係：男同志的性愛慾衝突與協商經驗探析》。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朝歌（2014.04.14）。〈歐美圈 3 種常見架空設定〉。上網日期：2019 年 01 月 02 日，取自 <http://moonswings.pixnet.net/blog/post/43217233>
- 張秀敏（2006）。《薔薇園裡的少年愛——同人誌文化與青少女性別主體》。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宗顯、黃元鵬譯（2012）。《發現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新北市：韋伯。（原書 Meen, D. T., Gibson, M. A., & Alexander, J. F. [2010]. *Finding out: An introduction to LGBT studies*. London, UK: Sage.）
- 詹思恩、王孝勇（2017）。〈生活即創作、真實再進化：歐美影視同人論壇的性／別幻想與實作〉，《靜宜人文社會學報》，11(1)：225-280。
- 蔡伊婷（2009）。《性解放的出路？異性戀坦誠的多重伴侶關係之研究》。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Anapol, D. M. (1997). *Polyamory: The new love without limits: Secrets of sustainab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San Rafael, CA: IntiNet Resource Center.
- Barker, M. (2005). This is my partner, and this is my... partner's partner: Constructing a polyamorous identity in a monogamous world.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18(1), 75-88.
- Barker, M., & Langdridge, D. (2010). Whatever happened to non-monogamies? Criti

- cal reflections on rec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Sexualities*, 13(6), 748-772.
- Bergstrand, C. R., & Sinski, J. B. (2009). *Swinging in America: Love, sex, and marriage in the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 Easton, D., & Hardy, W. J. (1997). *The ethical slut: A practical guide to polyamory, open relationships & other adventures* (2nd ed.). Berkeley, CA: Celestial Arts.
- Emens, E. (2004). Monogamy's law: Compulsory monogamy and polyamorous existence. *New York University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29(2), 277-376.
- Ferrer, J. N. (2018) Mononormativity, polypride, and the "mono-poly wars". *Sexuality and Culture*, 22(3): 817-836.
- Fisher, W. R. (1987).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 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 value, and actio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Foss, S. K. (1996).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2n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 Hart, R. P. (1997). *Modern rhetorical criticism*.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Hogenboom, M. (2016.06.23). Polyamorous relationships may be the future of love. *BBC Future*. Retrieved January 5, 2018, from <http://www.bbc.com/future/story/20160623-polyamorous-relationships-may-be-the-future-of-love>
- Hutchins, L. (2001). *Erotic rites: A cultural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us sacred sexuality traditions and trend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on Institute, Cincinnati, OH.
- Jackson, S., & Scott, S. (2004). The personal is still political: Heterosexuality, feminism and monogamy. *Feminism & Psychology*, 14(1), 151-157.
- Keener, M. C. (2004) *A phenomenology of polyamorous pers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Utah, Utah.
- Klesse, C. (2006). Polyamory and its 'others': Contesting the terms of non-monogamy. *Sexualities*, 9(5), 565-583.
- Klesse, C. (2007) *The spectre of promiscuity*. Aldershot, UK: Ashgate.
- Lano, K. & Parry, C. (Eds.) (1995). *Breaking the barriers to desire: Polyamory, polyfidelity and non-monogamy -- New approaches to multiple relationships*. Nottingham, UK: Five Leaves.
- Mazar, R. (2006). Slash Fiction/fanfiction. In J. Weiss, J. Nolan, J. Hunsinger & P. Trifonas (Ed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pp. 1141-1150). New York, NY: Springer Link.
- Patrick, G. J. (1998). Ethnographic atlas codebook. *World Cultures*, 10(1), 86-136.
- Plummer, K.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London, UK: Routledge.
- Preciado, P. B. (2000/2018). *Counter sexual manifesto* (K. G. Dunn, Trans.). New York

- 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Queen, C., & Schimel, L. (Eds.). (1997). *Pomosexuals: Challenging assumptions about gender and sexuality*. San Francisco, CA: Cleis
- Richardson, D. (1998). Heterosexuality and social theory. In D. Richardson (Ed.), *Theorising heterosexuality: Telling it straight* (pp. 1-20).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Ritchie, A., & Barker, M. (2006). ‘There aren’t words for what we do or how we feel so we have to make them up’: Constructing polyamorous languages in a culture of compulsory monogamy. *Sexualities*, 9(5), 584-601
- Rowland, R. (2005).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In J. A. Kuypers (Eds.), *The art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pp.131-161). Boston, MA: Allyn & Bacon.
- Rust, P. C. (1993). “Coming out” in the age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lesbian and bisexual women. *Gender and Society*, 7(1), 50-77.
- Rybacki, K. C. & Rybacki D. J. (1991). *Communication criticism: Approaches and genres*. Belmont, CA: Wadsworth.
- Schippers, M. (2016). *Beyond monogamy: Polyamory and the future of polyqueer sexualities*.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Seidman, S. (1991). *Romantic longings: Love in America, 1830-1980*.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heff, E. (2005a). *Gender, family and sexuality: Exploring polyamorous commun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CO.
- Sheff, E. (2005b). Polyamorous women, sexual subjectivity, and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4(3), 251–283.
- Sheff, E. (2011). Polyamorous families, 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slippery slop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40(5), 487-520.
- Strauss, G. (2012). Is polygamy inherently unequal? *Journal of Ethics*, 122(1), 516-544.
- Tweedy, A. E. (2011). Polyamory as a sexual orientation.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79(4): 1461-1515.
- Vallely, P. (2010.01.06). *The big question: What's the history of polygamy, and how serious a problem is it in Africa?* Retrieved January 5, 2018, from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frica/the-big-question-whats-the-history-of-polygamy-and-how-serious-a-problem-is-it-in-africa-1858858.html>
- Vaughan, P. (2003). *The monogamy myth: A personal handbook for recovering from affairs*. New York, NY: New Market.

研究論文

導入專題式學習之課程設計與成效： 以溝通藝術課程為例*

鄭志文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9 年 06 月 16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07 月 15 日。

謝誌：感謝審查委員之修正建議。文責自負。本論文為作者「教育部 107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部份成果。

中文摘要

專題式學習法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已廣泛運用許多專業領域的教學，卻仍未融入人際溝通與口語表達等理論型課程中。此方法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策略，本質上為探究式學習，但比探究式學習更符合特定學習目標的課程。本研究運用專題式學習法教學策略於大學學生的基礎入門課程—溝通藝術，以進行創新課程模組的設計與評估 PBL 在此課程的具體學習成效。研究期間由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課程，共計 18 週。本計畫採取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介入措施為融入磨課師翻轉教室與實施 PBL 教學策略。採用方便取樣，研究對象為選修標的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一年級溝通藝術課程的學生，有效樣本 41 人，完成課程整體要求者計 32 人，有效卷 32 份。透過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經由融入磨課師翻轉教室及 PBL 課程設計，可顯著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p=0.003$)、自我學習效能 ($p=0.013$) 與團隊合作學習 ($p=0.008$)，同時可提高學生批判思考之傾向 ($p=0.031$)。然而，對於改變學習態度 ($p=0.119$) 與提高問題解決傾向 ($p=0.079$) 則未達顯著。本研究結果顯示理論型課程融入 PBL 專題實作式課程設計，對於教學現場可有多面向的成效提升。

關鍵詞：探究式教學法、專題式學習法、口語表達、做中學

A practice of PBL strategi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its outcomes: a case of the Ar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course

Chih-Wen Ch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disciplines but has not been applied in theoretical course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oral expression. It is a learner-centered learning pedagogy with benefits similar to those of Inquiry Teaching while PBL is more applicable to courses with specific project goals.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to apply the PBL method in the Ar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course, design creative modules and evaluate its effects 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e research uses one-group pre-posttest design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PBL pedagogy.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participants are 32 students who took this course and finally met the requirement.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Measure, Self-Efficacy Measure, Collective Efficacy Measure, Problem Solving Measure, Critical Thinking Measur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used to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With the interventions of PBL pedagogy,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self-efficacy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ddition,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has improved as well.

Keywords: inquiry teach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oral expression, learning by doing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大專校院學生學習樣貌的普遍移轉，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已難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依據研究標的 A 校針對學生學習風格之分析，A 校學生學習模式主要有「實際操作」、「具體感受」、「影像運用」及「循序漸進」等特性，換言之，A 校學生屬於「行動型」、「感官型」及「視覺型」，因此不適合使用跳躍性、抽象性，或是要求自主學習的教學或輔導方式（簡瑋成，2017）。這種學習風格「朝實作轉向」的類學習社會學之分析結果，極大程度地反映該校學生學習樣貌的明顯轉變。

奠基於學生學習風格，再依據 A 校針對學生學習狀況差異之校務研究分析，該校學生學習狀況之差異乃導因於「學習動機無法提升」及「學習／生活習慣不佳」。學習動機的提升除涉及學校整體教學創新作為以外，教師課程設計與授課內容更是影響學生學習動機的直接原因。早期高等教育經常預設學習者本有高昂學習動機，因此教學者經常以單向的知識講授作為課程設計核心，但在學生學習樣貌移轉之後，這般預設不僅難以回應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亦有可能令教與學雙方關係陷入無盡惡性循環。換言之，缺乏雙向互動與實際操作的傳統教學模式，有進行本質改變的必要。

儘管「創新教學如何引發學習的成長與改變」仍是個高度複合式議題，但若以「學習動機無法提升」為要點著手改變，則本課程所要思考的首要議題應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而非僅止於專業知識的提供。換言之，教師著手教學創新的第一步，應是在課程中設計足以產生「動機提升」的觸發點，才可能引導學生投入學習專業知識與技巧，並達顯著進步。依據研究標的大學的學生學習樣態與教學創新趨勢等脈絡下，研究者認為在著手課程設計時應有下述層面的思考：

1. 課程方式應以具體的實務操作為主，以帶動專業知識的學習；
2. 課程設計應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為要務。

「實作轉向」與「動機提升」融入教學模式之課程設計，對實作屬性課程並不鮮見，但對傳統理論型課程而言，要在朝實作轉向的同時達到學習動機的提升，誠為「教學創新」上的真正挑戰。因此在著手改革課程設計之前，有下列三個構面須做思考：

1. 何種類型的理論課程適合採用具體化或實作化的課程設計？
2. 課程內容應如何設計方能達到具體化或操作化之改革初衷？
3. 教學方法的再設計能否真正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研究者作為一名理論型教師，開設課程性質多半以專業理論為導向，然而在教授「溝通藝術」的歷年經驗中，研究者發現修習此課程的學生雖能掌握並理解人際傳播與口語溝通理論之內涵，甚至能完美應付紙筆考試，但論及口語表達與溝通的實際操作，其能力或技巧均無真實獲得提升。再者，真正的表達與溝通能力提升與否，並非課本文字或試卷測驗能客觀衡量得出的，令修習學生無法確切體會或認知到自己的成長與否。

綜整上述，課程設計要能同時兼具理論與實作、並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其核心必須回歸至學生的學習需求之上。近年來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教學模式不勝枚舉，包括「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問題解決式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與「專題式學習法」(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等，均是在此需求下而廣為應用的主流教學模式。考量「溝通藝術」課程是以提升學習者溝通與表達力為標的，加上國內尚未有發展成熟且併合實作取向的溝通與表達力課程，研究者即採用性質契合度最高的「專題式學習法」作為課程設計之框架，重新設計「溝通藝術」的整體課程教學模組。本研究擬透過翻轉數位課程的融入，在解放實際課室時間之際擴大分組學習與舞台實戰的操作空間，藉由整體課程模組下的單元式微課程模組之引導，令學生自行建構與掌握口語表達理論及實戰應用技巧。研究者期望透過這般課程設計，檢視融入專題式學習法的課程模組能否具體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為達成本研究對於課程改革與成效檢核之目的，具體研究目標如下：

1. 建構具備可廣泛複製並彈性應用於不同需求的原創溝通表達課程模組，用以突破傳統理論型課程之窠臼，賦予進行實務操作的彈性空間。
2. 將專題式學習法與翻轉課程設計融入課程設計，引導學生養成課前預習及自主學習等習慣。
3. 依據學生動態學習歷程檢核其學習成效，以確認研究者的課程設計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效能提升之彼此關聯。

貳、文獻探討

一、探究式教學法的多元樣貌及因地制宜

「探究式教學法」是種以學習者為主體的積極式學習方法，奠基於主倡建構主義之學者杜威（John Dewey）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概念，強調學習者在學習概念和原理時，教學者僅提供案例和問題，令學習者自行通過閱讀、觀察、實驗、思考、討論等途徑進行獨立探究，以自行發現並掌握相應的原理和結論，而過程中的多元訓練則有效強化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與自主能力（見表 1）。

	探究式教學法	傳統教學法
奠基之教育理論	建構主義	行動主義
課程目標	培養面向導向	產製成果導向
學生於課程中角色	解決者	跟隨者
學生參與型態	主動	被動
學生責任感成長趨勢	正向強化	弱化或無成長
教師於課程中角色	協助者、引導者	導師、傳遞者

資料來源：整合自“Comparing an inquiry-based approach known as the science writing heuristic to traditional science teaching practices: are there differences?” by R. Akkus, 200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9, p.1745-1765.

表 1：探究式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之特色比較

探究式學習方法的應用方式蔚為多元，自杜威的「做中學」概念以降，這般奠基於激發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學習成效的學習者學習為中心（learner-centered teaching）之學習方式，已然成為教學現場改革的方向之一。黃國禎（2015）即據「翻轉教室」核心概念，指出包括「主動學習」、「同儕回饋」（peer feedback）及「做中學」等在內的教育理念，均是為了協助教學者的教學設計獲得具體成效的重要策略，尤其在以傳授知識為主的學科中，透過活動設計觀念的融入操作，令學習者得以藉由務實操作或摸索創作，來感受知識在現實世界的用途。換言之，做中學的務實價值在於其能有效活化知識，令學習者得以在實作過程中體悟自身知識及專業涵養的不足，進而激發其探究以補全所缺的熱情與動機，而這般驅使學習者自主探究並建構所得的知識體系之教學模式，遠比傳統單向傳授知識更為有效（徐靜嫻、林偉人，2016；Akkus, 2007）。

若進一步地回溯探究式教學法背後的哲學概念，則這般令學習者回歸學習過程主體位置的教育方針，實來自於對傳統教育目的及方法的再反省。杜威自科學教育領域出發，認為教育不應僅是強調訊息的累積，學習過程、學習環境以及學習方法均同等重要，此概念驅使傳統教學與學習模式的背後哲理逐漸移轉，並衍生出因應不同教學現場型態而相異的教學模組，試圖解決傳統教學現場落於單純傳授知識結構、忽視知識與現實世界連結的真實狀況之問題。換言之，探究式教學法將學習的主導權自教學者身上移除、並重新交還給學習者，學習者在獲取必要核心知識後，藉由實際場域的沉浸及現實問題的解決過程，來搭建核心知識的應用基模與經驗，並在操作過程中逐步鞏固知識基模，以深化具實用性的已有能力（Akkus, 2007）。

也因為探究式教學法的本有框架具有高度可塑性與可調整之彈性，令其得以適用於不同專業領域、不同學制之課程設計，甚至受教學現場的實際應用與調整而衍生出型態多元且操作上更為細緻的教學方法，除了前述「翻轉教室」、「主動學習」、「同儕回饋」等，亦有「行動學習法」（action learning）、「設計導向學習」（design-based learning）、「網路學習」（networked learning）等新穎課程設計。

儘管這般顛覆傳統教學法的新穎教學方案設計已與國內多數教育體制產生底蘊上的融會與整合，但洪振方（2003）亦針對這般趨勢指出，若過度強調創新實作的教學設計，有可能因為欠缺完整知識結構與理解過程，而使課程設計產生偏斜，淪為無意義的動手做活動。換句話說，儘管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已成為當代教學者欲改革教育現場樣態的最佳良方，但能夠完美契合不同學制、專業領域甚至是教育情境的教學模式並不真正存在，而是需要因應教學者欲達成的教學目標及欲培養學習者的能力調整教學模式，令教學模式得以與課程設計兩相結合，從而具體建構合適的教育場域（劉旨峰、林俊閔、葉慈瑜、蔡元隆、黃國禎，2017；陳毓凱、洪振方，2007），換言之，課程設計與實際操作的融會貫通，仍須從教學者自身的教學心態、教學技巧及教學目標等面向著手改良，方能令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獲得該課程所欲達成的最終學習成效。

二、專題式學習法的實踐意涵

以學習者學習為中心的「專題式學習法」，旨在透過日常生活可能發生的實際案例，令學習者經由團隊或小組合作形式尋求解決辦法，在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之際，建構並培養包括問題解決、團隊合作及決策判斷等技巧與能力，以良好應對未來從事實務工作時可能碰到的複雜問題。奠基杜威「做中學」的教學／學習理念，使得專題式學習法自 1980 年代起便被廣泛應用在醫學、管理、科學等實務領域中，以務實培育專業人員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關超然，2017）。隨著近年迴異於傳統教學法的創新教學方法之廣泛應用，以及為兼顧學科知識、務實經驗建構及生活態度涵養而力求跨越傳統科目分野的課程統整（curriculum integration）風潮在各學制教育脈絡中發展（Beane, 1999），令得以彈性適應不同專業領域及課程設計之多元需求的專題式學習法，即與「問題解決式學習法」、「團隊合作學習法」（team-based learning）、「創客空間」（maker spaces）、「翻轉教室」、「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等新穎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一同被逐漸融入各學制中廣泛應用。

專題式學習法雖與其他「-based learning」同屬探究式教學法鉅觀框架之下的其中一種教學方法，甚至經常與概念趨近的問題解決式學習法兩相混淆，但細究其操作模式及欲達成目標規模等差異，仍可查得其樣貌之獨特所在。在操作概念上，專題式學習法與問題解決式學習法均強調教師必須跳脫傳統課室、以真實場域為學習基底，透過提供一個具挑戰性的開放式任務或問題，驅使學習者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確實運用課程所學內容與技巧，從而培養未來進入職場時所需要的相關技能（Mergendoller, Markham, Ravitz & Larmer, 2006）。但問題解決式學習法長久以來均側重於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務實解決先天結構不良的單一問題，因此在融入此教學法的課程設計中，其常經由經典而特定的傳統教學步驟，令學習者在短時間內針對單一主題提出務實解決方案。相較而言，專題式學習法較側重於新事物的概念發想與務實創建，使其在教學步驟變化方面得以更為多元而細膩，甚至允許存在實驗性創製精神於設計好的階段課程中自由流動，因此在課程設計上，融入專題式學習法的課程允許多主題同時進行，藉由長達數週甚至數月的教學週期，令學習者能在真實場域中操作其所發想創建的概念（Larmer, Mergendoller & Boss, 2015；劉淑如、蔡淑玲、劉秀珍、鄭靜瑜，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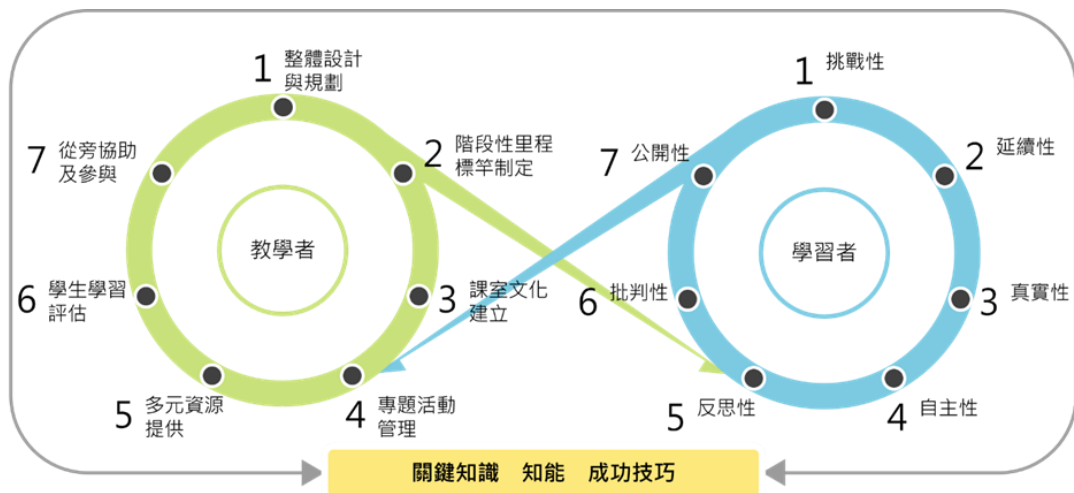
進一步論「專題式學習法」的設計特色，在於其藉由安排合作學習情境與複雜真實的專題式任務，令學習者在連串探索行動中學習問題解決與知識活用的技巧，進而消除傳統學習過程中的知識僵化或學習脫落等常態可能現象（黃國禎、張薰方、朱蕙君、曾曉馨，2008）。以一般操作型態具體闡釋，教學者透過建構一個具有明確階段目標的完整動態學習情境，配搭內容與真實世界狀況彼此鑲嵌的活動議題，提供學習者擬真而複雜的專題計劃與引導問題以切入操作；學習者則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養包括團隊合作、專題管理、深度研究、成果展演、自我反思及資源應用等多元能力，從而深植其主動參與的學習精神。儘管教學者自身必須俱備高度綜合能力方能駕馭此套教學方法、並有效驅動學習者循序漸進地達成預設課程目標，但教學者在此過程中並不直接傳授知識，而是扮演引導、觀察及從旁協助的角色，令學習者在投入與執行專題式任務的過程中學習必要的專業能力及直觀經驗，並對自我學習成長歷程產生認知與內省，從而培養真實世界所需的一切（Blumenfeld, et al., 1991）。

依據 Larmer、Mergendoller 及 Boss（2015）對融入「專題式學習法」的課程設計要素之描繪，「專題式學習法」是以導引學習者建立對當今世界有價值的成功技能為核心理念，若針對課程具體操作型態進行拆解，則其可被拆解為「參與角色」、「設計元素」及「最終目標」三大構面，每一構面均由更為細緻的元素組構而成。Larmer 等人針對融入專題式學習法課程的「教學者」自我定位與「學習者」驅動向度各別擬定準則，清楚指出教學者與學習者的自我定位，已與傳統課室中單向傳授專業知識的學習樣貌有所區隔（Larmer, Mergendoller & Boss, 2015；見圖 1）。教學者依循 Larmer 等人提列的「整體設計與規劃」、「階段性里程碑制定」、「課室文化建立」、「專題活動管理」、「多元資源提供」、「學生學習評估」及「從旁協助及參與」七項準則，建立一個可供學習者沉浸感受真實世界的實踐場域或平台。

另一方面，學習者的驅動向度則是依循教學者對具體操作型態及課程欲達成面向等的預想所設計出來，透過概念與實作程序均環環相扣的元素設計，驅使學習者得以循序漸進地在實作中搭建課程核心知識及相關知能技巧。而 Larmer 等人對於這種具體操作程序提列七個必要元素，包括「挑戰性」、「延續性」、「真實性」、「自主性」、「反思性」、「批判性」及「公開性」，這七個元素以該課程的核心關鍵知識、

知能及技巧為中心延展其作用力與影響性，並導引學習者至最終所指的學習目標及學習成效。

圖 1：專題式學習法課程設計元素



資料來源：修改自“Gold Standard PBL: Essential Project Design Elements,” by J. Larmer, J. Mergendoller, and S. Boss, 2015, *Setting the standard for project based learning: a proven approach to rigorous classroom instruction*. Alexandria, US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 curriculum development.

綜整上述，融入專題式學習法的課程設計之空間具有高度彈性，教學者可依據課程的各學習階段設立不同學習目標，同時奠基於真實世界設計趨近真實的學習場域及提供專題案例，令學習者在實務操作的過程中自主學習如何詢問問題、進行決策、同儕互評、公開展演及過程反思等程序，並且學習如何應用在課程中習得的專業智識、知能與相關技巧，教學者則在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中扮演從旁協助的支持者角色。

然而，在專題式學習法成為應用教學法之一的同時，針對此教學法的應用核心與內涵之研究亦相繼而出，並指陳這類新世代教學方法的推動有其不易之處。Shinde (2014) 即指出創新教學方法要在教育系統內普及推廣仍有其不易之處，一來是因為不是每個課程都適合使用特定的創新教學方法，其次則是導因於課程設計改革需要更為深廣層次的動機驅使，包括校方的系統性改革，或是教學者彼此之間的互相影響，才有可能讓創新教學法深入每個教學現場，第三，創新教學法除要求教學者本身的自我重新定位，亦要求學習者提升其主動參與的動機，從而獲得相對應的學習成效，而國內（例如張德銳、林縵君，2016）諸多關於創新式教學的研究亦不同程度地指出這類問題的存在。

三、口語表達的傳統與既有教學方式

在講求效率與多元化競爭的當代環境中，個人英雄主義雖仍有其存在之美，然而在個人專業智識與既有經驗皆有其邊際的客觀限制下，即便個人可能擁有優異的問題解決及創意實踐能力，但耗時費力的單兵作業型態已不再受業界青睞，相對的，以團隊合作為訴求之高效率作業與溝通能力則取而代之，成為當代業界所重視的個人特質之一。換言之，除了創新動能、豐沛資源與有效領導方式等主客觀條件，流暢溝通能力仍被大眾視為團隊合作必備的關鍵要件（Amabile, 1988）。進一步的說，「溝通」不僅是傳播學及該領域研究觀點之所以成立的核心基礎要件，亦是串接起日常生活人際互動的重要環節與基本能力。

以傳統傳播理論的觀點解構「溝通」行為，其所指的是一系列建構於傳播者與接收者之間的社會互動行為歷程，藉由具持續性、互動性與動態性等特徵的傳遞過程，將訊息發送、反應與回饋，從而促成具有持續往返進行的訊息交換與理解（Shannon & Weaver, 1949）。若將這般互動型態置於真實工作場域之中，則在團隊成員各有所長且各司其職的情況下，一個建置完善的溝通平台雖有助於各工作崗位的流暢協作，但欲共同完成一個團隊任務，仍有賴於經常且直接的互動溝通，透過建立彼此協作的默契、情感、態度、資訊、智識等的交流傳遞管道，人們方得以傳遞想法，進而解決問題（鄧成連，1999）。換言之，「溝通」在當代的定位已不再僅限於單純的人際傳播與口語表達這般簡易存在，業已被現實世界視作一項足以評估個人價值的珍貴能力。

然而，儘管溝通與表達技巧的重要性被一再重申，但應如何系統化地訓練個人的溝通與表達技巧，卻仍是難以清晰定論的棘手議題。自古羅馬時期始，演說、說服及公開展演等技巧即以極為實務導向的型態遞延發展，並順勢演變為當今公共傳播（public communication）與修辭術（rhetoric）等口語傳播相關理論與實務（胡全威，2017；秦琍琍、李佩雯、蔡鴻賓，2010）。然而，若將口語表達轉化成為教學現場的授課內容，除可能面臨學科專業知識與現實世界應用彼此之間的脫鉤問題，亦須考量如何在達成教學目標的同時，引導學習者面對有別於以往被動聆聽與單向接收的學習模式，透過塑造具有即刻實戰性質的教室文化，激發學習者主動積極參與的學習態度，從而讓其在課程中學習口語溝通和表達的理論技巧之際，於實戰演練中熟稔所學技巧

的運用方式。換言之，口語表達面對的不僅止於將之學科化的困難，教學者如何設計有效訓練學習者強化口語表達的課程內容更是一大挑戰。

檢視國內既有口語表達，其研究取向可以區分成「教學改革」與「特殊教育」二類（見表 2）。著重於教學改革面向的研究者將口語表達視作引導學習者注意力與集中力的輔助教學策略之一，透過教學者個人風格的再塑造及設計遊戲式與團體討論為主之教案等方式，來吸引並激發學習者的主動參與，進而提升該科目的學習成長曲線。適合植入這般教學策略的課程形式不外於翻轉教室、遊戲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無所不在學習（ubiquitous learning）等，藉由塑造一個新穎而不死板的學習環境達成教學目的。但相對來看，這種散見於各學制的口語表達教學策略由於其定位之關係，經常僅被視作促成學習者融入課室文化、或是熟稔特定學習環境的其中一種教學策略，而非用以有系統及有意識地訓練學生觸及最終教學目標。再者，接受這類課程設計的學習者多半為國中與國小的學生，相較於大學生的學習成效可用明確的問卷量尺測量以獲得細緻結果，口語表達之課程設計是否能對國中與國小學生起到學習成效之影響的關鍵作用實不易證明（廖水滋、吳洲安，2016；黃永和、李佳潔，2013；陳國泰，2013；王俊明，2011；張文智、江潤華，2009）。

研究取向	教學對象	口語表達於課程設計中扮演的角色
教學改革	一般學制就學之國中、國小學生	用以引導學習者注意力與集中力的輔助教學策略
特殊教育	先／後天障礙而表達困難之特殊教育學生	拆解成簡單易掌握的小功能性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國內既有口語表達相關之論文著重面向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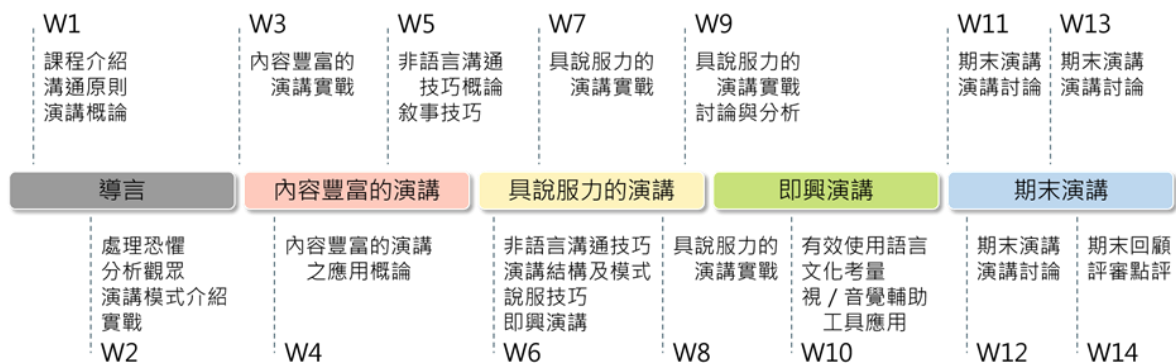
與教學改革面向相異，特殊教育面向將口語表達視作最終欲達到的教學目標，意圖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訓練特殊教育學生學習掌握溝通的方法或技巧。但考量特殊教育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適應困難，特殊教育面向經常將口語表達這一教學目標拆分成諸如「聆聽語調」、「視覺辨識」、「語言認知」、「口語溝通」等簡單而易掌握的小功能性目標，同時搭配不同的知能輔具或認知教材，試圖透過多元條件與情境訓練的提供，令特殊教育學生在表達、聆聽、認知或溝通等能力均能有並行發展的機會（吳雅萍、王華沛、陳明聰，2014；吳宏球、梁智熊，2011；宣崇慧，2009）。

整體論之，檢視過國內融入口語表達策略的課程設計之研究後，查得這類教案雖散見於不同學制課程當中，但若以教學對象為檢視重點，則其關懷對象多數集中在國中與國小學生、或是因先／後天障礙所致而有表達困難的特殊教育學生身上。而若論教學目標，則口語表達策略在一般國中與國小的課程上多半用作吸引學生注意力與集中力的一般教學策略。而對特殊教育學生而言，口語表達雖是其最終學習目標，但其目的僅是為了確保特殊教育學生能達到日常溝通與表達的程度，更進一步的表達或演說訓練則甚少被特殊教育師資納入課程設計之考量範圍。換言之，國內既有與口語表達的相關研究，實際上甚少將口語表達做為課程主體及研究主體，使得口語表達相關難以建立一系統性的訓練架構。

倘若跳脫既有研究框架限制，檢視國內外以口語表達訓練為目的、並開設在大專校院的課程設計，則多數課程是以大量實戰演練為主、結合磨課師或團隊合作等教學模式設計課程，藉由令學生於課前觀看影片，學習包括溝通的一般性原則、人際溝通模式、非口語表達技巧、說服技巧、輔助工具應用等核心知識，再於課程中以個人或團隊方式完成難易度不一的演講類型挑戰（North, 2017; Prince, 2017; Wood, 2017; 胡全威，2017）。

哈佛大學延伸教育學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的通識課程「Fundamentals of Public Speaking」以磨課師結合大量實戰演練來設計為期十四週的課程內容（見圖 2），並令學生在課程中完成五種不同類型的演講，包括「導言」（introduction speech）、「內容豐富的演講」（informative speech）、「具說服力的演講」（persuasive speech）、「即興演講」（impromptu speech）及「期末演講」（North, 2017）。學生在課程中學到包括口語溝通與公開演說等相關核心知識，以於實戰練習中實際應用，從而提升自我口語表達及演說能力。胡全威（2017）則以磨課師、分組合作及演講錄影揉合為其實際課程模組，在嘗試解決班級人數過多、難以每個學生均獲實際練習的難題之際，也能以創新教學方法教授這門技術實踐與理論應用並重的課程。

圖 2：哈佛大學延伸教育學院「Fundamentals of Public Speaking」課程設計



資料來源：整合自“Fundamentals of Public Speaking Syllabus,” by M., L., North, 2017, Harvard Extension School, USA.

綜論之，國內外對於口語溝通及表達的訓練或授課方式，大抵是以教師所重視的能力維度設計課程內容，因此未能有一致性的課綱或課程設計，但檢視這類口語表達訓練課程所強調的能力指標及要求，「學會傾聽」、「瞭解觀眾」、「建構故事」、「非語言表達」、「流暢口條」等不僅是這類課程所要求的基本要項，如何掌握所學並予以精進亦是其所關心的授課重點。回歸研究目的，在上述發展下，本研究考量國內口語表達研究之脈絡，並未有對大學生進行實作型教學並進行學習成效研究檢核，特別是對於教學方法的再設計能否真正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少有系統性探析，這也促使本課程之設計及研究有其深入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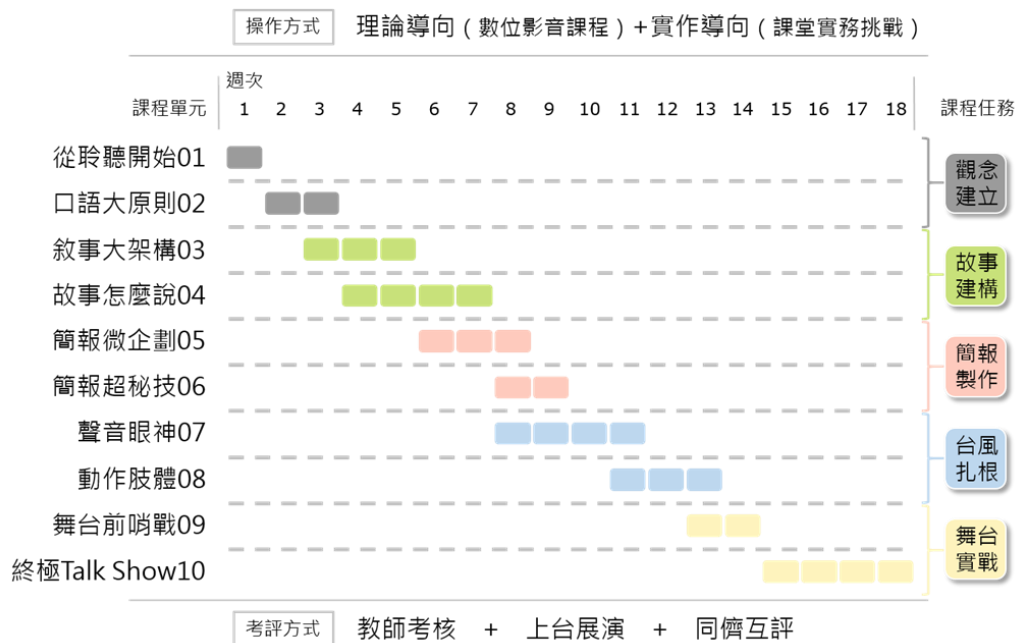
叁、研究方法

一、課程設計

本研究以 A 校大傳系專業課程「溝通藝術」為創新標的，融入「專題式學習法」後重新設計整體課程內容與教學模組，試以藉由課程革新觀察學生在此教學模式下的動態學習歷程以檢核學習成效。「溝通藝術」是研究者於 101 學年度始開設的單學期制專業選修課程，目的是為了協助大一新生奠定未來進入職場所需的溝通表達、邏輯思考、言說組織及團隊合作等能力。為了跳脫專業領域及傳統課室教學等刻板印象，研究者以「提升學習成效」為課程設計之核心意識，試以改變過往以理論為要的傳統教學策略，以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從而達成學習成效提升之果。

若具體架構「溝通藝術」課程設計，則其設計概念如圖 3 所示。奠基於驅動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之宗旨，研究者將課程設計為「觀念建立」、「故事建構」、「簡報製作」、「台風扎根」及「舞台實戰」等 5 個環環相扣且具前後延續關係的階段性任務。配合連續 18 週的學期課程週期，將整體課程劃分作「從聆聽開始」、「口語大原則」、「敘事大架構」等 10 個課程單元，令學生得以按課程設計循序漸進地完備口語溝通的必備知能與相關技巧。

圖 3：「專題式學習法」融入「溝通藝術」之課程操作設計



為能兼顧專業理論與實戰操作兩個開課初衷，本研究將課程操作模式分作理論與實作兩個層面執行。為善用寶貴的課室互動時間，研究者採磨課師翻轉教學操作模式自行攝製數位影音課程，錄製內容規劃包括溝通理論、語言與非語言理論、內容與故事之敘事理論、簡報設計概念及舞台技巧概念等專業概念與理論知識，促使學生落實課前預習、概念建立及準備實作所需材料。完整課室互動時間則以實作為主，透過分組討論與練習，令學生實際操作包括故事實作、簡報製作、肢體與口語等舞台展演訓練。研究者期望藉由鉅量實戰操作輔以適量預習理論課程之設計導向，提供學生在掌握核心知識之際有一具體實戰場域，令學生在操作的同時得以自行掌握並建構專屬於己的知識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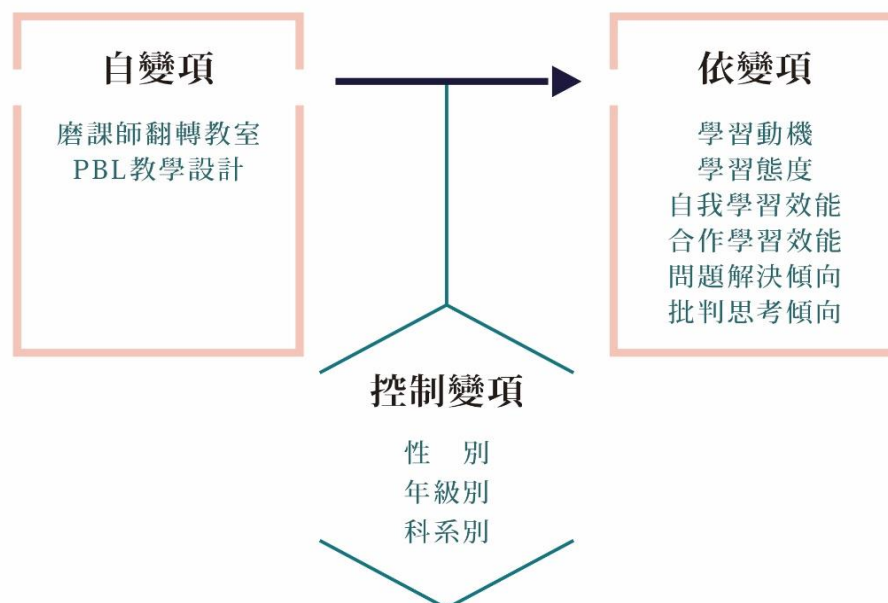
在考評機制部分，考量聽者對接收內容的喜好標準不一，因此講者所言能否有效打動聽者，即成為口語表達的主要衡量基準。為了跳脫教師個人喜好、以達公允反映台上講者整體表現，研究者將課程考評方式區分成「教師考評」、「上台展演」及「同儕互評」三種機制。這三者以同儕互評機制為要、教師考評與上台展演為輔，邀請全體學生一同參與評分過程，除將課程主導權交還學生，同時也能令學生在互相指教的過程中訓練自身專業判斷技巧，實踐專題式學習法中隱含的同儕羈絆效應及教學相長之目的。而教師考評與上台展演二機制，則由教師依據課程重點對學生的修課與上台展演表現予以評分，同時以個人準備度確認測驗（Individual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 IRAT, 劉淑如、蔡淑玲、劉秀珍、鄭靜瑜，2014）之操作，輔助教師檢驗學生課前觀看數位影音課程之學習狀況。

二、研究步驟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目的在檢視融入專題式學習法後的「溝通藝術」課程，能否協助學生具體提升其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個人自我效能及團隊合作等要項，因此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設計乃建立於課程設計之上，透過課程執行檢視學生在此教學模組下的動態成長趨勢，研究架構設計如圖 4 所示。

圖 4：研究架構



由於專題式教學法融入教學設計，本研究提出 6 個假設：

1. 融入磨課師翻轉教學與專題實作，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2. 融入磨課師翻轉教學與專題實作，可提升學生對學習口語表達的正面態度。
3. 融入磨課師翻轉教學與專題實作，可升學生的自我學習效能。
4. 融入磨課師翻轉教學與專題實作，可提升學生團隊合作學習能力。
5. 融入磨課師翻轉教學與專題實作，可提升學生問題解決傾向。
6. 融入磨課師翻轉教學與專題實作，可提升學生批判思考傾向。

（二）研究對象與範圍

「溝通藝術」課程在操作設計上可具體形構為「課程設計」、「授課方式」及「考評方式」三個維度，並以六項「學習成效」進行檢核。研究對象為選修標的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溝通藝術」課程之學生。溝通藝術課程為選修課程，修課與否由學生自主決定，並無必修之壓力。依本課程設計，修習本課程包含了線上收看教學影片，並進入課室進行 PBL 分組實作教學，方才完成整體學習。本課程一開始修課人數 41 人，其中 9 名同學未完成線上收視，不符合本課程整體學習架構，剔除後完成課程者計 32 人，其中大眾傳播本系占 28 人，外系占 4 人。其設計說明分列如下：

1. 課程設計：為期 18 週的連續性課程中，偕同校內跨科系之專任教師及校外業師共同教授 10 個連續性單元，以扣合課程設計之 5 個課程任務核心。
2. 授課方式：結合重理論的數位影音課程與重實作的實際課室操作，以雙軌並行的方式令學生於課前與課後觀看影片掌握專業理論與重要概念，並在課室時間實際操作，以於建構個人基礎能力的同時強化師生彼此間的互動與指導關係。
3. 考評機制：分作教師考評、上台展演及同儕互評三種機制，其中以同儕互評機制為主、教師考評與上台展演為輔，令課室主導權回到學生手上，授課教師則退居至學習引導、協助與觀察者的角色。
4. 學習成效檢核：計「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個人自我效能」、「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傾向」及「批判思考傾向」六個構面。藉由本研究的檢證分析，扣合課程設計、授課方式及考評機制對學生動態學習歷程之影響性。

（三）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採取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one-group pre-posttest design），並以質量並進方式檢視所得成果。本研究於 2018 年 9 月程正式授課時，於課程首週對修課學生施以前測問卷，再於學期授課過程中從旁協助、觀察與記錄學生的動態學習歷程，並在 2019 年 1 月課程最後一週施以後測問卷。回收前後測所得問卷並完成編碼後，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方式執行量化統計，以檢視本研究設定之「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個人自我效能」、「合作學習效能」、「問題解決傾向」及「批判思考傾向」六個變項是否獲得顯著提升。再以描述分析法之質性觀點出發，輔助詮釋統計成果與修課學生的學習過程之整體表現、學習成效及相關影響。

本研究施測問卷設計修正自 6 種學界發展完善的量表形式，並依據「溝通藝術」課程進行再設計。首先是「學習動機與態度量表」（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measure），其主要用以調查受試者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本研究使用量表之問項，主要整合自 Hwang, Yang & Wang（1993）、Wang & Chen（2010）及 Pintrich, Smith, Garcia & McKeachie（1991）等人所發展的相關問卷題項。其次為「自我效能量表」（self-efficacy measure），主要用以調查受試者在學習過程中的個人自我效能之變化，本研究使用量表之問項主要整合自 Hwang, Yang & Wang（2013）等人發展的相關問卷題項。「團隊合作學習量表」（collective efficacy measure）主要用以檢視受試者在學習過程中的團隊合作能力及相關表現之動態變化，本研究使用量表之問項，主要整合自 Pintrich, Smith, Garcia & McKeachie（1991）等人發展的學術著作中所發展之相關問卷題項。

「問題解決傾向」量表（problem solving measure）用以檢視受試者是否由課程訓練中培養出解決問題之態度與能力。研究題目引用自 Lai and Hwang（2014）改編 Pan（2011）之問題解決量表。「批判思考傾向」量表（critical thinking measure）用以檢視受試者是否由專題實作的學習方式，而產生更加獨立批判思考的特質，量表之題項引自 Chai, Deng, Tsai, Koh & Tsai（2015）發展之問卷。後測題項中最後還包含著學習模式滿意度題項，用以檢視受試者在本課程後，對於課程的接受程度。題項主要引自 Chu, Hwang, Tsai, Tseng（2010）之學習滿意度量表。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課程進行中安排前後測問卷進行學習成效檢核，問卷設計 37 題問題，包含七構面，以五點量表方式衡量。此外，後測問卷中又加入教學模式滿意度檢核，以測量修習同學對這種學習方式的接受程度，其問題共計 7 題，故總問卷題目計 43 題。37 題前後測問題分屬之七大構面包含內在動機、外在動機、學習態度、自我學習效能、合作學習效能、問題解決傾向及批判思考傾向。其中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又可組合成為動機構面，使得整體前後測構面共計 9 個主要及次要構面。

一、教學模式學習滿意度檢核

後測關於學習模式滿意度之檢核，共計 7 題目，其 Cronbach's Alpha 內部一致性係數高達.943，具相當好之信度。由完成本課程要求之 32 名同學得到有效問卷 32 份，問卷結果如下表 3。整體學習模式滿意度平均數為 4.24 ($SD=.66$)，其中「我喜歡用這學期的上課方式學習」(題項 41)及「使用本學期的上課方式，我覺得能讓我用新的思考方式來看待觀察的事物」(題項 40)分別為 4.34 ($SD=.74$)及 4.31 ($SD=.53$)，分別占有最高值。若單以教學模式滿意度觀察，融入 PBL 的教學方式對課程同學而言，大致是滿意至非常滿意，亦即接受度相對是高的。

問題題項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學習模式滿意度	32	2.6	5.0	4.246	.6604
38.使用本學期的上課方式，我覺得比以前的教學更具有趣味性	32	3.0	5.0	4.250	.7184
39.使用本學期的上課方式，我覺得它可以幫助我發現新的問題	32	3.0	5.0	4.219	.6591
40.使用本學期的上課方式，我覺得能讓我用新的思考方式來看待觀察的事物	32	3.0	5.0	4.313	.5351
41.我喜歡用這學期的上課方式學習	32	3.0	5.0	4.344	.7453
42.希望其他科目也可以透過本學期的上課方式學習	32	2.0	5.0	4.188	.9651
43.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使用本學期的上課方式進行學習	32	2.0	5.0	4.188	.8590
44.我會推薦本學期上課的學習方式給其他同學	32	2.0	5.0	4.219	.7925

表 3：溝通藝術教學滿意度檢核

二、學習成效檢核

本研究對前後測問卷量表共 37 題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其 Cronbach's Alpha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63，具相當好之信度。經由完成本課程要求之 32 名同學得到有效問卷 32 份，問卷結果如下表 4。

構面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 度	<i>t</i> 值	<i>p</i>	效果量 (<i>d</i>)
	參加課程前	參加課程後				
學習動機	3.90 (.61)	4.22 (.46)	31	3.17	0.003	0.592
內在動機	3.94 (.72)	4.20 (.52)	31	2.07	0.047	0.414
外在動機	3.85 (.68)	4.25 (.52)	31	3.37	0.002	0.661
學習態度	4.18 (.51)	4.35 (.54)	31	1.60	0.119	-
自我學習效能	3.51 (.57)	3.76 (.48)	31	2.64	0.013	0.474
合作學習效能	3.86 (.42)	4.13 (.50)	31	2.83	0.008	0.585
問題解決傾向	3.99 (.54)	4.14 (.54)	31	1.82	0.079	-
批判思考傾向	4.01 (.35)	4.20 (.49)	31	2.27	0.031	0.446

表 4：溝通藝術課程學習成效檢核

根據分析結果，融入翻轉教學與 PBL 專題實作的口語表達課程對於學生在學習動機、自我學習效能、合作學習效能及批判思考傾向等構面的提升上均達顯著（*p* 依序為 0.003、0.013、0.008 及 0.031），證明本研究之假設一、三、四、六均成立，拒絕虛無假設，說明融入 PBL 專題實作方式的確可從做中學及團隊合作中，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四項變項同時也都達到中度效果量，分別是學習動機 0.592、自我學習效能 0.474、合作學習效能 0.585，及批判思考傾向 0.446。

然而，研究數據顯示本課程的設計對於同學的學習態度及問題解決傾向等二構面均未達顯著（*p* 依序為 0.119 及 0.079），因此假設二及假設五均不成立。

1. 學習動機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學生學習動機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t(31)=3.17$ ， $p=.003$ ， $d(\text{效果量})=0.592$ 。參加課程後的學習動機（ $M=4.22$ ， $SD=.46$ ）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 $M=3.90$ ， $SD=.61$ ）。

（1）內在學習動機

若再細分動機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則在內在學習動機部份，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學生內在學習動機平均值有顯著差

異, $t(31)=2.07$, $p=.047$, $d(\text{效果量})=0.414$ 。參加課程後的內在學習動機($M=4.20$, $SD=.52$)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M=3.94$, $SD=.72$)。

(2) 外在學習動機

就外在學習動機部份,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 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 學生外在學習動機平均值同樣有顯著差異, $t(31)=3.37$, $p=.002$, $d(\text{效果量})=0.661$ 。參加課程後的外在學習動機($M=4.25$, $SD=.52$)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M=3.85$, $SD=.68$)。

本課程設計之出發點即在透過融入 PBL 教學以提升學習動機, 因此學習動機的提升正是發展實作式課程內容的主因。深入區分內在動機及外在動機, 可發現 PBL 課程對於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均有支持, 其效果量分別為 0.414 及 0.661, 不僅達到中度效果, 其中特別是外在動機的效果量在本研究中亦超過其它變項, 表示透過更多活潑及具展示性之課程設計, 對提升學習者努力展現自我的動力很可能具有成效。

例如, 題項 4「在口語表達課程中得到好成績, 對我來說是最滿足的事情」中, 其前後測平均數由 4.09 提升到 4.53 ($p=.008$); 若再加上本課程透過線上 Kahoot 測驗及 Zuvio 互評機制, 同學們成績不僅透過更有趣數位互動方式評分, 並且體會到分數不再只是「教師考評」, 同學更可由「上台展演」及「同儕互評」而主動參與相互觀察與競爭的效果, 使得成績是一件在同學面前的有趣挑戰, 是樂於參與的事。

同時題項 6「在家人、朋友、老師或其他人面前展現優秀能力,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中, 其前後測平均數由 3.84 提升到 4.22 ($p=.005$)。這表示在融入 PBL 實作課程中, 對於同學願意表現自己並尋求主動表現, 是有刺激與鼓勵作用。不論是「妙語說書人桌遊設計」、「課堂線上 Kahoot 測驗」、「簡報 PK 大作戰」、「每週上台表達」與「肢體及聲音表情訓練」等, 均能在活潑化教學模式時, 也促使很多同學爭取更好的表現, 特別是「在家人、朋友、老師或其他人面前展現優秀能力」, 是過去理論型課室教學中所沒有機會培養或主動達成, 因此課程設計一旦改變, 亦可改變學生動機上的變化。

2. 學習態度

就學生學習態度方面，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學生學習態度平均值沒有顯著差異， $t(31)=1.60$ ， $p=.119$ 。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後的學習態度（ $M=4.35$ ， $SD=.54$ ）和參加課程前的學習態度（ $M=4.18$ ， $SD=.51$ ）並沒有顯著差異。

儘管表面視之，學生的學習態度未達顯著提升，但真實原因可能是因為本課程為選修課，修習同學依其自主意願選課，其對學習口語表達之態度在選課前已經是趨於正面與主動，因此學習態度不易達到更高的顯著改變。根據表 4，學習態度前測整體平均數已達 4.18，後測平均數更達 4.35，有限的提升空間中不易達到顯著。然而即便整體學習態度構面未達顯著，但個別題項與課堂反應可說明多數學生對課程的態度或參與是積極且正面，例如題項 8「我覺得學習跟口語表達有關的事物是值得的」，其前後測平均數由 4.28 提升到 4.56 並達顯著（ $p=0.027$ ），意謂本課程確實能在學習前後更加鞏固學生對口語表達的積極想法。

又例如題項 13「我會主動搜尋更多與口語表達相關的內容」是學習態度構面中得分最低的問題，其前測為 3.56，後測為 3.84，但事實上這數據不只有提升，甚至亦接近顯著提升（ $p=0.071$ ）。這題項反應的是學生是否會於課後「主動」尋找相關知識或素材，這要求對當代大學生而言本屬不易。反觀本課程的設計宗旨在規劃令標的學校大學生（行動型、感官型學生）態度上願意接受並參與課程活動，若要進一步要求學生更認同專業主題並「主動搜尋」更多與口語表達相關內容，不僅對受試學生不容易，即使對當代一般大學生而言亦期待過高。然而透過本課程 PBL 實作融入課程，研究顯示這種上課方式是可以部份填補其中鴻溝，而已有提高學生的主動態度了。

3. 學習效能

（1）自我學習效能

對於融入專題式學習之活動方式以增加學生自我學習效能的部份，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學生自我學習效能的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t(31)=2.64$ ， $p=.013$ ， $d(\text{效果量})=.474$ 。參加課程後的自我學習效能（ $M=3.51$ ， $SD=.57$ ）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 $M=3.76$ ， $SD=.48$ ）。

(2) 合作學習效能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學生合作學習能力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t(31)=2.83$ ， $p=.008$ ， $d(\text{效果量})=.585$ 。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後的合作學習能力（ $M=4.13$ ， $SD=.50$ ）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 $M=3.86$ ， $SD=.42$ ）。

除了學習動機與態度，融入 PBL 的做中學精神，其關鍵目標之一即在學習效能的提升。本研究所指的學習效能分為二項：自我學習效能與合作學習效能。在自我學習效能部分，考量標的學校學生特質，其屬於中等程度並且趨於保守的學習特性，因此期待要透過課程設計來帶動學習效能的改變。在自我學習效能中，所有題項均環繞受試學生是否「相信」自己能理解並取得良好成績的程度，不論前測或後測平均數得分均不高（3.51、3.76），不但呼應原本對受試學校學生的學習樣貌分析，也說明要透過一學期課程後，學生即自信並肯定自己的能力實在極其困難，特別是在題項 17「我自信能理解口語表達作業老師所教最複雜的部分」（前後測分別 3.19、3.62），及題項 20「我期待能在口語表達作業拿高分」（前後測分別 3.31、3.56）上明顯呈現低分數，說明了學生自我認知與自信的預設心理限制。然而，在融入 PBL 課程後雖無法大幅提升或改變受試學生的想法，但本研究顯示，PBL 課程仍確實能改變學生的自我認知與自我信心到顯著程度。

從數據上觀察，要令受試樣態的學生提升合作學習效能，較提升自我學習效能來得可行性較高，這也是為什麼課程設計上寧願透過團隊合作的學習設計來帶動個人學習及信心。依表 4 結果，本研究顯示合作學習效能前後測由 3.86 到 4.13，效果量達到 0.585，證明是非常有效的學習方式。同學在「.....接受其他同學對我提出的意見或看法，並有建設性地採納大家提供的建議」（題項 24）及「.....在閱讀同學的作業或報告之後，願意提供回饋給他們參考」（題項 22）方面，均展現了在團隊合作中的參與、接納與共同學習的特質，顯示儘管口語表達常是自己個人的學習與專業，但透過團隊專題實作，更可達到自我學習狀態不易達成的學習路徑。同時，也可發現在標的大學推動 PBL 學習，學生合作學習效能展現的能量是高於個人學習效能。

4. 問題解決傾向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參加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學生問題解決傾向的平

均值沒有顯著差異， $t(31)=1.82$ ， $p=.079$ 。參加課程後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M=4.14$ ， $SD=.54$ ）和參加課程前（ $M=3.99$ ， $SD=.14$ ）並沒有顯著差異。

這項變項的檢定結果，如同「相信自己能將課業學習好」的困難，對於受試學校學生的特質，要培養學生相信「.....我有能力解決.....」（題項 29）或「.....可以解決所面臨的問題.....」（題項 30），並無法在一學期課程或短時間訓練完成。其次，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問題解決傾向通常需要的是跨領域的能力，儘管 PBL 也從實作中培養跨領域問題解決能力，但本課程選修同學多是甫從高中畢業的學生，不易在大學的第一個半年即培養完畢，導致學生學習與成效不易達成顯著的問題解決傾向。這也表示若要系統性地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可能需要更長時期或更全面性的培力或訓練。

5. 批判思考傾向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參加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學生批判思考傾向的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t(31)=2.27$ ， $p=.031$ 。參加課程後同學批判思考傾向（ $M=4.20$ ， $SD=.49$ ）和參加課程前（ $M=4.01$ ， $SD=.35$ ）有顯著差異。

批判思考的能力仍然是複雜與不易涵養的人格品質，然而相較於前項學習成效「問題解決能力」，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可能就較為簡單了。要具有問題解決能力表示學生需要具體行動以解決問題，而批判思考的傾向則是一種思考與觀察反思事物的方式，相對容易被提醒或教育，因此對大學生而言，認為自己「.....會評估不同的意見，看哪一個比較合理」（題項 35）的認知會強過覺得自己「.....可以解決所面臨的問題.....」（題項 30）。此外，若回到學科屬性或本質，口語溝通的屬性即在建立符號呈現的技巧與安排，再加上修課同學多屬大傳系本系生，大傳系的核心能力之一即在辨別多元訊息與培養獨立思考的見解，因此原本就傾向做獨立或另類思考，使得在本研究中，受試者呈現出更顯著的批判思考傾向。

三、學習成效與滿意度之相關與迴歸

為了進一步了解各個學習成效的提升是否與整體學習模式滿意度有關，因此再以 Pearson 相關分析所有變項與滿意度之相關性，相關矩陣結果如表 5 所示。結果發現：

不論是否區分內在動機[$r(32)=.477, p=.006$]或外在動機[$r(32)=.458, p=.008$]，整體學習動機[$r(32)=.530, p=.002$]、學習態度[$r(32)=.668, p=.000$]、自我學習效能[$r(32)=.601, p=.000$]、合作學習效能[$r(32)=.574, p=.001$]、問題解決傾向[$r(32)=.434, p=.013$]、批判思考傾向[$r(32)=.462, p=.008$]和學習模式滿意度均有顯著正相關。此外，透過表 5 更可發現，除了外在動機與批判思考傾向未達顯著外，其餘所有變項間的相關性亦皆達到顯著。

	1	2	3	4	5	6	7	8	9
1. 學習動機	1								
2. 內在動機	.884**	1							
3. 外在動機	.881**	.556**	1						
4. 學習態度	.673**	.547**	.640**	1					
5. 自我學習效能	.558**	.495**	.488**	.662**	1				
6. 合作學習效能	.621**	.625**	.470**	.585**	.592**	1			
7. 問題解決傾向	.613**	.637**	.445*	.552**	.543**	.654**	1		
8. 批判思考傾向	.384*	.391*	.286	.488**	.635**	.676**	.770**	1	
9. 學習模式滿意度	.530**	.477**	.458**	.668**	.601**	.574**	.434*	.462**	1

* $p<.05$ ** $p<.01$

表 5：學習成效與滿意度之相關矩陣（N=32）

所有變項間的高度相關顯示在進行 PBL 融入口語表達課程時，若課程設計愈能確保學生在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個人自我效能、合作學習效能、問題解決傾向及批判思考傾向的學習成效，就愈能確保學生對這種教學模式的接受與滿意度。為了解究竟何種變項對教學模式滿意度更有解釋力，因此在上述各項變項中，本研究挑出與學習模式滿意度相關係數最高的三個變項，亦即包括學習態度、自我學習效能與合作學習效能等，進一步透過迴歸分析對三個變項進行檢驗，以掌握其與教學模式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程度與方向性。

以迴歸分析檢驗學習態度、自我學習效能、合作學習效能與教學模式滿意度之關係，結果如下表 6。結果顯示，該三項學習成效對教學模式滿意度具有相當解釋力（ $Adj R^2=.47$ ），其解釋力並且達到顯著（ $F=10.04, p=.000$ ）。在考量其他變項下，學習態度和教學模式滿意度有顯著關係， $\beta=.41, p=.03$ ，學習態度愈高分，教學模式滿意度也愈高；而自我學習效能（ $\beta=.20, p=.28$ ）、合作學習效能（ $\beta=.27, p=.22$ ）和教學模式滿意

度則無顯著關係。這項結果顯示在所有變項中，對口語表達的學習態度會是對教學模式滿意度最終的關鍵，其它學習成效變項（例如學習動機或學習效能）對本課程的創新教學檢核而言，與學習態度具有同等重要的成效意義，然而學習態度則是最後形成的認知偏好，成為受試者對本課程滿意或接受程度的判斷基礎。

學習模式滿意度			
	<i>B</i>	<i>SE B</i>	β
學習態度	.50*	.23	.41*
自我學習效能	.28	.26	.20
合作學習效能	.28	.23	.27
R^2	.52		
<i>Adj R</i> ²	.47		
<i>F</i>	10.04***		
<i>df</i>	(3,28)		

註：N=32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6：學習成效與教學模式滿意度之線性迴歸

伍、結論

根據本研究，融入 PBL 的上課模式，或者說是以實作、操作方式對傳統理論型口語傳播課程進行課程改造，不僅產生課程設計上的活化與多元化，更重要是造成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改變。傳統理論型課程、教師單向講解的課室方式進行時，雖然同樣有辦法完成專業能力的教導，但的確不容易建立各種多元的學習樂趣或觸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本研究將傳統溝通藝術課程重新拆解，思考理論課程操作化的可能性，成為結合磨課師翻轉教學及 PBL 專題實作式的課程模式。上課期間不再花費時間鉅細靡遺闡釋口語傳播理論，而是不斷透過分組實作以實踐預先從教學影片中習得之口語表達理論。整體而言，本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相較於傳統偏單向的理論講解式上課方式，融入 PBL 的課程方式不但使上課呈現較為豐富多元情境，更重要的是該教學模式也得到學生的接受。本研究證明學生反應的滿意度偏高，說明因應受試學校的學生學習樣貌，以操作型、實作型、感官型的課程設計，在審慎的 PBL 活動設計下，確實可促成教學現場的良好互動，並解決教學現場低互動與低學習樂趣的困境。本結論可適度應用於類似程度、類似學習樣貌的學校、班級或學生，PBL 課程設計可成為解決當代學生課程接受度的方法之一。

第二，融入 PBL 的專題實作式上課方式，對於學生的各項學習成效有顯著提升。本研究顯示學生在學習動機（包括內在及外在動機）、自我學習效能、合作學習效能及批判思考傾向等構面上均達到顯著提升，同時具有中度以上效果量。而即便未達到顯著的學習態度變項，及另一項未達顯著的解決問題傾向變項，研究證據顯示在本課程中，學生回饋狀況相對亦佳。從提升教學成效與活絡教學現場的角度出發，任何一種創新教學，若能提升本研究學習成效變項中的某一項，都值得教師思考與創新試用。本研究結果顯示針對特定類型課程及學生樣貌的 PBL 教學，非常有可能提升多項而非單一的學習成效，可以做為其它類似課程之經驗，更可以多嘗試在類似課程中推廣。

第三，透過 PBL 式的實作教學，其結果不僅是多元成效，研究顯示各種學習成效間彼此具有高度相關性，因此不會是一種成效的力量，而是多種改善相互並進。教學成效變項間的相關性意謂著各式教學成效有其相互影響的能力，但並不一定都要達到研究統計上的顯著。就算未達顯著的變項間也彼此交互作用，在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自我學習效能、合作學習效能、問題解決傾向及批判思考傾向間，某一特性的提升也伴隨著其它特性的改變，從課程的改革而言，這就促成了從教師的擾動、課室的擾動，課程的擾動、而達到了對學生學習產生擾動的目的。本研究顯示這些擾動與相互影響的確存在，如此一來，對未來的課室教學中，應該思考的是接下來如何在不同的教學場域中進行彈性調整與形成良性循環。

特別是本研究發現學習態度變項對整體模式的滿意與否具有高度解釋力，表示 PBL 課程不僅在提升學習動機，課程設計過程中同時產生良好學習效能，並更進一步促成學生的問題解決傾向與批判思考傾向，然而重點是儘管有多項成效變數的存在，但最終最能促使學生滿意特定教學模式的原因，很可能取決於學生最後形成的學習態度。多項學習成效變項互動下，形成學生學習端對於口語表達這件事的想法、熱情、或自信，最後逐步形成特定評價的專業學習態度。學習態度一旦形成，不僅決定著下一個學習的起點，也決定著學生對該專業學科學習的心理判斷。透過本研究，說明以 PBL 課程方式，可以促成各種學習成效的改變，並有可能形成良好的學習態度。當這種課程的良性循環建立，則學生不僅樂於參與課堂學習，更能對各式專業學習產生正面思考，這也就表示融入 PBL 的教學方式可以、可能、或更應該廣泛地應用於各式類似課程中。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俊明（2011）。〈教練和選手的人際溝通能力對教練—選手之間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差異和團隊凝聚力的影響〉，《運動與健康研究》，1(1)，頁 98-117。
- 李隆盛、楊叔蓉（2015）。〈善用主動學習轉化課堂教學〉，《臺灣教育評論月刊》，4(7)，頁 50-54。
- 吳宏球、梁智熊（2011）。〈故事結構教學對提升語言發展遲緩兒童口語表達能力之個案研究〉，《特殊教育季刊》，121，頁 46-55。
- 吳雅萍、王華沛、陳明聰（2014）。〈特殊教育學校國高中生輔助溝通系統使用類型與溝通目的之調查研究〉，《特殊教育季刊》，130，頁 11-19。
- 胡全威（2017）。〈教師如何克服大班授課的困境：以「演講學」課程為例〉，《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7(1)，頁 57-80。
- 洪振方（2003）。〈探究式教學的歷史回顧與創造性探究模式之初探〉，《高雄師大學報》，15(3)，頁 641-662。
- 宣崇慧（2009）。〈影響聽覺—口語溝通訓練取向成效之相關因素探討〉，《特殊教育季刊》，111，頁 26-30。
- 徐靜嫻、林偉人（2016）。〈應用改良式 PBL 建立師資生教學設計知能與一般性能力之研究〉，《教育科學期刊》，15(1)，頁 1-30。
- 陳國泰（2013）。〈國小數學專家教師的教學溝通知能與個案研究〉，《國民教育學報》，10，頁 41-72。
- 陳毓凱、洪振方（2007）。〈兩種探究取向教學模式之分析與比較〉，《科學教育》，305，頁 4-19。
- 張文智、江潤華（2009）。〈設計溝通模式與團隊創造力關係之探討〉，《設計學報》，14(2)，頁 1-18。
- 張德銳、林縵君（2016）。〈PBL 在教學實習上的應用成效與困境之研究〉，《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9(2)，頁 1-26。
- 黃永和、李佳潔（2013）。〈營造討論的學習環境：一個班級的教學實踐經驗〉，《新竹

- 教育大學教育學報》，30(2)，頁 29-64。
- 黃國禎、張薰方、朱蕙君、曾曉馨（2008）。〈數位科技融入學科教學的活動設計模式：以國小鄉土課程數位典藏網站之建置為例〉，《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4(2)，頁 41-56。
- 黃國禎（主編）（2015）。《翻轉教室：理論、策略與實務》。台北：高等教育。
- 廖水滋、吳洲安（2016）。〈聆聽教學活動運用於國小國語教學之實務分析〉，《語文教育論壇》，8，頁 6-10。
- 鄧成連（1999）。《設計管理：產品設計之組織、溝通與運作》。台北：亞太圖書。
- 劉旨峰、林俊閔、葉慈瑜、蔡元隆、黃國禎（2017）。〈數位遊戲式學習對於學生的運動技能與心流經驗之影響〉，《市北教育學刊》，56，頁 67-90。
- 劉淑如、蔡淑玲、劉秀珍、鄭靜瑜（2014）。〈TBL 教學策略之成效探討：以護理導論課程為例〉，《長庚科技學刊》，21，頁 63-74。
- 簡瑋成（2017）。《靜宜大學學生學習模式之研究》。（靜宜大學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能量精進計畫，PU105-SPR2-001）。台中：靜宜大學。
- 關超然（2017）。〈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n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observations and a commentary〉，《醫學與健康期刊》，6(1)，頁 1-11。

二、英文部分

- Akkus, R. (2007). Comparing an inquiry-based approach known as the science writing heuristic to traditional science teaching practices: are there differ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9, p.1745-1765.
- Amabile, T. M. (1988). A model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In Staw, B.M., & Sutton, R.I.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0, 123-167.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Beane, J. A. (1999). Middle schools under siege: responding to the attack. *Middle school journal*, 30(5), 3-6.
- Blumenfeld, P. C., Soloway, E., Marx, R. W., Krajcik, J. S., Guzdial, M., & Palincsar, A. (1991). Motivat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sustaining the doing, supporting the learn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6(3&4), 369-398.

- Chai, C. S., Deng, F., Tsai, P. S., Koh, J. H. L., & Tsai, C. C. (2015). Assessing multidimensional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wenty-first-century learning practices.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1-10.
- Chu, H. C., Hwang, G. J., Tsai, C. C., & Tseng, Judy C. R. (2010). A two-tier test approach to developing location-aware mobile learning systems for natural science courses. *Computers & Education*, 55(4), 1618-1627.
- Hwang, G. J., Yang, L. H. & Wang, S. Y. (2013). A concept map-embedded educational computer game for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natural science courses. *Computers & education*, 69, 121-130.
- Hwang, G. J., Shi, Y. R. & Chu, H. C. (2011). A concept map approach to developing collaborative mindtools for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2(5), 778-789.
- Lai, C. L., & Hwang, G. J. (2014). Effects of mobile learning time on students' conception of collaboration, communication, complex problem-solving,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and creativ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Learning and Organisation*, 8(3), 276-291.
- Larmer, J., Mergendoller, J., Boss, S. (2015). *Setting the standard for project based learning: a proven approach to rigorous classroom instruction*. Alexandria, US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 curriculum development.
- Mergendoller, J. R., Markham, T., Ravitz, J. & Larmer, J. (2006). Pervasive management of project based learning: teachers as guides and facilitators. In C. M. Evertson & C. S. Weinstein (Eds.), *Handbook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London, UK: Routledge.
- North, M. L. (2017). Fundamentals of public speaking syllabus.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17, from <https://canvas.harvard.edu/courses/32868/files/4366562/download?verifier=ePLL1WClSrLEl50X2eAvHi0ypxZrbmpJmY7ImrWe&wrap=1>
- Pan, I.Y. (2001)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the play-based elementary science teaching*, Master Thesis,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 Pintrich, P. R., Smith, D. A. F., Garcia, T. & McKeachie, W. J. (1991). *A manual for the use of the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ALQ)*. MI: National Center for

- Research to Improve Postsecond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38122).
- Prince, K. (2017). Fundamentals of speech speaking syllabus. Retrieved December 31, 2017, from https://www.etbu.edu/php/syllabi/files/SPCH1315-kprince_173S.pdf
- Shannon, C. E. & Weaver, W.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Ohio, US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hinde, V. (2014). *Design of course level project based learning models for an Indian engineering institute – an assess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alborg: Aalborg University.
- Topping, K. J. (1998). Peer assessment between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8, 249-276.
- Wang, L. C. & Chen, M. P. (2010). The effects of game strategy and preference-matching on flow experience and programming performance in game-based learning.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47(1), 39-52.
- Wood. A. F. (2017). Public speaking syllabus. Retrieved December 31, 2017, from <http://www.sjsu.edu/faculty/wooda/20/wood-20-sec1-W17.pdf>